

2020

2020 竹塹文學獎



是妳，我是牽著妳撫摸能
泥濘的沙地，告訴妳這
木群／司馬庫斯盛放壯
表晨霞光落在最深山的原
個樣子（愛欲前書）
隨／無法跟隨的才值
九陰裡恆有獸的足跡（望
由心願（指
我看見椅上透肌
所在）我不相信所有人口中所謂陞
美的季節從枝桠上優雅滑下，而不再
（回頭你還在櫻花盛開處等我）
巨浪，卻也有豐收與陽光，也或許不知
早已成為我所依戀著的，另一座港灣。（港
年。女孩成熟了，燈塔舊了。鹽漬之所以黏膩
戀著我的故事和它的過往。（缺口）有時候思念會
心會朝朝暮暮的切割。切割靈魂。（穿著你的影子遠
盼的未來是什麼。晚自習凝望著窗外漆黑中變動的樹影
和海水等張，所有失望的鹽分結晶嚐起來都該無聲無息。（我淋
個雨季裡的膨脹）或許這就是父子之情，濃而不烈，香而不醉，以
香千言萬語；以一片溫柔蘊含舐犢情深。（沉默）那雙眼，彷彿被
盈且明亮；又好好像夜空中所有的星辰都落在裡頭，點點微光閃爍
有所謂「一（暫，放）短篇小說
下感受到的溫柔片
說話。
在來
他先穿
不小
將來或許

得獎作品輯

目錄

■ 市長序

4

■ 現代詩

總評

7

第一名 蝙蝠／張英珉

9

第二名 指引／吳俊霖

14

第三名 學府路之春／詹佳鑫

19

佳作 愛欲前書／王智忠

25

風的雕刻／李智揮

31

■ 青春散文

總評

37

第一名 彼個所在／蔡庭綸

42

第二名 回頭你還在櫻花盛開處等我／黃辰淳

49

第三名 港灣／黃喬柔

57

佳作 缺口／莊芸萁

65

穿著你的影子遠走／尤映筑

75

我將消融在最後一個雨季裡的膨脹／羅少君

86

沉默／朱永詮

91

暫，放／張毓珊

98

■ 短篇小說

總評

111

第一名 聽時間說話／徐麗娟

114

第二名 顆粒49號／林國峰

133

第三名 善良的肥宅／張俊堯

149

佳作 光合作用／林銘亮

181

文辟撿骨／潘欣怡

199

文學構築、文化新竹

文學，是人類社會文化中最精緻的瑰寶，透過文學我們可以把生活變成詩，可以把情緒、美感的體驗透過文字的書寫變成耐人尋味的故事，更可以把苦難變成甜美，把幸福傳遞到遠方……，文學的力量可以舉起全世界。

竹塹的文學濫觴起於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明志書院遷於竹塹，書院文化與漢文教育於此更臻成熟，竹塹先賢鄭用錫於道光三年（1823年）獲取進士成為開台黃甲，咸豐元年（1851年）鄭用錫著手建構「北郭園」，這是繼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占梅修建「潛園」後，林、鄭兩大竹塹文學世家對於竹塹文學所作出的貢獻，兩大園林成為文人雅士、薈萃雲集的活動場所，更興起集結詩社從事文學創作的風氣證明了竹塹城為北台灣最早開發文學風氣的城市。

由於對文化的重視與發展，竹塹文學獎自民國八十六年創立，廿多年來以樹立風城文學為目標，提供文學創作舞台激勵優秀青年才子，用文采展露蘊藏在這座城市的文化、建築、歷史之美。今年延續以往主題徵選四類文組，包含現代詩、短篇小說，以及專為學生打造的童詩及青春散文，總計收到 350 件參賽作品，題材豐富創新，生動多元，獲得不少評審委員的一致好評，彰顯出本市文學獎深耕多年的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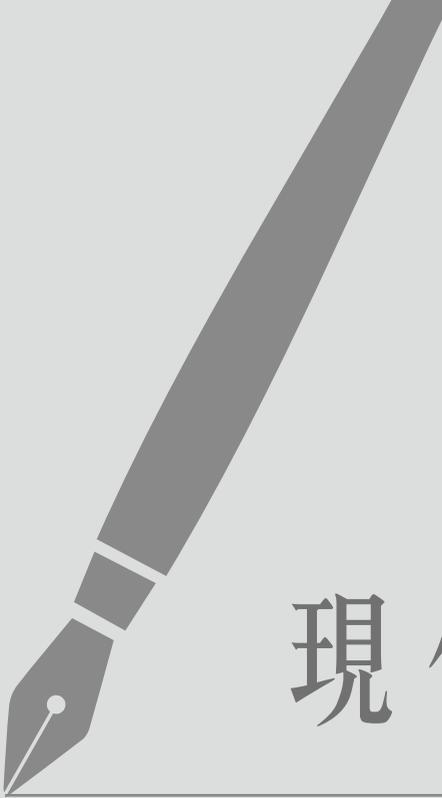
現代詩首獎「蝙蝠」精彩地以隱喻的方式書寫了「黑蝙蝠中隊」的故事；青春散文首獎「彼個所在」敘述了青春年華面臨摯友死亡的驚恐與思念，倔強地用文字疼愛消逝的生命；童詩首獎「青草湖」書寫簡單而有意境，展現出純然的童真童趣。短篇小說首獎「聽時間說話」帶有自傳式色彩的平實樸素，說情卻不濫情細節豐富而動人。都是令人激賞的好作品。

文學的力量無所不在，點滴成江河匯流入城市的紋理、建設，而我所強調的城市美感教育相對於建築、設計，文字就是那盞最耀眼的聚光燈，瞬間就照亮了主題的方向，相輔相成地把城市的藍圖描繪地更精準、清晰；感謝今年參與竹塹文學獎的每位朋友，把優秀的文學作品留在了這座偉大的城市，作為文學的傳承者，我們有義務與熱情，用文學把城市照亮得更加動人、溫潤，讓新竹成為一個有故事的城市。

新竹市市長

林智堅

謹識



現代詩

評審 / 李癸雲
向陽
陳義芝

現代詩 總評

■ 李癸雲

此屆現代詩組的有效投稿件數為 63 首，經過三位評審委員的初選審核，共選出 2 件作品入圍，而首輪投票則餘 6 首作為最終討論。

首先，在決賽會議上，三位評審各自發表了此次的選詩標準與心得，概述如下：

向陽：「以目前地方文學獎而言，竹塹文學獎要求的『書寫風城』傳統，顯得很有特色，因徵文辦法特殊，能彰顯『本市之美』。由此，我在選詩上，會傾向於強調深層在地性的作品。此次參賽作品除了忠實描繪在地文化，更有一些實驗性的作品，如後設等手法，意圖可取，可惜真正達成突破者鮮少。」

陳義芝：「如同我對詩歌美學的要求，此次選詩的標準首重於是否有乾淨的語彙而不過於堆砌，是否能達到詩歌的動人性。雖然在風城的主題要求之下，會出現許多相同的題材，但不同的視角與寫作方式會呈現不同情韻。因此，此次仍可見許多不錯的作品，接下來是如何出奇制勝的問題。」

李癸雲：「即使是要求呼應主題的地方文學獎，仍應以文學的表現作為主要標準，再來則是對地方風土文化作出什麼樣的思索或描繪。在此次作品裡，仍大多是熟悉的新竹事物，如十八尖山、

司馬庫斯、竹科、城隍廟：等，多數是以看風景（或史冊、旅遊手冊）式瀏覽，縱情抒發，為文而造情，因此，少數能開發新意、深化思想的作品就容易出線。」

其次，在徹底的分析討論九首入圍作品之後，評審們進行第二輪投票，結果依票數高低選出五篇得獎作品如下：第一名〈蝙蝠〉、第二名〈指引〉、第三名〈學府路之春〉，以及佳作兩名〈愛欲前書〉和〈風的雕刻〉。

綜合觀察此屆現代詩的參賽作品，整體水準不錯，但特別搶眼者不多。由於題材相近，只要能掌握詩的語言，意象清新、思想厚實，或者角度特殊，就能獲得評審的青睞，所以初審入圍的稿件甚多。上述得獎作品各自具有吸睛的優點，在討論評比的過程，評審們有高度的共識和交集，投票過程沒有爭議。除了得獎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此屆幾首作品有新鮮的表現，一是以漢字翻譯的台語詩，向陽老師特別肯定此首的大膽嘗試與在地性，雖然最後因為全包式瀏覽新竹地景的手法略顯表面，最後沒有獲獎，仍應給予讚賞。二是出現了反思「竹塹文學獎」的後設作品，藉由嘲諷己身投稿失利的原由，自覺性探尋寫詩的方法，新穎有趣，吸引評審們的眼光。可惜，由於虎頭蛇尾，詩的後半部流於說明與說教，無法呼應前半部的觀點與筆法而落榜，也仍要給予掌聲鼓勵。

從得獎作品的優異表現，到未得獎作品裡的閃現靈光，可見竹塹文學獎不斷在發展進化中，參賽作品推陳出新，總是能給予風城最真切、最有創意、最深刻的美好書寫！

現代詩 第一名

張英珉

兩個小孩的爸爸，文學劇本創作者……當初是想寫劇本所以開始寫小說，因緣際會寫詩與寫兒童，發現寫了就停不下來。台灣藝術大學影音創作與數位媒體產業博士班就讀中。

作者的話

一開始寫作時，認為自己是靠自己，後來才發現，其實是環境的養分，才足夠養成一個寫作者。畢竟寫作者不可能在空無記憶的方式下書寫任何故事啊……謝謝新竹市文化局舉辦活動、謝謝評審選了這篇詩，這題目我關心很多年，之前都無法拿捏的好，現在能發表十分高興，希望未來黑蝙蝠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看見。

蝙蝠

一隻蝙蝠飛出山洞
書伏，雙眼探向海
夜出，延著山勢起飛
氣流如雙手一捧
飛入無月之夜
空氣乾燥，露水尚未凝結
適合在振翅後
一路往西，展開漫長的遷徙

靜默，鼻頭的超音波暫時收起
白日的鵝黃與暖紅，在夜中成為公平的灰階
收納音節，沉默飛過岸邊的白絲浪花
看見帶著滿腹希望的海龜挖洞
一隻白海豚在海面躍起成為逗號
鯨魚浮起在夜裡便成為一座無人島

蝙蝠飛過椰子樹頂，飛成無聲的剪影
沒有搖落一顆飽滿的椰子
沒有搖落飽滿的夢
綿長的夢境中，有父親的搔癢
有母親的體溫，和一次豐盛的晚餐
直到另一隻蝙蝠起飛
只有一隻蝙蝠能成為空域的王者
追，山勢顛簸，蝙蝠穿過凹谷
拍翅迴旋，一次加速的仰升
意外引發後方撞山後的光輝
或許那是彗星的尾
還是火流星的火燄……

不是所有蝙蝠都能回到巢穴
終於飛回黑潮上方
與千萬年前飄過洋流的獨木舟一樣恐慌
誰知一隻蝙蝠會墜落海面，是遇見飛行的蛇

或被隕石擊中而骨折，還是獵人對著月亮射擊
卻正巧擊穿過飛行的膜翅……

蝙蝠終於在破曉時歸返
帶來蚊蚋滋養的身體
用以餵養後代的母乳
與腦中記憶的地形
終於迎來白日的睡眠
蝙蝠且先捲起雙翼
收納直覺——轉換方向，增加力度
躲避與迴旋，都只是生存的直覺
在巢穴中兀自縮起雙翅
包覆視線，因為躲避陽光
所以夜行的故事無人訴說
為了明日還能飛回天際
每一隻蝙蝠都躲入暗處
以窗外晨光下孩子的惺忪睡臉
輕輕療傷

賞讀

■ 陳義芝

早年空軍有黑蝙蝠中隊，跨海至敵後進行極危險的夜間偵察任務。

這一題材多有人寫過，並且獲獎，所以〈蝙蝠〉詩的題材不算新，但作者構設生物蝙蝠與偵察機雙線對位，交融交織的表現手法，卻有新意。蝙蝠的行動目的與心理，也都能扣合詩欲傳達的意旨，冷筆中暗含熱情、壓抑辛酸，耐人體會。

■ 吳俊霖

吳俊霖，1988年生，臺南人，現為創世紀詩社同仁。曾獲優秀青年詩人獎、周夢蝶詩獎、創世紀詩社六十週年紀念詩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等。著有詩集：《回來》、《無相》、《諸天的眼淚》。

■ 作者的話

曾在新竹求學、生活了五年，期間有苦痛，亦有歡欣。常感徒勞，試以詩留住那些消逝之物。感謝評審的肯定。

指引

——致外婆，兼致竹蓮寺觀音媽

已經來到這裡，自三川門前
看赭紅色的燈籠左右蜿蜒
照亮了微風襲來日光的暖意
妳合掌的手黝黑而古典
像歲月在澄透的心上沉澱故事
招來雲霧使群鳥啁啾，神思
應和著嫺靜，嫺靜中有喃喃
似一首悠遠且綿長的小調

傳到我的耳裡，厚重的鐘響
已無浙瀝的雨聲前來打擾
匯聚於藻井之中，成形意念
與方桌閃現的浮光相默契

呈顯妳溫潤的臉龐，神情的倒影
虔誠、專注，無有疑惑的
誦念著族人們的名字與生辰
最後才是自己清寂的心

像淤積已久的港口，無舟
擺盪而過，留下粼粼的波痕，如今
皆已攀爬上柱，朝對天池
凝止成一隻隻金碧的飛鳥，乾闥婆²
迎送紛沓的記憶還原成安定
的時光，使午後的天空若淺海
雲來，則似搖籃被風晃
如妳總是溫柔地牽著我的手

包圍我，彎腰，以掌合掌
使兩顆心相互貼近，感受
最好的光源都已經回到這裡
幻化琉屋與璃瓦，茁長青翠

且如玉的山巒，探見鹿的蹤跡
仍不時於竹林間來回隱現
撿拾爐香中成熟的心願
落果，凝視一老一少的背影

緩慢的起身，看陰影提醒我們
返家的時刻已經來到這裡，日光
斜傾而漸暈黃，七色的彩燈
自屋簷開始亮起，彷彿星斗
的指引，在左右護龍的十八羅漢
在天上聖母與達摩祖師，在龍虎堵
一臺老邁的機車上，在竹蓮街
在暮光如箭的南大路

¹ 新竹竹蓮寺，俗稱新竹觀音亭、新竹觀音媽廟，位於臺灣新竹市竹蓮街與南大路交叉路口附近。主奉觀世音菩薩，與都城隍廟、外天后宮並稱新竹三大廟，寺中藏有清光緒皇帝御賜之雙龍護邊「大海慈雲」金匾。

² 佛教中指侍奉帝釋天而司奏雅樂之神，以香氣為食。《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指為觀音三十二應化身之一。竹蓮寺正殿上方的大樑下，左右各有一尊木雕乾闥婆，據聞全臺灣僅竹蓮寺有此設計。

■ 向陽

本詩寫外婆，也寫外婆常去拜禱的竹蓮寺觀音媽，作者巧妙結合兩者的形象，勾勒台灣民間信仰的虔誠、平和，相當迷人。作者的語言運用恰到好處，意象鮮明，刻畫入微，呈現出一種安穩、溫暖的氛圍，頗耐咀嚼。

現代詩 第三名

■ 詹佳鑫

詹佳鑫，素食者，臺大中文系、臺大臺文所畢業。曾獲臺北文學獎、新北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臺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台大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作品收入《創世紀》、《國民新詩讀本》、《臺灣詩選》等，並曾兩度翻譯國外。詩集《無聲的催眠》榮獲周夢蝶詩獎、誠品職人好書大賞、文化部中小學優良推薦讀物。2019年獲臺灣文學傑出碩士論文獎。

■ 作者的話

詩致新竹高中教師第一年。熟悉的男校與卡其色春天，彷彿我16歲的延伸。教育工作如四季遞嬗，願光陰裡恆有獸的足跡，恆有愛的循環。

謝謝竹塹文學獎。

學府路之春

啟程，學府路是卡其色
小獸鬍鬚青青，喉結
震動如地殼隆起
思想的骨架延展擴張
筋肉結實，十八尖山腳下
身體是移動的教室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
小白花在遠方飄香

我是一隻自強牌粉筆
新的一日始於被摧折的
催繳回條、催促回座、
垃圾要回收的孱弱昨日
我曾幻想彩色的自己
如何在墨綠色草原上奔馳、撇捺

書寫嶄新篇章回，在白日夢的
反覆輪迴中回春，靜觀
一群未命名的小獸，嬉笑
縮小成一粒粒粉塵，漂浮
輕晃，降落在一頁空白的問答方框中

會是一枚隱形種子嗎
潮溼運動褲覆蓋其上
餓水味與汗酸味日日滋養
選擇，猜題，簡答，放棄
一場自我詰問的申論題
等待被影子填滿、塗改
在夾縫中嘶吼，捶胸，蓄積希望
（希望與欲望是同義詞嗎）
讚嘆與幹譙都有關生殖
儘管我們不清楚生殖的意義

陽光竄入，下課鐘聲敲響生機
追覓 16 歲的水源：20 元葡萄汁
果汁含量 < 10%，一瓶，兩瓶
冰鎮高糖，色素與香精
那是此刻，我們僅能寫出的
最逼真甜美的字句

有些憂鬱，潛伏在徒勞的
作文稿紙裡。從自強到利百代
我變身一隻紅筆遊走在
錯別字荊棘叢，砍除雜草
以血紅肉身殉小道（十分可觀）
或該欣喜小學而大遺，師道在
更璀璨深邃的手機宇宙裡：
寶可夢，神魔，傳說對決
溫良恭儉 1G 正妹……

夕陽中桌椅凌亂，小獸四散
未完成的週記，補習班傳單
我看見椅上透明的新生——
春天是走完一條學府路的距離
揮手，光陰裡恆有獸的足跡

■ 李癸雲

新竹市學府路匯集了數所新竹名校，此詩很寫實的表現出青春學子的理想與無奈，節奏流暢，用語時而婉轉，時而力道十足，表現自然，毫不矯揉。中學生的生命階段近於「小獸」，卻被困於教育體制裡，作者寫出幾點深刻的觀察，如不解生殖意義卻常把「生殖」掛在嘴上、純度稀薄的果汁是當下最甜美的字句等。全詩以春天〈學府路〉中學生階段作為敘述基礎，交織著外象與心理，達成真切的存在反思，表現不俗，然而，有評審提及敘述者角度錯亂（跳躍於教師和學生之間）、語言文白難易錯雜，略有瑕疵，也提供作者參考。

現代詩 佳作

■ 王智忠

1970年生。台大中文畢，Miami Univ. (OH) 戲劇碩士。現任中學教師。曾獲竹塹文學獎、台中縣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榮三文學獎。

■ 作者的話

文學使我們存在而非只是存活，感謝主辦單位對文學創作的提倡與鼓勵。

愛欲前書

「悲觀的人有思維深刻的權利……」

——〈主題〉楊牧

那日火車啟動
向東然後向南，行駛
於島嶼崎嶇的邊緣
城市和偏見傲慢一起留在原地
無法決定故事的開始
但無所謂，我們出發
前往故事的結局

困擾我們的，從不是
對彼此的愛欲
（沒有比這更美好的事）
我們在乎的是

事物的本質
存在的侷限
文明是校園裡高度形狀
一致的植栽
我們在相同的教室裡
作息相同的課本鐘聲
追求相同的卓越
和人云亦云的人生
這一切無非只是徒勞
我們用盡全力衝刺
但終點是意義的虛空
存在，或不存在
並非一個問題
而是相同的命題
隱藏，或者揭露
腐爛的種子並不會長出新芽
夏蟲般哀傷的同類

在一切崩壞之前
我們必須離開

「櫃子第一節裡面的信和日記
請全幫我燒掉
教室裡的糖果
還給秀薇，先知還麗芬

如果人死了以後
還有軀殼以外的東西
我會常常記起你們
和祝福你們……」

火車即將抵達
我們選擇一條人少的路
但並不會造成不同
人們或許無法理解，但理解
原本就不是人們所擅長的

請勿好奇或跟隨
無法跟隨的才值得跟隨
祝福你們
但請記得
世界並沒有無限的可能
它只是你所選擇的那個樣子

註：詩中所引文字出自1994年北一女中學生林青慧與石濟雅的遺書。

賞讀

■ 陳義芝

火車，是人生旅程的意象。
不滿於現實困限，作者以一顆不隨俗的心靈，質疑生存方式、存在意義。掙扎、否定的語調，包括「無法」、「無所謂」、「無非」、「只是」、「並不會」、「或許」……這些深入究詰的語詞，很能表達不知能否掙脫的青春困惑。

現代詩 佳作

■ 李智揮

總是在簡介自己時像沙上行舟般艱難，上岸時才發覺還有很多需要講的。嗜讀不同文類，在詩中涵泳、在歌詞中乘著風的翅膀、在散文中抒發生活的點滴、在小說呼吸遊戲的空間。

■ 作者的話

謝謝主辦單位及評審青睞，希望作品能帶給閱讀者一些感動。

風的雕刻

我們從登山口出發
雲雨灰了遠方一片天空
沿著瑟縮的路
攀越部落日與夜的稜線
爬升黑而詭秘的你
前方沒有路標
風堆疊而成的黑暗部落
山崖的風絲毫未退
吹拂泰雅的臉譜
我們穿梭在低矮箭竹叢中
握不住扭曲、纏繞的藤蔓
一口氣穿越心情邊緣
穿越雜草蔓生，地平線以外
細雨下在無盡止的記憶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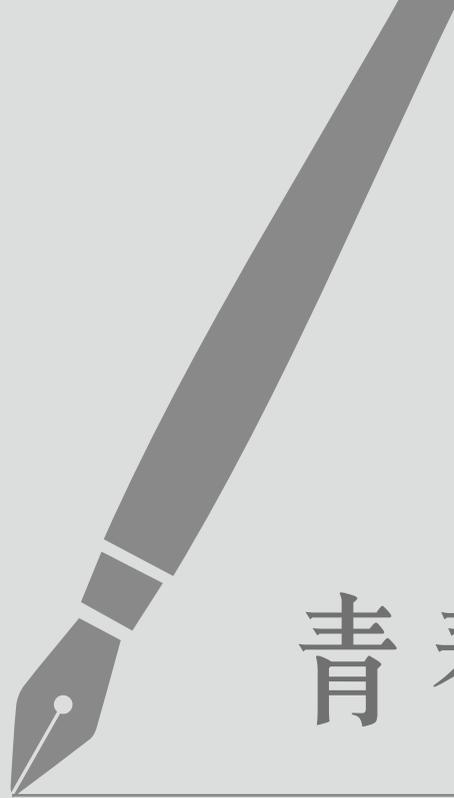
水滴在高山櫟的葉脈滑落
蔓延成欣欣向榮的苔蘚和蕨類
泥濘的登山步道
雨褲與登山鞋的狼狽
天空之城是最凶猛的風
腳印不斷蔓延
心情被雲霧掩蓋著
一邊是峭壁，另一邊也是懸崖
我們低頭注目著暈眩的芒草
瀑布打落脊椎的寒冷
雨霧襯托著崩塌點
漫過蜿蜒的山徑
吆喝是霧中搖曳的燈火
黯淡地抵達下個叉路口
風聲仍隆隆響著
細雨稍停，驚醒我蜷曲的影子
夫妻樹伴隨墜落的黑

夢境的土地鬆動陷落
所有潮濕的路都遺忘在過去
當太陽從雲層縫隙淡出
在層疊山巒與雲海之間綻放
風送拂著尖石鄉遙遠的往事
遠處老鷹在群峰中迴旋後山
裊裊霞光落在最深山的原民部落
我停下腳步，回望來時路
望著風中佇足的神木群
司馬庫斯盛放壯闊的美麗

賞讀

■ 向陽

寫登臨尖石鄉司馬庫斯沿途所見美景，觀察細膩，透過泰雅部落、沿路風光、植被，層山疊巒，串之以風，描繪了一座世外桃源的美景。作者亦長短錯落的文句，營造出綿密跌宕的節奏，也使這首詩具有迷人的音樂性。



青春散文

評審 / 黃雅莉
鍾怡雯
言叔夏

青春散文 總評

■ 黃雅莉

參與竹塹文學獎散文類的評審工作至今計有十三次，很感謝新竹文化局多次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可閱讀這些青春心事。也許因為疫情關係，沒有舉辦竹塹文藝營，此次參賽作品較之去年少了近三十篇，符合資格的有效篇章計有五十一篇，主辦單位先要求三位委員各自選出心中優秀的六篇作品之後，有十一篇入圍，但共識度並不高，只有一篇是獲得三位委員的投票，獲得二位投票的也只有五篇，其他五篇皆只有一位投票。

在十月十二日公開評審日當天，我和鍾怡雯、言叔夏三位評審，進行第一輪討論，先針對只有一位委員選擇的作品進行討論，刪除了三篇，之後再對保留的八篇得獎作品進行排序的討論。大家各自評述對這八篇作品的看法，冀能取得共識，然後再經由第一輪投票而選出前三名和佳作五名。

相較於去年，今年的參賽作品的表現主題和水準相近，未能有令人驚豔與讚歎的作品出現，每一篇作品都各有優、缺點，就看評審偏重那個視角來解讀。即使獲得第一名（彼個所在），也是在參賽作品中經由投票選出，卻未必是三位老師共同的首選。評審就是這樣，無法隨個人的好惡來決定一切，必須經由與他人的討論交流，就看對方是否可以說服自己，或自己是否能說服對方。我必

須承認，對文學的感覺有時不免流於主觀，喜不喜歡就是那麼的直接而不由分說。或許散文本身就是是一種跟著感覺走的文體，讀者和作者之間的同感共鳴，往往來自於無法言說的幽深的心靈磁場，或接拍合律，或無法相應，此皆因人而異，因文而別。有些作品，我可以放棄自己的想法服從多數，但對於有些作品的感覺卻又是那麼的偏執，喜歡就是喜歡，不欣賞就是不欣賞，無法被輕易說服。

此次評審，三位老師對作品的共識度並不高。很明顯的，對幾篇作品的審看，我與鍾怡雯、言叔夏老師呈現出大異其趣的評價，她們二人的言說未必能說服我，而我的評說也未必能被她們所認同，最後只好以投票來決定作品的命運。即使知道自己的觀點和她們兩人差距較大，但我仍然堅持自己對作品的感知，一本初衷。不無遺憾的是，我心中原本前三名的作品，最後只落個佳作，從評審的結果，我體悟到世事未能盡如人意，也想這樣勉勵每一位參賽者，評審不免有著因緣合和的因素，即使此次參賽未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但不要因此而對自己失去信心。即使沒被入選，也希望參賽的同學仍以平常心看待，得獎不是我們創作的最終目的，我們是藉創作把人生的各個疑惑、激動、炫奇，摸索得更明白一點，庶幾不至於糊里糊塗走過這一世。我相信任何一位參賽的同學的勇氣都已經值得鼓勵，不論有沒有得名，只要努力的設法忠實的記錄下來引起自己感動的片斷經驗或事物，也就可能具有濃厚的可讀性了。

〈彼個所在〉和〈我將消融在最後一個雨季裡的膨脹〉是鍾怡雯和言叔夏兩位老師皆極為肯定的作品，但我卻認為〈缺口〉和〈暫·放〉可能更動我心，但孤掌難鳴，也只好服從多數。〈彼個所在〉和〈我將消融在最後一個雨季裡的膨脹〉是一種詩化和內心嚙語式的書寫，透過略顯晦澀和斷裂的字句，纏裹的層層夢境式的獨白，猶如流星閃爍、曇花綻放、浮雲托月。不是直觀性的描繪，

不是直白的詠嘆，而是以意象序列表現，也許就在一瞬間，作者很靈巧地捕捉到自己的感覺和感悟，營造一片美妙的想像空間，但這種私人化的描寫，卻少了散文應有的親切感，也難以在人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全文僅是情緒的藝術凝聚和是感覺的靈妙捕捉，並無法披露出更深刻的生命內涵或是智慧的思想。

相形之下，〈穿著你的影子遠走〉的表現比較具有人情美，也十分動人。題目「穿著你影子遠走」是一種詩化的寫法，「穿著對方的影子」說明了自己從未真正擁有過對方，即使短暫的擁有，也只是對方的影子，而自己也活的像影子。「影子」是一種附庸在人身上的虛像，無法真實的被掌握，明知如此，卻仍執意要「穿著對方的影子」，並且「遠走」，作者真正要表達的是，他決心離開對方，卻仍要把對方記得牢牢的。題目已足以動人，而全文的情緒起伏更是動人。全文描寫一段從童年以來的情誼和單戀的心情，作能以細膩的文字觸動心靈，從容地描畫出自己對生命的感懷，其中或有失落之悲，或有追憶之懷，或有期待的美好，將人物的心情點染極工，作者的思緒在現實與回憶之間遊走，由現實的幽思，而逆溯過往回憶。遊走在虛實之間，耐人尋繹。

〈回頭你還在櫻花盛開處等我〉也是一篇清新動人的篇章，作者用小說式的筆法和生活流的語言，在對平淡無奇但卻韻味悠長的日常生活片段中，對往昔進行了一次安靜而充滿深情的回望。浸潤著彼此之間的相處點滴，細膩飽滿的詩意情感與亦真亦幻的語言，構成了該作的鮮明特色，同時也突現了情感的張力和存在的深度。

〈港灣〉是五十一篇參賽作品中唯一被三位老師共同入選的作品，但弔詭的是，它又不是三位評審心中的第一名。這篇文章以一女兒的視角來寫飄洋過海的陸配母親在台灣的生活狀態和情緒起

伏，以及母女之間相處的點點滴滴。在用字遣詞上，寫來自然毫無刻劃的筆痕，天生自成。作者在文章中表達出來的母親形象和心情，很容易引起感情上的共鳴，使文章具有強烈的感人的力量。從另一個層面上反映了陸配姊妹跨海圓夢，在養兒育女的同時，還得適應異地社會文化和另眼相看的歧視，孩子們如能有更多的理解和貼心，絕對是激勵母親最大的力量。身為陸配女兒的作者，寫母女之間的相處點滴，藉由文字，回應母親的恩慈；相信每一位母親也從兒女的字裡行間，看到自己獨特的魅力和無可取代的價值。如果從宏觀視角來看這篇文章，我們也可以說這篇作品具有反映時代精神、展現社會面向，提醒我們，尊重不同族群、一視同仁的台灣才能更進步。

〈沈默〉這篇也是從子女的角度來觀看父母，在平淡無奇但處處是感動的日常生活片段中，發現父親的心事，對父子之間的相處點滴進行了安靜而充滿深情的回望。全文描寫浸潤著父子情深的日常片段，沒有一般文章所有的雕章琢句的故意，而是渾然天成。真正好的散文應該是這樣的，只見性情，不見文字，不是用文字在寫作，而是用感情與生命在寫作。

另外也有些作品雖未能獲獎，但卻也有值得肯定的優長。如〈猶豫〉，這篇作品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反映了遊民生活，關懷底層人們的生活狀況。以個人的經歷而具有另一種大我的底層關懷，是這篇散文深厚的地方。因為人間最動人的不是系統的知識和邏輯建構出的觀念，而是那份心靈所流露出的情意，在人我之間搭起感通的橋樑。〈癌變〉主要探討母親的傷痛，作者拉開那青苔深深的記憶閘門，把母親在苦難中艱難走來的一段段故事及心路寫來，而不顯得零亂，實不容易。文中涉及到了家庭悲劇，如語言暴力、家人間的冷漠、出軌和倫理失範等。母親在絕望和艱難中堅強平和生活，令人悲憐。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其實就蘊藏在日常、家常、倫理親情的點點滴滴中，

從中可以感知天大、地大、道大的生命意義。這些青春篇章，讓我們了解只有平凡的人生才能長久，才是真正的人生。

我們三位評審對於此次參賽的作品都深有同感，青春散文卻毫不浪莽天真，反而流露出超乎年紀的成熟與沈穩，同時也看到了創作的多樣化與可能性。青春散文的創作確很能抓住當今的要求。我們當今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個以方便、快捷、高速、精緻為消費特徵的時代，閱讀的快餐化與碎片化、寫作的簡短化與即時化、傳播的網絡化與高效化等等，都對創作形成了不可忽視的文學生態，這些作品多具有鏡像式、跳躍性和片段化的文化表徵。在價值多元化的當代，散文可以憑藉其文體自由不受拘束的優勢，充分釋放文學所具有的能量。每一篇參賽的作品，它都是作為一個個抽樣的符號，表達了特定的時代意義而存在，反映了一個歲月春秋的人性面貌。

青春散文 第一名

■ 蔡庭綸

蔡庭綸。小毛。2003年生，新竹高中三年級。
高二開始寫作，可是作文分數還是少的可憐。曾得竹中竹女文藝獎、台積青年文學獎。

■ 作者的話

彼個所在的意思是「那個地方」不知道H在那過的好嗎？

《彼個所在》不僅是一篇散文，於我而言更是一個承諾，當時寫著寫著就哭了，但完成投稿後，才發現書寫的過程其實是一種想念，讓那個最摯愛的人，永遠住在自己的文字裡，烙印在書冊中。致那個我們永遠愛的人。

新竹高中 三年十一班

彼個所在

春天烏雲密布。雜鬧密集的拍打聲迴盪在高三大樓裡，我錯愕的盯著教室玻璃上，逐漸滑落的陰霾，在遠處籠罩著長長的東山街，同時也鋪天蓋地的趴伏在高樓頂，愣在長廊上陷入短暫的失神，餘光卻瞥見教室內空著的桌椅。

妳的坐姿已經從椅上徹底剝離，陰雨的轟鳴下努力回想半張露在口罩外的面色，對每張臉禮貌地微笑，種種無異於常人的行為，讓我幾乎以為妳好好的，就像從前妳呆坐在課椅上的那樣。但我知道妳一直生著病，它讓妳擱置在狹小無光的房裡，用斷續的淺眠度過今天。

熱戀時，才從妳這了解到憂鬱症是一種睡不好的病，擱淺在河的床上，撲倒在被窩的泥濘裡，是常態的症狀。而妳死後，我憶不起妳說關於憂鬱症的種種。因為妳是死在我們去完海堤的那個夜晚。而今我只記得，水泥的密林不適合居住，山腰學校旁的紊亂雲帶很厭煩。

記憶也隨著妳靜靜自殺在房間裡，所以遺忘妳所說的。低緩漫步走下東山街，穹頂下逐漸滂沱的雨，讓身旁的景色糊成薄霧，一路上濱海的號誌斑駁老舊，怎麼淚流卻都沖成皺紋。淋濕的瀏海下想起妳是海葬，一切竟都僅止於憂傷，陌生而且困惑。妳死後的世界，感情的人們落寞地散了，那些撥雲見日的午後也不感到歡快或解脫了，所以能夠描述妳離開後的生活了。

我停留在山腰學校、學府路、東山街、食品路、中華路、三民路、民族路、光南批發、東門

圓環。這些雜叢般的地址跟街道，在這長達一整年都在颯著風且終年被青少年迷惑眼淚的積雨雲籠罩的城市，迷惑而易失憶的沉沒在妳自殺夜晚的浪潮裡。

一直都知道何時會漲潮，哪裡哪裡會在退潮裸露，現在誰去了誰死了誰走了誰又回來了，已經清晰的不再痛苦。頃刻我好像想起了什麼。

好奇我們為何會在「」歲談論生命，或是讓大海有了盡頭的意義，同時也讓不告而別變得輕而易舉，無論前提是想念或情緒使然，卻明白升高的水位捧著妳，拐進了急促的湍流，隨著股股白碎沖出海口，離岸後就不再回來了。

熱戀時，我們每次約會都去南寮，公車上的我總是容易迷糊的睡著，耳旁只剩妳抱怨的咕噥，我仍會讓給妳靠窗的位置。

學著妳坐在堤岸上的動作，撐直了肘，挺著充滿海風的胸口斜望夕陽，原來海邊的蟬聲是淡藍的，氣息張開靄紅色的空白，在紅樹林蔭下，卻混成石縫裡悄然無聲的紫綠藻，妳一句話語都沒說，只是微微銜著嘴角的髮絲。我背著落日的光暈，踩在浪花的邊際，視線延伸到水筆仔枝梢快掉落的芽，站在沙上模仿妳下意識的仰頭，那時我可能不懂，那裝滿粼粼淚光的眸會成為帶走妳的一片大海。

升上高三之後，病情惡化的妳說我們不能再去海邊了，也鮮少在學校瞧見妳的身影。沉沉地靠在教室外的粗糙矮牆，等著鐘聲響起的倒數下，常覺得妳的空座位被思念塞的擁擠，望著西晒

下凌亂的地磚和剛湧出的草葉，風聲踏在胸口上，思緒卻沿著外牆從磚縫的光影上脫離，沿著街口的車流，想作自己是滾落的稜角碎石，把柏油路當作河床，開始翻攪跌撞。

不知在何時，在補習回家的夜裡會沒由的想妳，不知不覺中把海跟妳串聯在一起，可又清楚記得妳在去完大海後，帶著憤恨的割破自己的手臂，說這一條條的美工刀痕是大海侵蝕的，我聽著卻從來沒有反駁，因為無法阻止妳。夜裡爆漲的浪頭，佈上我的窗和枕，碎白的潮汐偶爾會為枕被蒙上薄紗，但大部份是細網，一夜之間就把我床單上的那窪無能為力給網羅。

妳說憂鬱症，讓妳對於那片海有多厭惡，無法再坦率地赤裸雙腳，迎面生命的喜悅浪花和痛苦泥沙，它們混雜的拍上灘頭後，細膩的塞住了門窗的縫，散不去的濃煙瀰漫著那小的只有幾坪的房，吸入煤煙時的悶噎，用著不自然的姿態，捲伏傾斜在床的稜角，只散落一地妳掙扎的痕跡。妳的眼眶充滿濕氣，頰上兩道的淚痕，壁壘分明卻無法絲絲順理。

（妳的死因「一氧化碳與血液內的血紅蛋白緊密結合，失去氣體交換能力；最終中毒、缺氧致死。」）

在知道妳自殺時我沒有哭鬧，也沒對著妳空白的手機帳號追根究柢，只是假裝書桌是潮間帶，一股腦的埋入沙堆裡，可醒來時灘上的淚水早就帶走妳了。季節的偏移，妳房中物品散亂的像冬天的潮間帶，砂礫、海痕卻抹除的毫無痕跡。沒人找得著妳了，所以才把失望寫在手臂上，墨水

細微地摻在缺氧的桃紅色皮膚裡。

（妳寫「請允許我休息。」）

妳沉沒後，我有一陣子不敢去大海，我怕白鞋被浸濕、被著上灰，會提醒自己想念是個累贅，每個人都要我遺忘。我討厭在學測前痛苦，如果我告訴你，我只有這次考大學的機會，妳還會走嗎？

模考下越來越失落，旁人說我漫不經心，成績滾著石塊落入河川，一起無聲地沉沒在我以為紮的沈穩又密集的感情裡，那些刺骨、蟄伏，匯流成了出海口，止步不前的爛泥，讓我覺得輔導老師很愚蠢，她對潮汐的變化如此陌生，怎能帶我走出潮間帶。

最後我一個人去了大海，公車也仍是諷刺的緩緩駛向落日，那容易被遺忘的、被撕裂的、立即的、直接的，從扶手上傳遞到指尖，然後覆蓋整個手掌，所以到現在才敢摸索冬天裸露的潮間帶，安排適合妳的入海口。

把你骨灰均勻的撒在海面時，卻再一次把自己遺棄在老堤岸上，陷在石縫裡去沈靜，終於對著大海哭出聲。

海乏善可陳、千篇一律，我們卻仍對它依賴太高，所以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就會感覺到匱乏、

空虛、憂鬱，想要向外尋求安慰。忍不住的踱起步，往潮間帶的深處走去，想完美的搭上冬天的洋流去找妳，但潮汐轉變下，微微撲向我的白花，下陷的沙腳印被妳跟夢填滿，腳底的海泥黏得我頻頻低頭。

海風兀自隨興、陰晴不定，浪潮對上岸的路線也有了不同的變化，但混濁透著亮白的洋流下，能帶走的有限，能填滿的也就不多，儘管再怎麼仔細的侵蝕海床底部的妳，還是佈滿著礁石，我才發現此時岸上的志忑是徒勞。

是妳，也是洋流，在我身體也在大洋中，找到那個能好好沉澱的海床，不會波擾到我的浪花，我也能在這種情況保存妳，是這樣的一個我，讓妳沉淪在水底，任由妳被分食，可這是妳該去的地方，潮間帶框出的那塊陸地，則是屬於我。浪仍能拍進我的掌心。所以我張開手，指著泥濘的沙地，告訴妳這條寄居蟹的爬痕是脆弱，這塊腳印是記憶，這窪海水是妳，我是牽著妳撫摸能上岸的路線，同時希望下一股浪能帶妳來。

賞讀

■ 言叔夏

這篇文章有一個相當超齡的詩性聲腔，文字詩化、輕盈，如同貓步流轉在作者情緒的跌宕之間。作者透過書寫好友的病症與死亡，將青春期固有的憂鬱與悲傷，用如同水彩暈染的技術，描繪成一幅充滿影像感的辯證意象，是不需鑿刻卡榫，就能使意象與意象完美嵌和的作品。

青春散文 第二名

■ 黃辰淳

2002 年秋天出生，很容易感動但常常抗拒寫作。

■ 作者的話

很開心能夠得到評審們的青睞，也謝謝那個投稿前一再告訴我你喜歡這篇文章的女孩。

寫下這篇文章費了很大的心思——想要紀念某個時刻的執念以及一份很珍視的情感，但來來回回修改總是找不到完美的方式表達。

謝謝那名在大熱天幫我帶熱的紅茶拿鐵到學校的女孩包容我的任性，也謝謝成長的道路上父母一路的陪伴、支持和鼓勵，讓我總是感到無比溫暖。

新竹女中 三年一班

回頭你還在櫻花盛開處等我

如果說之前的生活像是三稜鏡，看似平凡卻散發著彩色的光，那麼現在的生活是黑洞，吞噬著我的每一句換氣。

少了梓瑛之後我的日子過得很敷衍。

三個月前冰箱門的左側總是擺著一盒新鮮雞蛋，而每天清晨五點咖啡香會從十六坪的套房溢出窗外；鬧鐘會在六點四十準時響起，但那時我早已精神飽滿，迫不及待開啟全新的一天。充滿陽光和香氣，早晨曾經總是那麼開始的，但彷彿死神帶走的不只一個生命：隨著梓瑛的離去，咖啡機在不久前故障了，我不再吃蛋，而不久前珊瑚色的小鬧鐘也跟著越走越慢。

微波爐上的小鬧鐘是梓瑛留下來的，她喜歡珊瑚色的外殼配上金屬色澤的時針。

「你這人就是活得太壓抑了，」她把鬧鐘擺上微波爐時說：「看看你，東西不是黑色就是白色，這給你，才不會一進門就死氣沉沉。」

「我最多只會在這裡再待半年。」我翻了個白眼
「但還是得好好布置。」她堅持

梓瑛很溫柔，甚至溫柔到像極了沒有氣泡的可樂，但她固執，固執地像是不懂地彎腰的百年老樹；我漸漸的我發現我喜歡她的柔情、她的浪漫和她的堅持。在我忙於在生活裡其他部分的暴風雨中求生存的日子裡，她像骨架一樣支撐著我；她對於儀式感——好比說吃飯一定得在餐桌吃，吃完一定得一起洗碗——的認真態度也總是逗樂我，她是我近二十年來生活裡出現過最具生命力的那個陪伴。她離開之後，珊瑚色小鬧鐘的時針越走越慢，但有時我一個疏忽，會發現日曆上的日期開始以等差跳躍，我覺得矛盾、煩躁，決定將三顆四號電池拔掉，時間停在六點四十。

梓瑛離開之後，我變得很脆弱，連一點細碎的聲音都能激起我的不滿，舉例來說，公寓對面人行道上的櫻花盛開時就太過刺耳。

一簇一簇的粉紅在春天的某天忽然炸開，路人發出興奮的尖叫聲挑戰著我的脾氣，我無時無刻壓抑著打開窗戶破口大罵的衝動，窗簾不再費力拉開以阻擋窗外那抹太過鮮豔的粉紅色和越來越刺眼的陽光。梓瑛對櫻花情有獨鍾，但既然她不在，我也沒有義務再繼續忍受粉紅色。

閉上眼睛我能看到梓瑛笑著說：「欸，吃飽飯陪我去看櫻花好不好？」

「有什麼好看的，每年都有。」我會假裝抱怨

「很美耶！而且這是你最後一年從窗外就看到那麼美的櫻花，走啦！」她會拉著我的手將我拖向門口

我會喜歡和梓瑛一起看櫻花，應該說，我喜歡跟她做任何我自認愚蠢的事，她總是讓每件事變得格外有意義；如果說日常是本枯燥乏味的書，那麼她特別擅長用螢光筆在上面畫重要記號。

春天本是浪漫的季节，即使梅雨不斷，憂傷不該不停地隨著雨水灌進鞋子裡；我說服著自己：今天出了太陽，就趁著南方暖空氣尚未北上和冷空氣匯合前享受乾燥。

思念是件我不肯脫去的衣裳，黑色緊身牛仔褲和皮外套在穿著花俏的同齡女孩們當中簡直像奇裝異服，一群高中生穿著制服走過特地回頭看我一眼，我驀然想起今天已經星期三。「笑一個嘛，」梓瑛在的話就會這麼逗我：「剛剛有個媽媽經過甚至嚇得把她小孩拉走耶。」

成串被櫻花點綴的枝椏在半空中晃呀晃，更多花瓣隨著微風飄落。

他們說梓瑛是個謎，一道答案只有虛數的多次方程式，既孤獨又難以在數線上和其他數字排站好；我雖然不懂她離開的邏輯，但我不相信所有人口中所謂階段性的脆弱，寧可相信她的掉落是櫻花般在最美的季節從枝椏上優雅滑下，而不是因為不夠堅強而沒能抓住這個世界的稜角。櫻花很美，人們會讚嘆於她的美貌甚至千里迢迢前來觀賞；但正是因為她的美貌讓大家遺忘了她也需要喘息的空间，肆無忌憚的侵略只會損耗她的生命力。生命不只是因為短暫所以美麗，更是因為美麗而必須短暫。

去年暑假的一個午後我和梓瑛沿著海岸線騎單車，本來想順便看夕陽，沒想到全程逆風，一點心情也沒有，有一回我們苦中作樂說這個時間運動可以減肥，隔壁好幾個小男孩正好騎著電動腳踏車超車還回頭對我們做鬼臉。台灣南部仲夏的太陽到了傍晚依舊毒辣辣，防曬霜的塑膠瓶子被擠壓得幾乎碎裂，我們索性拋下單車到沙灘上踏浪，白色的浪花輕柔刷洗著腳趾。

「可惜沒有啤酒，不然多青春啊！」

還記得當時的承諾是這麼許下的，梓瑛先是突然看著遠方嘆氣，然後轉向我，很認真地說：「答應我，等我們明年考完指考再來騎一次好嗎？」

「說什麼指考，不吉利！」我向著梓瑛的方向踢起一道水花

梓瑛只是笑笑看著我。

「好吧，」我移開目光：「但我們下次要騎電動的。」

我從來不會在意別人違約，或者說，我從來不會記得自己和別人許下了什麼約定，不是不講情義，但金魚腦似乎是天生。是自從踏入擺放著空蕩蕩桌椅的教室，自從看見師長眼中尖銳不容反抗的指控，我才發現和梓瑛的每一個來不及兌現的承諾都是千刀萬剮，雖然我好奇那些傷加起來有沒有梓瑛承受的那麼痛。「你怎麼可能就這樣消失的無聲無息、無影無蹤？」某些時刻，我渴望抓著她的肩膀放肆大吼——我的雙臂彷彿承受了巨大痛苦，他們是如何渴望擁她入懷，然而卻沒有人看見。從認識梓瑛到失去她帶來的痛苦像溫水煮青蛙，從溫暖和煦到炙熱燃燒到是趟愉悅的旅程，直到生命忽然宣告斷了線，微微的涼意轉為椎心刺骨的寒冷。我想過一個人逃跑，卻

總是害怕一旦離開了熟悉的地方，孤獨會像野獸一般襲擊；沙漠般的海市蜃樓折磨著我，我時常懷疑梓瑛曾經的存在是不是純粹的幻覺。

我總是學不會優雅且順暢地換氣，無論是歌唱或是游泳，我總是笨拙、吃力且缺乏效率，我想，這是為何我一直在失去梓瑛的日子裡載浮載沉。

我想在手腕上刺個句號。不是分號，分號是倖存者的代號，那是如果梓瑛留下來的話應該刺的；句號的形狀像個氣泡，我懷抱著幻想，離開前的梓瑛像顆升到高空的氣泡一樣消失；不是因為脆弱所以碎裂，只是提早化成空氣分子和世界合而為一。雖然這不是想像中的結局，但未來我會懂得她離開的理由和沒說出口的努力。

像是春天的櫻花、冬天的驕陽，梓瑛在最陰暗的黎明不請自來，卻也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刻突兀離席，她讓從此我非黑即白的世界沾染了陽光的芬芳，但我的世界也在她離去之後破碎，如同任何美好的事物總是連帶著難以承擔的代價；曾經以為未來某一天我會想盡辦法替她承擔那些我似懂非懂的重責大任，但生命無法預約，就算是再怎麼老練的算命師，編織命運的三位女神有他們自己的職業道德。

我喜歡波浪親吻沙灘時發出聲響，也喜歡陽光觸碰海水時留下銀色痕跡；喜歡海浪大發脾氣

時的叛逆，也喜歡它情緒平穩時隱藏在底下的桀驁不馴；我喜歡大海象徵著某部分，只有我看過的梓瑛，不僅僅是她的神祕還有她的清澈；我更喜歡的是它的永垂不朽，但梓瑛說把骨灰倒入大海是個糟糕的主意，說那是汙染海洋。

希望每個人的天堂都是經過客製化，那麼她現在應該身處一個櫻花四季綻放的粉色世界，那麼或許等到我的生命走向盡頭那天，我會學著喜歡上粉紅色。

■ 鍾怡雯

友情是青春的主題，死亡卻不是。這篇寫友情跟死亡的相遇，很殘酷，卻很有詩意。作者意在敘事，兩人的友情種種都採跳躍式描寫，意象使用得非常熟練，或許因此削弱了死亡的凌厲和哀傷。散文一開始便直入主題，「少了梓瑛之後我的日子過得很敷衍」。梓瑛一離開，生活全走了調，作者用幾個意象處理這個主題：鬧鐘停擺、櫻花的粉紅顯得太過鮮艷而刺眼、春天不再浪漫。梓瑛的早逝像櫻花凋落，作者的詮釋那是「因為美麗而必須短暫」。只簡單的交待了幾個跟梓瑛相關的細節，梓瑛脫俗的個性卻躍然紙上。

青春散文 第三名

■ 黃喬柔

目前就讀新竹女中，正大把揮霍著青春，期望自己在這無所畏懼的年紀勇敢闖蕩、認真生活。喜歡反覆抄寫有溫度的詩句，希望能一直對萬物充滿覺察力、覺察善與愛的存在。很珍惜十六歲的生活，活著也寫著，即是我最愛的生活。

■ 作者的話

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謝謝新竹市文化局讓熱愛文學的我能夠盡情書寫，我很幸運能夠讓我的文字被看見，謝謝文學的存在，為這個世界帶來了許多寧靜的時刻，讓我們能夠一直被滋養、被灌溉。

味道會留存在歲月裡，港灣也是一種味道。

小時候跟母親回廣東的記憶如今已成了朦朧的霧，瑣碎而溫柔，一探霧後的風景，記憶裡盡是紅磚房、雨後泥香、飄散在巷弄的魚丸湯，還有漁港裡軟濕鹹腥的海風不斷拍打著堤防、竄入鼻腔的味道。

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明白母親不太一樣，那樣的差別是隱晦的，母親喜歡看海，不是蔚藍明媚的沙灘海，而是堆積著漁網的港灣。長大之前，我和母親經常挑選某個陰沉的午後，任由灰濁的海濕染心情，靜靜眺望地平線那端的海島在陽光裡隱身再浮起。一起看海時她總是習慣深沉地呼吸，像海草一樣有著自己的韻律，我偷偷學她鼓脹起肺，卻只吸進一股嗆鼻的鹹味，苦而混濁。我習慣她盯著遠方時悠悠遠遠的目光，夕陽緩緩西下的時候，她淺淺的淚光也成了一片陌生的海洋，承載著幾艘無人掌舵的小舟。

母親年輕時的照片擺放在她的床頭。道道地地的廣東姑娘，膚如凝脂，月眸彎笑。故鄉的冬季比臺灣還要冷，洗菜時凍僵的雙手、泛紫的嘴唇，所有的匱乏彷彿都在提醒她自己有多麼渺小。當年她是班上的資優生，高中畢業時母親小心地提出上大學的要求，沉默了好一半晌，外公只淡淡地和她說了一句，別讀了，去深圳打工吧，家裡沒有錢。

母親並沒有再追問更多，她知道她的夢想再也不能實現了，那晚她去了海邊狠狠哭了一場，再狠狠地逃離了故鄉。如今當年遜色於她的同學都成了老師教授，而她除了橫渡一彎海峽，飄洋過海到了異鄉之外別無其他。

長大之前，我曾以為我的母親是世界上最堅強的母親，後來看過她幾次瀕臨崩潰的時刻，才發現母親不是不疼，只是因為沒人能理解她的鄉愁，就連我也不能，所以她只好假裝一點也不痛。晚餐後獨自在廚房刷洗油膩污垢的母親，是那個忍受著親戚閒話的母親，是那個磨破手指卻咬著牙掙錢的母親，也是愁望著海峽思念，卻為了丈夫兒女剪斷了緒的母親。

有許多隱身在傷疤下的愛恨是在長大之後才漸漸明白的，有時令人最難受的，是因為不忍讓孩子提前長大，竟連孤獨也不能分享。

某日傍晚，晚霞褪的特別快，層層疊嶂的橘紅在日落前一刻的瞬間就消散殆盡。母親外回到家時，茶几上的電話響個不停，她的嘴唇不斷開闔的同時，時間漫長的像是凝滯般，我偷偷用餘光瞄她，看見雲霧在她眸裡緩緩積水，隨時就要傾洩，我的心臟彷彿被漩渦狠狠吸附動彈不得。

外公去世了，電話的最後母親緊緊掐著話筒。海峽又更寬了一些，我無從猜測她落淚的情緒，她是不捨得在我面前落淚的。

我有些慌亂，這樣的無助讓我感到抑鬱又渺小，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如何安慰母親。我把身子挪的靠近一些，她髮絲挾帶的海風濕氣淡淡地飄散，媽媽，你下午又去海邊了嗎，母親噤了聲，我把頭埋進她的肩膀，她的眼淚和海風一樣黏，我暗自想著，如果海風這麼煩人，或許我永遠都

不會把頭髮留長了。

母親從來沒有被任何外來的攻擊翻覆過，事實上在長大之前我也沒有，但我終究逐漸長大，逐漸叛逆，逐漸成了懂得怎麼拿捏話語，以恰好在邊緣刺傷她的女兒。

進入了警扭的青春期後，我開始抗拒和她去海邊看海了，我討厭她憂愁的表情、討厭好容易習慣的鹹腥味、也開始討厭在餐桌上頻繁出現的魚的料理，我們即使肩並著肩坐在堤防卻也無話可說，我懷疑我們之間是不是也開始有裂縫了？心裡築起的層層剝離，剝離的又隨浪刮蝕去。幾乎沒有例外的，紛爭之後我總是會拋下一句，真希望我的媽媽是其他人的媽媽。那種憤恨是會一點一滴吞噬理智的，於是我暗自在心裡許願，趕快十八歲，趕快逃離，除了逃離，我別無掛念。

青春期總是像一把小刀，在皮膚刮一道不深的血痕，一開始或許只是泛紅，反覆地割出滲出劇烈的疼痛。那翻攪的液體總自我的胃不斷衝上喉頭，他們的笑聲聽在我耳裡全成了惡意，心臟被緊緊攪攪著，卻擠不出一滴眼淚。

總有一些記憶一旦有了裂痕就無法回歸原貌。在青春期最叛逆的時候和班上高大的男生發生了爭執，從單純的口角演變成不可收拾的自尊之爭，憤懣堆在我的情緒高處，教室像戰場般殘破，砲火不斷湧起再炸開，我的自尊心已抵擋不住高分貝的咆哮，直到他充滿嘲諷的目光輕蔑地投來，說，你是可憐的小孩，你根本就不愛你媽媽。夾雜的其他攻擊我沒聽清，卻只有這句聽清楚了，他的話落在我的心臟深處，哐啷一聲，世界一瞬間都噤聲了。

竟有一股羞愧油然而生，我反覆確認眼淚是何時落下的，以及那句話砸來時起的化學反應，

我想，或許我會恨他很久，我又想，或許是我對不起母親。母親叨念的、憔悴的、爬滿淚痕的、堅強的模樣像是一波一波的海浪襲來，我築起的堤防瞬間碎成片片，不斷被踩踏過，不斷在腳下裂開。

班導師打了通電話給母親，我無從猜想她的神情，只覺得亂糟糟的，沉重地揣想她發怒的神情，卻連一句話也無從說起。

她會因為我而感到羞愧嗎？她會裝作一切都不曾發生過嗎？又或許是她也會開始用我曾經對她的那樣，冷漠又殘酷的對待我嗎？

那個下午的雲朵很低很低，放學時等了好久，久到喧嘩的接送車潮都已散盡、四周回歸一如既往的寧靜時，母親的小機車才緩慢的從轉角騎過來，如常的傍晚熟悉的令人心慌，我偷偷觀察母親的表情。我們誰都沒有開口。

那天的紅燈特別的多，我心中有千萬句想說的話，歉疚、頹敗、不甘，所有預想的姿態都已經到喉頭了，卻怎麼也說不出來，想要賭氣的念頭不斷浮起，終究卻還是被淹沒、敗給了歉意。

巷口的紅綠燈前，夕陽恰好灑在我們身上，母親用一種因風而凌亂的角度側過頭，欲言又止，我的心臟懸在她唇齒的開闔之中，下意識的逃避她的眼神。

對不起，其實我只想要你這個媽媽，我小聲地說。

母親一愣，把頭別了過去，晚霞和夕陽懸在天邊，暈染了整片山巒，我的呼吸隨著風吹而紊亂。

想起母親常用惋惜的語氣唸著晚餐又沒吃乾淨，去完漁港後尤其頻繁，父親雖然沉默，但是深夜下樓時，總是發現他獨自在餐桌前啃晚餐剩的煎魚。我不清楚父親是基於對食物的珍惜而吞完魚肉，又或是心疼母親身上長年的油煙味。那些日子離我好遠又好近，長大以後想起，卻覺得這或許是屬於消耗的一種，消耗著愛也消耗著歲月。

路燈開始一盞盞亮起後，母親終於在紅燈時轉頭。

「媽媽會、或是曾經會讓你感到自卑嗎？」她小心翼翼的話被一陣喇叭聲淹沒在車潮裡，我的心底一震，她的聲音裡有一種熟悉而令人心疼的卑微。

心裡酸酸的，海浪又一次淹沒了我，深怕一不小心就潰堤，我只好假裝沒有聽見，問她說了什麼。後照鏡中她的眼眶突然比夕陽還紅。晚餐煮了魚湯，加了一些薑，你喜歡吃的，母親說。她細軟的髮絲不斷因為逆風的關係撲到我的臉上，扎的我有些想哭，我揉了揉眼睛，眼前彷彿是一片海，而我在那灰濁的海水面前忍不住覺得孤單。

我並沒有真的剪了短髮。頭髮長了又剪，剪了又長了，卻忽然覺得自己還是當年陪母親一起看海的小女孩，依偎在她肩膀，見證著那片海洋的潮起又潮落。

不會，從來都不會，我靠在她耳邊，忍住淚水的說。

那晚夜燈熄了後，我躡手躡腳地爬上母親的床，輕輕地在熟睡的她身旁躺下。老舊的電風扇左右輪轉，不停的吹送著夏天的記憶，貼緊她的背時，忽然覺得她背的起伏如浪拍打的韻律，挾帶的濕氣不斷染濕我閉緊的眼睛。我湊近她，聞到她的頭髮裡海的味道，鹹鹹的、濕濕的，我知

道母親今天又去海邊看海了，一縷又一縷的海風的味道飄散在房間各個角落，那是軟綿濕潤的海風，和記憶中一模一樣的味道。

或許將來某天開始，我也離開家到另一座城市求學，我就變成她看海時一併掛念著的，遙遠的彼方。

我總是不明白如何開口才能彌補我的愧疚，只開始勇敢，開始為她反駁，開始向同儕介紹我擁有世界上最獨一無二的母親，也開始覺得自己像大人，已經可以用力的呼吸，不再被海風嗆得暈眩了。

或許我們又將習慣一起到漁港看海，凝望著浪花的撲騰與碎裂，我們會發現在過去的時光裡，雖然有大風和巨浪，卻也有豐收與陽光，也或許不知不覺地，未來某天驀然回首，我會發現她早已成為我所依戀著的，另一座港灣。

■ 鍾怡雯

這是一篇敘事性很強的散文，既寫下陸配母親的心情和際遇，也寫下轉折的母女之情。題目完美的呈現了內容，作為陸配的母親喜歡香港，那讓她想起臨海的故鄉；在香港，或許也可以瞭望故鄉。常常一起看海的母女，在女兒進入青春期之後不再親密，開始懂事的女兒跟母親有了距離。她嫌棄母親看海時總是憂傷的表情，海風在母親身上留下鹹腥味，以及母親煮的魚料理。雖然如此，作者並沒有誇大彼此的嫌隙，也不著眼於衝突的敘述，只是輕描淡寫的幾筆，旋即回到香港的主題。結尾非常好，女兒意識到母親是她的香港，走再遠，她仍然會回到依戀之地，如同母親依戀她自己的香港。香港的意義在最後產生變化，是神來之筆。

青春散文佳作

■ 莊芸萁

作者是一位喜歡閱讀、熱愛文字的十七歲高中生，習慣以筆墨紀錄花樣年華裡的每場盛夏。缺口女孩，佔了這世界千萬分之一的不完美，願文字能治癒另一道傷疤，許冬眠在缺口中的孩子依舊擁有星光。

■ 作者的話

原本只是抱著分享自身故事的心情投稿，對於得獎與否，則以平常心看待。這次的作品能獲得評審的青睞，心中甚是欣喜與感激，謝謝竹塹文學給我這次的機會，讓更多人看見唇顎裂孩子背後的辛酸血淚，也希望藉著這個作品，能帶給同樣有著缺口的人們向陽築夢的動力。

新竹女中 三年十三班
指導老師 黃庭鈺

缺口

南寮漁港裡的風，鹹澀而不失溫柔。

鹽漬的故鄉停泊少許歸航的船帆，歷經洶湧波濤的甲板泛上一層厚厚的鏽紅，偶爾可見未出海的漁人刷洗著二十年前威武的船號。墨藍燈塔一明一滅的佇立在海岸線的尾端，光芒或許不如昔日奪目，可依舊是討海人的唯一信仰。若要說這沒落的小漁村被光陰沖噬後留下什麼，那是鹽漬、風箏與眷戀。

女孩輕握著尼龍繩末，凝視隨氣流搖晃的三角形彼端，那是與天空最接近的時刻，一如悄悄話總是於耳畔傾吐。

「媽媽，為什麼我的嘴巴跟別人不一樣？」

像是探尋著什麼，女孩將手中的細線放長了兩圈半，眯著眼半伸著靈巧的小舌，使勁地試圖將縫著五彩絲帶的三角撞入那朵純白。

「可能是上帝在你出生前忍不住偷親了你吧。」母親的大手梳著女孩染著鹹味而略顯黏膩的髮絲，薰著夕陽包裹的語氣，滿是溫柔。

落日緩緩潛入那整片波光粼粼，把兩人身後的影拖得愈發細長，尼龍線彼端乘載的祈願，可有人知，是來自一雙渴望寄託而躁動不安的小手。

童話之所以美好，或許僅是字裡行間一抹，賦予世界憧憬的微光。

漫天星辰的夜幕裡，五彩絲帶不再喧賓奪主，女孩與風箏不過一個天地間的羈絆，我許了個願。

*
*

可再美的童話終究敵不過時間給予的交換禮物。

「長這麼醜，顏面神經失調喔！我們以後就這樣叫她吧！哈哈哈……」戲謔的訕笑來自九千七百二十二公里外，年幼的我打著遊學的名堂，來到了一個漁港聽不見悲傷的國度。

這裡的空氣少了海水的鹹味，歐式建築配上熙來攘往的金髮碧眼人龍，更提醒我之於這個世

界有多麼格格不入。涼風不帶有一絲留戀地拂過肌膚，熟悉的鹽漬於壁上的毛孔間已不復尋，可它還是陪著我來了，躺在未乾的淚痕裡。我漫不經心的遊走在英式大街上，帶箭的話語像被按了重複撥放鍵般揮之不去，我使勁地不再去想，欲使曾經的美好抽離當下的無法自拔。

「上帝忍不住偷親了你吧。」是那個傍晚，那個溫柔得令人窒息的汪洋。

任憑滾燙的淚水肆意滑過冷怯怯的雙頰，全身顫抖著抽噎，明明是一段被愛著的印記，如今成了最諷刺的謊言。記憶裡母親溫潤的嗓音覆蓋先前的嘈雜，卻使胸口上方止不住地抽痛。

從小，我總是備受「矚目」的特別，雙側不對稱的唇瓣鑲著十年前術後的印記；單邊塌陷的鼻翼任由手術刀劃下，搭配淺藍色的尼龍縫線，人工成就了一個三角狀的喘息孔道；千百般不願意的咬合不正造成的唇斗外觀；左耳道透過手術放入耳管得以探究世界的聲音……特別的模樣搭配特別的眼光，同樣與生俱來。可我喜歡著這份被糖衣包裹的不一樣，如今說過分信仰了童話也好，自欺欺人也罷，變質的一千零一夜終究是崩了盤。

「咻！」執了十六年的風箏線，就這麼斷了。

*
*

第十六個雨季，西去的雁鳥歸巢，和漁港的孩子。

風城裡市中心坐落著一間白色巨塔，米色外牆上一個個並排鑲裝著的小窗，少了綠意的妝點，像極了一座毫無生氣的高級監獄。刺鼻的藥水味混雜著清潔劑的化學芳香，熙來攘往的腳步聲通常配著輪椅滑車時的滋滋作響，偶有被門診護士叫號聲貫穿的時候。

這世上少有的規律，曾是我的日復一日。

大大的「顛顏中心」四字出現於走廊盡頭的轉角，鵝黃燈下的溫度包裹巨塔原先的冰冷，想不到十六年前於此誕生的醜小鴨再度洄游，竟是如此五味雜陳。

八月廿六日，植骨手術術後分享會。

「姐姐，妳就是今天要分享的人嗎？」方推開半掩的木門，一手扶著門框一手勾著未脫完的襪子，正苦惱著如何開場時，舉目卻早已成了十雙矚目的焦點。

驚喜之餘，我滿是詫異地環顧每一張臉孔，同樣漾著笑靨，同樣溢著天真，同樣縫著故事的唇瓣。那一刻，我總算了解格林童話裡醜小鴨找到歸屬的那份悸動。我們都以為自己只是一顆等待殞落的小行星，卻在靠近地平線的某處遇見接住希望的那片星辰。

「姊姊，我們想聽你說故事！」

「好啊！你們想聽什麼？」說什麼好呢？依稀記得母親總愛說著自己編的故事，用輕不能再輕的口吻訴說另一個世界的美好，或許吸引我的不是那光怪陸離的情節，而是和灰姑娘同樣奢侈的擁有的臨近午夜的溫柔。

「姊姊，為什麼我們長得跟別人不一樣？」

輕細微弱又帶點稚氣的嗓音自角落竄入耳中，是個約莫十歲的雙馬尾女孩。小琪，胸前的名牌上寫著。

「嗯……姐姐跟你們說一個故事喔！從前從前，有個很可愛的小女孩，在她準備跑進媽媽的肚子前，上帝爺爺捨不得這麼可愛的小天使離開，就親了她一下，小女孩的嘴巴就多了一個別人沒有的美麗印記囉。」

小琪的臉頰紅紅的，向晚霞一樣淡雅的可愛，眼眸裡羞赧滲和的自卑一掃而空，仙杜瑞拉套進玻璃鞋的喜悅莫過於如此。

我感受到從下顎到脖子間的緊繃，沒想過竭力掩飾的雲淡風輕竟如此累人，喉頭的酸楚蔓延

至眼眶，視線蒙上一層薄霧，我明明是那麼厭惡這裏著糖衣的童話，嫌棄身上有關唇顎裂的種種，可如今看著眼前一顆顆無邪爛漫的小蘿蔔頭，卻怎麼也無法僅僅用醫學中缺乏溫度的專業詞彙打發，於是步上母親編織的那段美麗又天真的謊言。

風箏線被多年前的一場暴風雨噬去，卻於撥雲見日後親手繫上十條斬新的尼龍繩，或許，這是成長教會我的溫柔。

或許，我並沒有因時間的洗禮而變得自信，於每個早晨與傍晚皆須承受不一樣的人們給予同樣的側目，日復一日仍猝不及防。可在這個世界還不夠晴朗的時候，好多好多束光出現於我的生命，驅使著我將自怨自艾留予過往，逐步接納與眾不同的自己，和笑著看見未曾受過傷而失去的善良與勇敢。

畢竟來日方長，我們不能將自己總擱淺在零散褪色的昨天。

上天給了我一道缺口，是面容的缺口亦或生命的缺口，都好。我將雙眼愈靠近裂痕處，散出的光便愈多，直到缺口的邊界消失在視野，我看見彼端的光源指引著未來的航道。

此時不到三釐米的距離，我吻上了缺口。

得知的。後來的後來，小琪是否離開風城裡的白色巨塔，乘著嶄新風箏到更遙遠的國度闖蕩，我無從得知。

大概是在某個城市幸福的被愛著吧，我相信。

* * *

南寮漁港裡的風，又拂過一個十年。

女孩成熟了，燈塔舊了。

鹽漬之所以黏膩，或許是對一段歲月的眷戀，眷戀著我的故事和它的過往。

色彩斑斕的風箏扶搖直上，缺口女孩將十年前許的願，深耕於這個夏天。

賞讀

黃雅莉

這是一篇關於缺憾、愛與重生的作品，也是我心中第一名的作品，惜未能在最後投票進入前三名。

本文的題材獨特，寫作姿態純熟，對於唇顎裂病症及顫顏病症者的內世界進行了動人的描寫。全文以平靜從容之筆，娓娓道來年少因唇顎裂病症的缺口被嘲笑或被霸凌的經驗，最後以植骨手術後分享會的過來人的姿態來期許同樣經歷的其他的孩子也能接納與眾不同的自己。這種超越昇華的情懷，恰似一杯醇酒，在苦辣澀之中不失溫柔敦厚。

散文是用舒卷自然的文字，表現凝煉、深刻的人生體驗、人生感情，相應地，則需要其語言表現具有一種內在的凝煉、含蓄的張力與彈性。作者結合了新竹南寮漁港特有的在地風情，加上風箏和童話的意象，符合竹塹的地景風情，但又不顯得為了參賽合題的特意造作，而是自然而然。作者文筆洗鍊，描寫生動，善於鋪陳，使得風箏和童話已不單純是風景，不單純是童年和鄉情的記憶，而是長存心底的一股安定的靈魂。全文從不同角度來寫唇顎裂所造成的生命的缺口，作者善於借眼前處境渲染意在言外的情感。以蒼涼之筆，懷過往之事，感時間之如流，構成了一種含意深蘊的哲

理啟示，從缺憾中尋找靠近完美這樣的人生態度。就用字遣詞而言，作者運筆渾然天成、舒卷自如，舉重若輕。

本文展現了作者從苦厄超越的一種心路歷程。文末回到南寮漁港特有的氣息，結合風箏意象，以期望結束。我們可以掌握到作者由「入乎其內」到「出乎其外」心境起伏轉化的發展。不但具有可貴的精神滋養和生命源泉，也是對現實的一種冷靜審視，更是對未來的一種殷切的期望。從全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靈魂，是如何從種種矛盾中，終於從人生的困惑中掙脫出來，從而做到了轉悲苦為欣愉，化矛盾為圓融的一段可貴的生命體驗。全文的心情轉折，正好反映了他達到通徹了悟之境界所經歷過的那一個複雜、艱辛、曲折的過程。

作者的文字非常精準和簡潔，但有些地方似乎可以再進行更多點染，就像寫到「風城裡市中心坐落的一間白色巨塔」，這正是作者可以進行內世界刻劃的重要段落，也是讀者期望看到作者的經驗分享，但比較可惜作者在此便輕輕帶過，未能在醫院白色巨塔的密閉空間中進行更多的自我對話，也未能在診療經歷中進行更深刻的發揮。

青春散文佳作

尤映筑

實驗高中一年級。喜歡跟海一樣很深很深的點藍，喜歡復古的設計，喜歡書寫揉碎的暖陽和皺了的楓葉。（啊，還喜歡甜甜的麥片）
希望一直在溫柔的文字中覓光。

作者的話

原本只是碰碰運氣，也沒有特別關注得獎的消息，隔了一天才發現自己得獎真的欣喜若狂。很感謝評審們喜歡我的文字。

每一次書寫我都在經歷將自己重新打碎後填補縫合的過程，唯有如此鮮血和靈魂才能流入斷斷續續的語句，成為無法替代的獨立個體。

我很喜歡書寫故事，今後也將持續用我的筆點亮生命的篇章。

實驗高中 一年一班
指導老師 范姜美月

穿著你的影子遠走

我聽到萬籟俱寂裡，咄咄咄答的聲音。

那抹赤色靜靜地從半空中落下，在黑暗的土壤綻放出朵朵紅蓮，瀰漫腥香。

你在自殘，一點一點飛濺的血花。千篇一律的噩夢，今日也有你的身影。

「不關你的事。」傷痕龜裂於你乾燥的肌膚，還有我黯淡的瞳孔。

我大口喘著氣，醒了。

手機顯示的燈光亮起，傍晚五點半，我點開那則通知。是你發的貼文，「做甜點。」我看了
一下文字敘述。「有妳真好。」

世界也在暈眩，我躺回床上，那些被我狠心切斷的絲線又悄悄地旋轉纏繞，編織成想念。

今天是失聯的第100天。

在你的世界裡，我活得像影子。

相遇的年齡是幼年，相識相知的季節是國一的仲夏。我還記得你那整腳又尷尬的方框眼鏡，
在滯悶燠熱的音樂教室裡，汗水淋漓了臉龐和琴。「我記得你。」我開口，「你都没變。」

六歲到十三歲，你都没變。笑起來的時候，眼角都會落下。

你推了推眼鏡，似乎有點懵。「我快認不出你了。」你過了許久後才回話。

好像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永遠是我記得你，而你心急如焚地想將我忘記；好像從那個時候開
始，我就跟影子一樣停留在你身後的幽寂裡。

我們談笑，偶爾嬉鬧；我們結伴，偶爾曖昧。穿梭在友情和愛情之間的學生時期，青春總是
會將平凡又樸實的過往，包裝上一層玫瑰色的薄紗。

我不知道怎樣算依賴，戒斷，和抽離。我只知道自己反反覆覆在你似有似無的溫柔裡沉醉又
抗拒。人性很卑劣的一面是，我們都喜歡有人對自己著迷。因此我對於你不甚明顯，又或許不曾
存在過的喜歡沒有言明。

離不開，斷不去，太相像，太透明，所以是影子。

十四歲的夏天，我坐在超商前的長椅，和你一人一杯的喝著汽水，閒聊暑假生活的無趣和瑣
碎。

「不然我們去遊樂園玩吧。」我這麼說，「後天，我補習班停課。」

你猶豫的時候都會咬指甲，看起來像在沉思，但我知道，你只是找不到理由拒絕。這次也是
一樣。

半晌後，你慢條斯理地轉緊瓶蓋，將還剩半瓶的汽水放在豔陽之下。

「我後天不行。」你回話。

「那星期六？」

「不行。」

「你什麼時候可以？」

「我交女朋友了。」突如其來的一句話像是投入湖水的石子，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漣漪。我眨了眨眼，不知道該做什麼回應。

「我上禮拜告白的。」你靦腆的笑了笑，點開手機桌面，是個留著俐落短髮的女孩。「所以不能去，對不起囉。」

理智線很快速的接了起來，我露出揶揄的表情，一句「唉呦不錯嘛。」，自然地脫口而出。我作勢要拍你的肩，卻看見你身軀微微的閃躲。

剎那間，我知道距離只會越來越遠。

我沒有問為什麼會願意今天和我出來而往後卻不行，因為我看到了你剛剛結帳時多拿了一盒巧克力。

「會融化的。」我的聲音很生澀，像是有東西哽在喉頭，但我知道你不會發現。

因為那是眼淚。

「那我先走啦。」你愣了愣，許久後才意識到我說的是口袋中的甜食。一直盯著螢幕的雙眼終於抬起，對我露出一個有些羞澀跟歉疚的微笑。

「掰。」

我看著你的身影走了很遠很遠，陽光用力地傾倒在地面，汽水連影子都熠熠生輝。落單的冷飲，和落單的我。我覺得自己好似也被夏日加熱，直線上升的溫度與逐漸朦朧的眼前都只剩下浮光掠影。那並不是心痛的感覺，因為我們的關係連戀情都稱不上。或許沾了曖昧的邊，但是沒有道出口，所以我可以假裝不曾存在過。

「以後只做朋友。」像是說給自己聽的，我獨自坐在長椅上喃喃自語著。

釐清了關係，心卻更加捉摸不定。

夏天過去的新學期，複雜又簡單的說明開始流傳在眾人之間。

「哎，我一直覺得你們倆會在一起。」閨蜜的語調吞吞吐吐的，我旋轉著那隻斷水的原子筆，兩眼凝視著眼前的複習講義。

「怎麼可能，我要考試呢。」寫不出墨水的筆，我卻好像忘記一樣，在紙面上繼續畫記。「考高中比較重要。」

後者沉默了會兒，「你不覺得他有點渣嗎？」終於道出了真心話，「這樣也好。」

矛盾的困惑和厭惡在此時脹滿了眼眶，我突然怨恨起讓我遭受閒言閒語的你，我突然怨恨起反覆不定的你，我突然怨恨起那個以為你喜歡我，而歡欣雀躍的自己。

「我和他怎麼可能。」我的聲音很冷漠，「只是朋友。」

心意很堅定，行為卻不一定。

我在你的世界裡，開始變得更透明。並肩走在路上慣性沉默了，慣性閃躲眾人的視線，慣性在空白的紙頁上書寫你的名字而後拭去。

有時候思念會翻雲覆雨的沸騰，有時候思念會朝朝暮暮的切割。切割靈魂。

那段日子，我真切的希望你快樂。當你很快樂的時候，能在我落滿塵埃的生命裡灑下一道眼角餘光。不用太多，因為給多的人，都是會受傷的。

後來我才發現，絕望會想盡辦法，滲入每一個它能滲入的裂縫。

15歲，面臨人生第一次大考。如此相像的我們，都很脆弱，脆弱的無法再溫柔。那是我第一次看見你盈滿悲傷的瞳孔，我以為，那雙眼睛裡永遠只會有暖褐色的光。

「分手了。」凌晨三點傳來的訊息，我沒能及時回覆。醒來之後我百般思索，簡單的關心了一句。

「你不難過？」

「還好。」從螢幕上看不出喜怒哀樂。「早知道會發生的事。」

我微微發怔，不知道該說些什麼。「那去念書吧，明天要模擬考了。」

「你能不能別再提讀書。」煩躁的口吻透著文字傳遞。我輕輕地皺起眉，最終只能已讀不回。

或許我早該發現你的破碎和壓抑。從偶爾的發牢騷，到越演越烈的怒火，以及能淹沒我們兩人的悲傷。「我快得憂鬱症了。」你說。

我抬起頭，你無力的苦笑著。「我考不上的，為什麼他們都要逼我？」

「加油，」我把咖啡推到他面前。「總會撐過去的。」

你不回話。我的手還在飛快的書寫，沒有察覺你的不一樣。「本來就沒有誰是天生合得來的，我和我爸媽……」

碰的一聲，咖啡倒了。撒了滿地和桌面的熱飲，星巴克裡的人們此時全聚焦在我們這。我看見你慘白的臉色，和因為滾燙而發紅的手指。

「拜託你，別再逼我努力。」

然後你轉身走了，被咖啡浸濕的課本和習作還留在我這。我覺得時間在那一刻好像靜止了，半晌過後，我居然笑了。

怎麼每次都留我一個人狼狽呢？

隔天，我將你的東西都擦乾烘好了放在桌上。回應我的是沉默，和傷口。

「你自殘了。」

就連血色都很溫柔。我冷冷地直視著傷痕，殷紅泛紫，深褐色的痂下，是粉色的新生皮膚。「為什麼？」

你沒有回話，我望向你鉛筆盒裡的那隻美工刀，伸手搶過。

我不敢湊近聞，卻能感受到濃厚的血腥味瀰漫在空氣中。美工刀生鏽了，你帶著敵意的憤怒掃來。我不甘示弱地折斷刀片。

啪擦一聲，斷的還有你的理智線。

「到底關你什麼事。」

你的悲憤延燒到我身旁，熱辣辣的疼。我看到我的手心中央也留下一道淺淺的傷口。

「不要這樣。」

你搶回美工刀，面無表情。

「只有疼痛，我才會記得自己還活著。」

如果本體死了，那影子要怎麼活呢？

自此之後，我與你之間寂靜了很久很久，所有關於你的瑣碎只剩下聽說。

聽說你憂鬱的原因，是父母給的壓力。

聽說你失眠，聽說你手上的傷口又多了一道。

聽說你去看醫生了。

聽說你有時候，還是會笑。有時候，會忘記自己悲傷。

聽說你喜歡很久的女孩跟你告白了。

聽說你們交往了。

聽說你好了。

原來愛情能讓失控的世界，變回原有的模樣。

原來，在你的生命裡，沒有我才是圓滿。

我離開了那篇貼文的頁面，發澀的眼睛彷彿提醒著自己，過去三年全成了裊裊雲煙，隨時間的風而逝。

照片裡你不只笑著，還摟著一個同樣笑得燦爛的女孩。

回憶起那段日子，我總是想緊緊抓住那縷纖長脆弱的絲線，抓住我們之間的連結。總是想擁更多，因此患得患失的跌跌撞撞。磕磕絆絆的最後，一切只餘下瘀青似的荒唐。

現在是黃昏。

太陽的即將離去將天際染成一片橙黃的雪紡，黯藍色迷霧隨著月亮的催促逐漸滲入穹蒼，暈開漫漫長夜的序幕。

暮色如火，殘陽如血。

我咬著下唇，解除了我們的朋友關係，也刪去了所有對話紀錄。

生命中的那些來來去去，分分合合，總會在身上鏤刻下傷口。但是錯落，散落，都是拾獲。夜要來了。在那麼黑的夜晚裡，影子也終於可以無憂無慮的昂首闊步。不用再跟著別人走，不用在迷戀和怨恨裡尋不著出口。

或許有些連結剪不斷，有些緣分求不來。我們都曾經很認真的付出過什麼，將自己攤開解剖，袒露最赤裸的心靈。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柔軟的接過你模糊的血肉，然後再拼湊成一個完整的魂魄。

面對那些可以選擇的分道揚鑣，漸行漸遠似乎永遠是個令人悲傷的選項。但歲月正悄悄的教會我們如何接受生命中所有驟然。不想承認的是，唯有將不好記憶埋藏在內心深處過活的人，才能變得更堅強、更熱情、更有韌性，只有那樣的人才會得到幸福。

我們得放不想留下的人走，握住想留下的手。

最後，我穿著你的影子遠走。或許自由，或許一無所有，但一層暖暖的銀色光暈總會籠罩著我，成為披風。

那是你給過的溫柔。

賞讀

■ 鍾怡雯

最難寫的題材莫過於介於友情與愛情之間的，那種曖昧的情感。這篇散文卻成功的寫出遊走於兩者的心情。作者勇於自剖，「我們談笑，偶爾嬉鬧；我們結伴，偶爾曖昧」；「我不知道怎樣算依賴，戒斷，和抽離」；「離不開，斷不去，太相像，太透明，所以是影子」。如此直見性命的卓見和理解，為這篇散文增加了閱讀的樂趣；擅長自剖，也擅長解析他人，因此處處有警句。最動人的是結尾，因為註定得放手，得給人自由，所以，只能穿著所愛的人的影子遠走。如此美化詩化放手的痛，一絕。

■ 羅少君

新竹女中畢。菁菁竹女校刊參拾屆退休主編。雖然內心隨時在崩塌邊緣，仍喜歡一切物事的光亮柔軟溫暖。夢想是永遠保有敏銳的感官知覺，當獨立刊物的主編，或自己能繼續書寫。現在好希望台北別落水、文院人別抽煙、吃宵夜有人陪。

■ 作者的話

人分成活成自己樣子的，和活成別人眼中樣子的，但顯然我兩種都沒有，兩種都不是。快十九歲天天汲著雨水奔波放棄其實很喜歡的活動卻要聲稱沒興趣以擠出時間無謂掙扎時，我第一次體會到這件事。我什麼都不是。

或這全是藉口，我根本快被用完了。真正的自己，應該說曾還算滿意的，裡面的東西，就快被用完了。

我會告訴自己我沒有傷心，至少我必須告訴自己沒有。

新竹女中 三年四班
指導老師 許婷

我將消融在最後一個雨季裡的膨脹

雨季來臨的時候，整個城市就開始不由自主地膨脹。像是水腫，每個夜晚的鼻息都遲滯在凹陷的沼洞裡緩緩起伏。夜晚的自習室裡有近似於蒸發的霉漬的氣息在凝結發酵，但瞳孔是清澈的，那些攫取著文字的瞳孔，那些朝著透光的海面奮力搖擺著尾鰭的魚的瞳孔。也很不安，外頭似乎有尖銳的物事在敲擊著紗窗。像是抗衡、或是衝撞。那些白蟻短暫而脆弱，在齧咬，刺痛的心律被緩慢侵蝕，每一次撞闖都承載著過度曝光，直至翅膀破碎，也依循著光線的邊緣。

但我一直趴在被揉皺的攤平的書頁上，眼裡的地平線從三月開始就傾斜非常。是四月，或許是五月，奔赴在各個大學間的呼吸很迷惘，也許可以說是複雜。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在某個面試完在高速公路從台北奔馳回新竹的路途上，我吐了。什麼意思？你不知道他們有多優秀。而且，我考一輩子都考不上。在那個夕陽火色的橘光從車廂裡溢出來，使人有種被溫暖包覆著的錯視的傍晚，我和母親沒有再擠出任何一句破碎的話。然後視線逐漸模糊了起來。

我覺得自己像一塊海綿沈溺在闌黑的沒有洋流的底部，永無止境地吸汲著濕氣並且無法控制自己的膨脹。隨時都能擠出水來的既視感，輕輕一觸就宛如哭泣。我不知道未來的自己在隱約期盼的是什麼。凝望著窗外漆黑中變動的樹影發呆時時常會好奇，如果淚水和海水等張，那麼所有失望的鹽分的結晶嚐起來都應該無聲無息。啾泣的時候每一寸毛孔彷彿都在低吼，然後在毫無章法的書堆與書堆之間，開始漲潮。

而我還是堅持和考指定科目考試的同學一起留晚自習。在微微泛著濕氣的地板上吃著便利商店的晚餐時，在夜晚依傍著微弱路燈往生鏽的公車站牌踽踽獨行時，就宛如隱匿在成群結隊，還能一邊嚮往溫暖的海域一邊依偎著的魚群溯游。即便久久未翻頁的書籍被卡在時序的齒輪裡，側向伏臥的、逐漸縮小的身影依然向光。

但我覺得妳不適合繼續參加考試。而且，這樣已經足夠好了，比好多好多人都還要好。萬一下一次考試失常，得不償失。我坐在各種場域裡，在這些話語一次又一次闖入、不同頻率的音聲敲擊著時，耳蝸開始嗡嗡地尖叫起來。第二次模擬考的成績單被攥在手裡，在漫漶的水意襲來時逐漸膨脹。當這些失準的話語不斷刺進我膨脹而浮腫的心，我的軀體被軟綿綿地懸掛了起來，並且無可抑止地滴墜著水氣。水氣經常會在自習室寂靜的場域裡蔓延開來，眼眸裡的想望變得好好模糊好模糊，幾近朦朧。

沈甸甸，在連弓著彎曲的背脊伏在案前都顯得吃重的時候，在溺水一樣地喉頭被哽塞著的時候，只剩下無意義的水流若有似無地途經聲帶、在胸腔裡唏噓著。說話與表達的欲望也開始逐漸消逝。腦中的畫面也許是故障的電視機，梅雨紊亂地交纏，在自習室外的草坪裡躊躇不前、來回踱步，我在潮濕的旋轉中瑟瑟發抖，然後一一墜落在泥淖裡，沒有尖叫，沒有掙扎，被永遠埋葬，隨後無聲無息地蒸逝。

如果還有力氣渴望，渴望成為一條逆流而上的魚，不必龐大得湧流閃現，也不必有意無意地招搖著反射光影的鱗片。我渴望成為一條漫溯而上的魚，魚的骨節之處會在呼吸的時候清晰地展現，緊密的鱗甲堅毅地能夠在蜿蜒之中尋覓光的洄游。

但我仍死寂地像一尾垂死掙扎過後逐漸冰冷然後飄散微腥氣息的魚，仍倒臥在同一頁翻開的書頁裡，沈迷於睡眠半夢半醒的曖昧的視域。模糊接近鼻腔的地方，有貼近窒息基調的酣熱，微微醉意的質感，宛如催眠，宛如仍可恣意作夢的場域。

躺著連筆芯都沒有推出來的、停滯不前的自動筆的虎口，虛而不實的、無奈的想望開始緩緩凝結。滿溢然後滲了出來，暖黃色的桌燈很濃稠，它並且嗅起來有一股竄進腦門的腥臭，像是膿從眼角流淌出來，逐漸氾濫，最終無所遁逃地凝結在眼窩。

而當我抬頭，夜晚自習室裡的宇宙黑洞仍在不可自拔地擴張膨脹，一排又一排蜷曲的背影，頸項的骨節的溫熱在一點一點地攀升。當觸碰到鹹鹹的穿透海水邊緣的光的時候，梅雨開始大片大片地安靜地降落，沒有防備地滑過並且穿透我的滲漉與徬徨，宛如某種遙遠的哭嚎，翻越重重地山嶺，將我吞噬，然後淹沒，最終埋葬。

賞讀

■ 言叔夏

這篇作品透過詩化的語言，與極微物式的眼光，關注一個較小面積的日常切片，並透過詩語言的敷衍、延伸，將它捏大。作者對情緒細節的雕琢有著相當程度的用力與專注，就技巧而言，它是這次作品中相對較困難的一篇。但若能稍微進行結構上的梳理，將濃厚的意象與文字爬梳開來，佈置文氣的跌宕與疏密，或將目光稍微向外擴張，引入另一個可能的空間或細節來與之對話，應能為這篇作品帶來更具張力的表現。

青春散文佳作

■ 朱永詮

來自 2004，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群居也愛獨處。國二時邂逅徐志摩，從此闖入文學世界；國三時偶遇張西，開始相信文字可以走入人心，因此喜歡閱讀與寫作。多愁善感，卻少了點勇敢，想變得更堅強。希望以溫柔的文字乘載彼此，渡過這個不太溫柔的世界。

■ 作者的話

感謝國中的補習班老師與學校老師，在我拿著生活雜記裡的新詩，塞給你們看時，給予我正面的評價並鼓勵我持續創作。其實文章裡的話原本是想和父親說的，但我想我應該說不出口，所以就將其化為文字，因為文字總能觸及人心，在你沒有防備時，喚起埋沒已久的情緒。

最後感謝老天，我父親在十月的時候找到了新的工作，現在和我們一樣在這不太溫柔的世界裡，繼續進步！

新竹高中 一年十班
指導老師 羅素芬

沉默

這是個尋常的七月天，是個陽光爛漫的季節。晨光一如往常地由窗櫺浸透室內，以一片熱情溫暖我的顏面。我轉過身，坐起，驚訝那四處蔓延的金色柔波，愣愣的，彷彿還沒準備好迎接這再尋常不過的一天。

換上熟悉的制服，以清水沖去睡意，再勉強擠出一點朝氣掛上面容。正當我提起沉重的書包準備出門之際，父親正好由樓上踏著一片悠閒而來，身上少了熟悉的西裝褲與白襯衫，取而代之的是那褪色的汗衫以及由長改短的休閒褲。

「爸，你今天不用上班囉？」

「我今天休假。」

隔天早晨，我一走出房門便見到父親坐在地上打電腦，畫面中的是人力銀行的網頁，正當我準備扯開嗓子說些什麼，父親突然回過頭，我們的眼神頓時有了交集。

「我今天特休。」

剎那間，我好像明白了什麼，所有的記憶在原本平靜如水的心波裡翻起了滔天巨浪，父親與母親的對話、父親抱怨老闆的刁難、父親近期沉重的面容……轉瞬間，所有的線索凝成一格一格的畫面，如走馬燈似的在腦海中翻飛而過，彷彿是當頭棒喝，又像是破解了一樁懸案，而在這樁

懸案裡我得到了不想得到的答案——

我們的經濟來源，我們的一家之主，我的父親，失業了。

我對於徬徨並不陌生，我常有徬徨的時候，在求學路上、在友誼之間、在情感的面前。但我從沒見過成熟穩重的父親徬徨，彷彿是斷了線的風箏，在人生的風雨中失去重心，於生命的天際裡迷失方向。他常將自己黏在筆電前數個小時，投遞了無數的履歷，履歷卻如肉包子打狗般，就此杳無音訊。年過半百的父親哪能承受這樣的體力消耗與打擊，啤酒一瓶接著一瓶開，洋芋片一包接著一包拆，歲月的條痕隨著憂愁起舞，斑白的鬍鬚乘著漸大的壓力蔓延，每一個希望都和洋芋片一同破碎。

這十幾年來，父親一直燃燒自己，以照亮我們全家。黎明時踏著晨光出發，入夜後披著星空回家，然後在踏入家門的那一剎那，給我一個疲憊卻無比溫暖的微笑。從職員到組長，由組長到處長，父親在同一個舞台上奮力演出了二十二度春秋，只為讓母親與我能擁有幸福美滿的生活，而如今他即將離開他熟悉的舞台，我卻只能在一旁徒然地看著他墜落？

然而我早已習慣我與父親間的沉默。相較於母親，父親是個木訥寡言的人。國中的時候，每一個晚上，父親都會駕著那臺墨綠色的老爺車，乘著滿天的星空來接我回家。

「有吃飽嗎？」

「嗯。」

其實這時你也想多說些什麼，只是彷彿有一條骨鯁正為難著你的咽喉。你怕，你怕多說了什

麼惹惱了他，你怕少說了什麼困惑了他；你怕正經對話他會不自在，你怕現代用語他會不理解，你望向那無邊的夜空，夜空也為你沉默，沉默便順著熟睡的大街蔓延至熟悉的家門口。

父親的關心正如同陽光爛漫的春日午後，靜謐，卻又無比溫暖。會考那天，當我睜開雙眼，父親已著上了熟悉的白色汗衫與牛仔褲，眼裡的血絲說明他前一晚又沒有睡好。

「你快點，我去開車。」

一路上猶如身處一級方程式賽車內，以閃電般的速度在中華路上狂飆，我的身體與椅背貼齊，一同印證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爸，時間還早，不要急。」

「你早點到比較好。」

才進考場沒有多久，我便見到導師急急忙忙地朝我奔來，我在她的面容上見到了擔心、焦慮，以及斗大的汗珠。

「你的桌子是不是會搖？你爸爸剛才打了兩三通電話給我，說你的桌子看起來怪怪的，要我確定你的桌子沒有問題。」

原來父親前一天看考場的時候，注意到我的桌子比其他桌子高了些許，並推測桌子可能不穩定，所以才會希望我有足夠的時間應變。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只覺得他不顧眾人眼光，趴在地上仔細打量教室的模樣，不僅是大驚小怪，甚至有幾分丟臉！如今回想，就如同撫摸舊創痕似的，心裡有莫名的酸楚，視線也變得模糊。

近來父親變得越來越焦躁，也許和在家裡待的時間越來越長脫不了關係。壓力正如同雲霧般悄悄地籠罩波心，罪惡感與不安全感猶如吹氣球似的日漸膨脹，情郁於中，自然是要發之外的，而家中的一切瑣事又往往使他發怒。

「你不要一直玩手机，多唸點書，考個好大學！」

「跟你說多少次了，飲料喝完要丟掉，不要冰回冰箱！」

「整天只想著往外跑，你書唸了沒？」

接下來便是一番唇槍舌戰，最後落得兩敗俱傷。每回和父親大吵一架後，便覺得後悔與心傷，總會埋怨自己為何克制不了自己的叛逆，抑制不了自身血氣方剛，非得要弄得這副局面才甘願。每當我在心裡沙盤推演數十次，準備要和父親說些什麼的時候，我們總會因為某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起衝突，然後再為了自己的不理性而憂愁。

那天午後，我偶然聽見父親要去面試。彈指間，我的波心蕩起了歡喜的漣漪，然而我的擔心與焦慮又在轉瞬間撫平一切的波瀾。

「加油、加油、加油……」我在心裡一遍又一遍的默念著，心想自己的鼓勵絕對是父親強大的助力吧！

「我等會兒要去面試，媽媽會來接你。」

頓時，我感到一股莫名的情緒在胸口打轉，酸酸的，使我的心微微顫動，同時又好像有一條骨鯁正與我的咽喉作對，那就好比腸胃炎時，像吐卻又吐不出來那樣的苦，那樣的難受。

「加……：……：……」

最後，我連一句「加油」都說不出口，我懊惱極了。低著頭，數千遍地咒罵自己，就在此時，父親叫響我的名字，我回過頭，剛好接住他那含蓄溫暖的微笑。

上帝打翻了一桶黃金，在向晚的天空裡閃閃發亮，而那一片金黃在經過薰風的吹漾以及彩霞的薰陶，已不單是溫柔的光線，而混著微風與夏夜的密語了。我想這或許就是父子之情，濃而不烈，香而不醉，以一抹微笑代替千言萬語；以一片溫柔蘊含舐犢情深。

賞讀

■ 言叔夏

本文處理父親中年失業的題材，對細節的掌握與距離拿捏得恰到好處，文字素樸，但情感真摯。對父親輪廓的描寫相當立體，也能透過文章組織掌握自己對父親忽遠忽近的情感。然在文字表現上仍顯得稍嫌枝蔓，若能再修去枝桠，力求簡練與精準，應會為本篇作品帶來更出彩的表現。

青春散文佳作

■ 張毓珊

喜歡講話的16歲少女，卻拙於表達細膩的情感和感受，於是愛上了文字；對散文有特別的嚮往，看到喜歡的句子便會興奮的像有糖吃的孩子；鍾情於分析和琢磨自己的內心後，創作出平凡雋永的回憶。

■ 作者的話

當初投稿時完全不抱有任何奢望，因此在得知得獎消息時，彷彿一朵煙花在我腦中乍放，七彩絢爛，驚喜萬分。其實不管有無得獎，〈暫，放〉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因為它代表一段珍貴的回憶和一份既甜又苦的情意。這篇創作除了釐清自己，也算是奠祭那時的青春吧。很榮幸能獲得出版的機會，讓〈暫，放〉能以紙張的方式留存，留念。

新竹女中 二年三班
指導老師 曾久榕、呂惠貞

暫，放

陽光灑落，為紅磚矮牆披上一層毛茸茸的金黃；微風輕送，為稍作停留的旅人吹來一股微癢的閒適。

沉睡

請容許我將時間往前挪一些，讓她落在一片溫柔的綠葉上，由徐徐春風輕輕送至，兩年前的國中。

倒數59天。

身為一個準會考生，我的生活規律——上學、補習、讀書、上學、補習、讀書——卻也枯燥。厚實沉重的複習講義一本接著一本堆堆疊疊，擠壓我所剩無幾的空氣，我氣若游絲，我面如死灰，就如螻蟻那樣卑微和不堪一擊。巨大的壓力就是冷血無情的撒旦，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邪笑，毫不猶豫地抬起腳狠狠輾壓我的靈魂，想做最後的掙扎，然，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只是一個空有行動能力的軀殼。

下課時間，大部分的同學都選擇趴下補眠，只有為數不多的人在聊天嬉鬧。偶爾，我也會被拉入瞎聊胡扯的陣營——姑且不論話語間笑聲中的真誠佔多少比例——若有人仔細觀察便能發現：我的話少了，笑容淡了。大多時候只是戴著一張反應多變的面具，靜靜聽著她們的聲音此起彼落；又或是根本沒在聽，掛著一副充滿興趣的笑容，實則在放空。

嘴角拉起的弧度隱藏一絲疲憊和應付。

我笑著，但笑意不達眼底。

你若問我，今天過得如何？

就跟平常一樣。

那有發生什麼事嗎？

沒有吧，不知道。

不是我在過日子，反而是日子在過我。好像成為「生活」的囚犯，一顆心被銬上枷鎖，與世界隔絕。

又是體育課。

唉。

一群女孩拖著緩慢的步伐、不情不願地到操場集合，而我亦在其中。但並非如其他女孩的哀怨，我只是覺得無聊：因為沒什麼感覺。

跑兩圈操場，做暖身操，老師上進度，最後就是萬眾期待的自由活動時間。球場上，激烈的廝殺一觸即發，男孩們你爭我奪互不相讓，就算汗水浸濕了前襟後背，也無法阻擋他們打球的快樂和熱血；樹蔭下，聒噪的辯論說來就來，女孩們呼朋引伴七嘴八舌，從天南聊到地北，從偶像聊到晚餐。

而我，則習慣找一處光與影的交界待著，往前挪一些，能接受陽光的洗禮；往後退一點，能享受大樹的庇護。

隻身一人，自成一世界。

萌芽

午後的陽是隻慵懶的貓，兩爪往空中一伸，柔軟的腰背壓成一道優雅的弧線，地上的影子也因此被拉得更加修長，空氣是愜意而隨性的溫度。

楞楞地看著自己跑道上黑影，出神。

「碰！」一顆籃球帶著不容拒絕的強勢闖入我的世界，因為煞車不及的衝力狠狠撞上我的腳，好麻。些許的不悅牽動眉頭輕皺，指尖剛觸及那顆球，只見一個男生迎面向我跑來。

「喔，是他啊」，原來是班上那個我還蠻欣賞的男生。

距離我約兩步的地方他停了下來，我將球輕拋還給他。

沒有立刻離去，他開口問道：

「妳……還好嗎？」

一絲歉意和靦腆悄悄藏身於問號尾端的小黑點。

我有些意外的仰起頭，卻怔然撞進一雙清澈的棕色瞳眸。

那雙眼，彷彿被清水潤澤過，盈盈且明亮；又好像夜空中所有的星辰都落在裡頭，點點微光閃爍，帶著來自宇宙的絕對吸引力，輕而易舉地便拉走了我心跳的頻率。

亂了，都亂了，不只心跳丟了拍，連呼吸也有剎那的窒息。

為了掩飾心底的慌亂，我趕緊移開目光（希望他沒有察覺我的狼狽）輕輕扯出一抹淡淡的笑：

「嗯，沒事。」

他應了一聲，隨即轉身跑回球場。那算得上纖瘦的背影，漸漸變小，很快便融入一群天藍色的體育服中。

原來，這世上真有所謂「一眼萬年」。

仔細回想才驚覺，與他的對視其實很短暫，或許僅一秒罷了，卻足以讓一股不明不白的情愫瀰漫整間心房。

春風不醉人，人甘自醉爾。

日子開始一天比一天無端歡喜。

課堂上，隔著三、四顆腦袋偷偷瞧著他，在他似有所感的瞬間，趕緊收回目光並抬手順一順額角不曾掉落的髮絲，還要抿緊唇瓣，避免洩漏心中竊喜的弧度；午休時，望著他熟睡の後腦勺也是一種滿足，心底的甜蜜悄悄發酵，肆意亂竄的情愫差點溢出眼中。

就連體育課也不再無聊，欣賞在球場上自信展現球技而光芒四射的他成了最大的樂趣，儘管清一色的體育服，好像有雷達似的我仍一眼就找到他——柔和的陽光灑在他身上是最剛好的溫度，蔚藍的天空在他身後也是最適合的背景；進球的瞬間，晶亮的瞳眸濺出得意的笑花，落在左頰上，凝成淺淺的酒窩，最恰好的弧度，最迷人的他。

當他笑了，世界自動失焦。

從沒想過原來一個人的髮旋、酒窩、小痣，就連眨下眼、歪個頭都能如此可愛；從沒想過有天自己的情緒會不屬於自己，會因為誰嘴角漾起的笑靨而高興，會因為誰眼神一閃而過的黯淡而難過。

餘光中全是他的身影，腦海裡全是他的模樣。

我在一望無際的海洋裡頭，漸漸沉淪。

我甘願沉淪。

暫，放

天空藍的太純粹，藍的像是什麼東西粉碎了，一架飛機緩慢、卻無絲毫留戀的滑過，航向領空之外更遙遠的蒼穹。

「嘿，你在那上面嗎？」

曾經天真的以為，只要自己更認真更努力，就能換得和他相同的目的地。

站在班級列隊中，制服學號下方是豔紅如鮮血的畢業胸花，同樣血淋淋的小紙條上，三個金色標楷體的大字「畢業生」，刺得我眼睛乾澀生疼。此刻的頒獎樂是從沒聽過的悲傷，彷彿在替我哭泣；雙手隨樂激揚出心碎的節奏，每一次鼓掌都拍打在我心上。

飛機載走了所有的消息，載走了與他最後的道別，徒留兩道白色弧線於天藍色的畫布上，像極了誰的淚痕。

試問歸期？

無人可答。

走到當初與他對視一秒的位置，輕輕坐下。

仰起頭，我又看見那雙純淨無辜的棕眸，真切坦蕩的凝視著我。在那清澈的湖面，我看見自己的倒影。

眨眼，為視線刷上一層朦朧。

距離自己兩步、他曾經站過的那個地方，似乎在空氣中，尚有他的餘溫。

如花一般的十五歲的愛戀，還來不及綻放最美好的姿態，就被按下永遠的暫停鍵，默默存放在記憶一隅。

「你……在那裡，還好嗎？」

賞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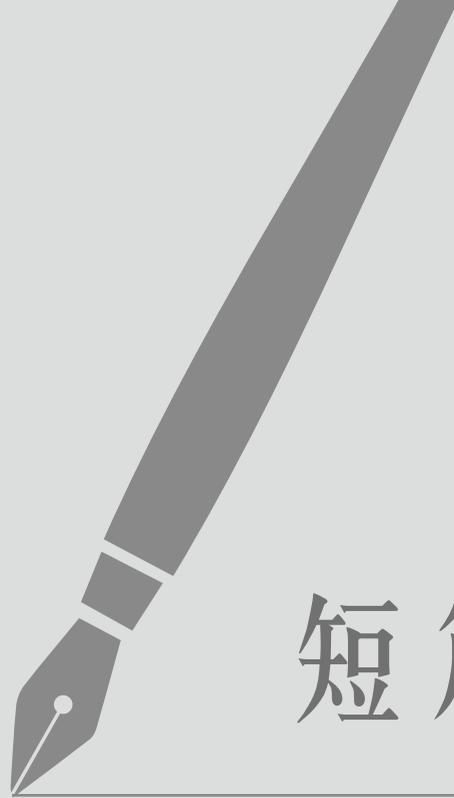
■ 黃雅莉

本文寫自己國中時代一段純純的單戀故事和心事。暗戀是一種具有落差的情感，因為不平等式，讓暗戀的一方投入地愛著，而被暗戀一方有可能根本不知道。愛情是需要互動的遊戲，如果總得不到對方的回應，暗戀者容易深陷痛苦。但這篇文章不需要生離死別或大悲大苦，只是一個必然到來的畢業，就必須中斷那日日尋找對方身影的眼神顧盼的習慣，作者幽幽寫來，就足以動人。回到當初和對方四目相會的位置緬懷前塵，就足以令人眼眶微濕。作者對自己的幽蔽的內心世界用簡筆淡語，卻能深刻呈現。在一點一滴的記述中累積感懷，在這種看似不經意的描寫方式下，卻讓我們動容。作者抒寫心中的感傷，並不是流於宣泄哀傷，而是通過描寫人事發展，創造一種氣氛，形成一種情調，使情感自然流露。

人生無法避免告別，告別的內涵豐富、意義多元——它可能是指一種「尋找」；也可能是指一種「回顧」；它可能是一種「新生」；也可能是一種「延續」，而最終，告別其實是一種凝固——就像文中作者在面臨國中畢業時，將「告別」的悲傷予以昇華——「如花一般的十五歲的愛戀，還來不及綻放最美好的姿態，就被按下永遠的暫停鍵，默默存放在記憶一隅。」這樣的結尾使得一篇

平凡的憶舊人之作，幽細淒清，真情動人。

珍惜每一位在你身邊走過的每一個人，讓他們因你而更加深深眷戀生命和生活，讓他們因你而由衷讚歎世界的美好。便是這篇散文啟示我們的深意。



短篇小說

評審 / 鍾文音
宇文正
孫德宜

短篇小說 總評

■ 鍾文音

多次擔任竹塹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幾屆下來，總能閱讀到幾篇亮眼作品，對於在地文學的累積，是一場又一場的豐收。

在此次入圍多篇的書寫裡，多以「新竹風物」書寫與「人物」作時空輻射推演的主敘事小說，傳統小說對於小說處理的人物與事件的關聯，環繞人物與時間與的存在探勘，人生的變異，文字風格的語境打磨，在在考驗著寫作者能否掌握小說的敘述動能，對觀點能否有新意（或獨特的切入），或對人性的深入觀察能否有更多的隱喻與指涉。

很多時候，被淘汰的小說首先是小說文字（語感）庸俗，沒有小說味（或太電視劇的翻版），另外就是陷入表面的情節書寫或陷入人物平板化的危機。

於是能夠將人物形塑得立體，將情節羅織的想像與現實的扣合，將內在隱藏的思維藉著時空的推動與描摹而呼之欲出者，就會得到更多的評審關注。

這回的短篇小說參賽，也形成了傳統小說（偏向舊時代的題材）與新世代小說（偏向當代生活的多元體察）的競比，小說最可貴之處是任何樣貌都可能是小說，任何題材都是小說的大觀園，故

無題材之分，主要還是如何書寫，如何寫出好小說。

更具體的說也就是小說是一門技藝，小說有其腔調，這也是此次評審觀照的重點。能將現實所經驗性的材料，羅織成具有調度時空與心理層次的即是好小說。

此次的首獎作品〈聽時間說話〉在初選就獲得我和宇文正的圈選，是一篇乍看十分淡然的作品，淡然到會被忽略，是需要慢慢咀嚼出其文字背後深刻內蘊的作品，文字語感平實不華麗，但一讀再讀耐人尋味。順著時空一路寫下，毫不做作，人物的生命自然產生，帶出了一個舊時代共鳴的真實感，時間即是生命，時間說的話就是故事。感覺這是一篇有年齡的作品，作者有年齡，走過歲月，才能寫出的人。小說結尾結得好：「一切都剛剛好了」，恰如其分地點出這篇小說瀟灑的情味，在鄉土小說消逝的年代，這篇卻有突出於鄉土小說的力道。

〈顆粒49號〉以代號書寫出科技園區的荒涼疏冷，身處其中每個人都只是代號，只是顆粒，等代歸零程序。很有意思的我觀察到幾乎每一年竹塹文學獎都有不少參賽者特別關注科技園區的書寫，將科技文明注入小說的未來金屬感，讓我每一回都印象深刻。

讀起來特別充滿青春世界的是〈光合作用〉、〈善良的肥宅〉。〈光合作用〉擺盪學校生活與家庭和成人世界之間，小說人物冷眼旁觀，且透析著成人的世故與崩壞，文字輕盈，卻讓人不知怎地哀愁起來。這篇小說獲得宇文正評審的高度青睞，我個人也很喜歡那種特別淡然的文字但卻句句又十分犀利的切入。

〈善良的肥宅〉受到我和另一個評審孫德宜的青睞，在帶著看似年輕青春劇的廢人生的書寫中其實埋藏著沉重，肥宅是善良的，他有著寄養家庭的過往，作者將他面對母親葬禮的那種距離抓得非常入味，小說成功地營造了邊緣人物的內心世界。〈文辟撿骨〉則寫出不同的年輕世代樣貌，回家鄉撿骨的年輕人對於自身的考古知識譜系與撿骨過程做了非常到位的連結，細節也很專業，寫到撿骨挖出當年他在網路買送給父親的銀錶禮物時，評審都笑了，覺得好貼切年輕世代的現實。

此次得獎小說都是在評審再三討論之下脫穎而出的，即使有瑕疵也是瑕不掩瑜，看得出多半是新人寫小說的起手式，會從人物下手，或者從故事切入，或者從自身環境的省思而創造了一個小說新局。新手是最可貴的，我雖然寫作二十多年，也得經常起動「歸零程序」，重當新手是為了不被僵化，小說最怕僵化，僵化的小說沒有生命力，僵化的人事物使小說缺少動能。

彷彿我也是顆粒49號，或者我該改成顆粒37，用自己的生日為代號，這樣一想，我發現我這個評審也被作品附身了，好的作品就是會讓讀者跟著走了一回又一回，甚至化身成作品的人物或被描寫的心境與事件浸淫。像張愛玲的小說即是這般，也因此讓一代又一代的讀者縱身一躍，此即小說經典，小說魅力。

祝福得獎者，日後別被得獎的聖杯框架住，更別被獎金給迷惑，永遠都要回歸文學的本質與書寫的初心。

新手永遠有新手的鮮味味道呢。

短篇小說 第一名

■ 徐麗娟

台師大，國研所。喜歡文字，和自己編織的篇章同在世界的一個角落，共享一種默默的聲音相通。

■ 作者的話

感謝文化局及評審的青睞與鼓勵。

有時感覺許多情節和情感早已內含在世界當中，創作者不過是以文字為媒介去訴說而已，所以特別感謝評審的傾聽，這些鼓勵都會成動力，再次感謝評審。

聽時間說話

在代書那裡簽了約，清業跟著阿兄去看兩人一起買回來的老家。

清業自己從新竹回去東勢看過幾次老家，但今天看起來老家顯得特別小。老屋的冰冷磚牆破落得厲害，青苔從縫隙中抬頭，座落在周圍新建築中，祖厝的破舊特別顯眼，黑色屋瓦靜默的任時光蹂躪，在風雨中散落，院中花開花落無人聞問，逕自墜地乾枯腐敗化為泥，清業腳下踏得是累累的歲月。阿兄推開正門，清業在後面跟著。可能已多年未曾打開，蜘蛛結網牢牢，不見昆蟲，幾處窗檯風沙堆積未清，竟還長出了草，屋簷下有零散幾個空鳥巢，空氣中有荒涼的謎。

兩人轉到後面的院子，風從遠處吹來，陽光的熱氣不再濃烈難耐，這邊靜靜佇立的仍是舊時光，風過處，牆外大片竹林咿咿啞啞，彎腰擺頭，陽光在葉隙間落下細碎光影。鄰居的雞突兀的在此時響啼起來，刺破耳膜的寂靜。

以前阿爸種的蓮霧樹都不見了，畢竟，離家都四十年了，院落裡的龍眼樹底虬根疤節已有姿態，清業觸摸斑剝的樹幹，手心覺得癢癢的。

清業回頭望向屋內，這又靜又深的老房子好像等待清業已久。

「整修還要一筆錢，慢慢來，我們家只剩我們兩個。」阿兄說。

「先種回一些樹吧。」清業說。

清業望著後院的小門，四十年前，清業在家時就是從這裡進出，如今這門已經封了。

想來清業是最後一個離開老家的人。

人生中有無數個夏天都是無聲流淌，悄悄過去，但清業十四歲那個夏天，是他的人生真正的開始。

那天好熱，附近同年的孩子正是國小畢業的時候，清業經過小學時聽到唱歌的聲音，心覺可惜自己只念到二年級就沒去了。清業已整整兩天都沒吃飯，幫人家的田地拔完草回來的那一段田埂路，他走得歪歪斜斜。飢餓感貼心貼肺，但他只喝了幾口井水，咬了一條菜脯。

工作的田地本來是清業家的，幾年前清業阿爸幫堂兄作保，不久堂兄生意失敗，人不見蹤影，阿爸繼承來的田地隨即被銀行收走。清業本也很喜歡這個出手闊綽，長相體面的堂伯，但不知只是阿爸一個簽名竟然連累全家。阿爸因為覺得在自己手中丟了田產太丟臉，無法在村裡做人，遠走台東。阿母去石崗親戚家幫忙賣麵，幾個月才回來一次，阿兄跑去南投幫人做山，大姐和三姐草草嫁了，二姐則到南部工業區做女工，剩清業一個最小的孩子在家。所有堅固的轉瞬消融，雖然才十四歲，但清業覺得自己已經夠大了。

幾天後，清業把家裡剩的三條蘿蔔乾放進口袋，就跟著鄰居的大哥出發去新竹討生活，離開家鄉是瞬間就能決定的事，完全不需遲疑。因為窮，沒有太多選擇，也沒有甚麼可以失去的。

出發去新竹之前，清業先去跟唯一的親叔叔家把去處交代清楚，叔叔拿了些錢讓清業買火車票。

清業的叔叔在村口擺攤賣剉冰，攤子很小，沒有座位，有生意的時候，叔叔單用手將冰搓擠成球狀，淋上糖漿與一小匙香蕉油，直接遞給客人。孩子們捧著冰，把有糖漿的那面吸到沒甜味，翻過另一面繼續吸，這樣來來回回弄得滿手粘膩。怕太凍，得快速的將冰在兩隻小手之間翻來遞去，像豪華的把戲。清業看著羨慕得不得了，老盼著有天能吃上一球。

清業要離開村子的那天，叔叔送他一球冰，細心的先裝進準備好的塑膠袋，讓他比較好拿，叔叔特意將冰屑壓得緊緊的，讓冰融得慢。雖是得償宿願，清業並不如想像中開心，他的手被冰凍得痛，一邊又急著舔，甚是狼狽，嘴上雖甜，但心裡酸酸的，那冰是長輩對他的心疼與祝福，他心裡知道。

東勢沒有火車站，對清業而言，當時50年代的新竹火車站異常宏偉。瘦小的清業連過馬路時都感到有些驚恐，緊緊拉著大哥的袖子，頓時覺得自己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車站前巷弄間亦有一排排店鋪，各自亮著光芒的櫥窗，飄散著陌生的趣味，清業覺得城市裡即便瑣細事物都微微閃亮。

大哥帶著清業去找遠房親戚，大家都是中部離鄉奮鬥的客家人，感覺很親切。租的房間很小，有著生活全面曝露的侷促感。清業住的地方混居著客家人、閩南人和軍眷，大家嗓門都很大。當時的新竹街道雜亂但光亮，讓人感覺非常精神。

照原定計畫，清業和大哥要一起賣小雞仔，當時許多人家裡都養著雞，所以這生意應該可以做，大哥已經和親戚講好，大哥在市場一角賣，清業則騎著腳踏車，載著一籠子小雞，大街小巷到處兜售。

一開始生意差強人意，晴天還好，遇到突發的大雨，清業得馬上脫下上衣蓋住雞籠，再張開雙臂彎下身體護住。他是借來的本錢，萬萬不能讓小雞淋雨生病。

清業和大哥合租的房間非常狹窄，一整間屋子住了非常多人，大家都是出外人，人人都想有口飯，那種渴望變成一種強悍的裡直氣壯。窮人的生活像頭野獸，龇牙咧嘴，即使是最穩重的人格也會在長期的折磨中產生裂痕。清業個子小常被欺負，大哥特別交代清業絕對不能哭，男人的世界，先哭的就輸了。

梅雨季來的時候，清業老抓不到空檔出門兜賣，沒收入的分分秒秒都像悶雷，壓得人發急。有天雨停，才出了門騎不到幾里，天空突然一陣動靜，雨勢瞬間滂沱，一路橫掃而來，讓人閃躲不及。清業空忙了一下午，不僅沒做到生意，還讓小雞淋了雨，死了一大半。清業又急又怕，用力踩車回去，到家已累到筋疲力盡，廚房裡連剩飯都沒有，大夥兒正在說笑，沒人理他。屋子裡氣味混亂，清業濕著身，呆看著小雞的屍體，半晌，終於忍不住躲到被窩裡哭起來。

哭了一陣，情緒緩下來時，清業去喝了杯水，處理好死掉的雞，然後蹲望著籠子裡倖存的那一小群，生怕還有甚麼閃失。小雞羽毛有著漂亮的深色紋路，若無其事的安靜著，清業覺得牠們

雖然待在籠子裡，但遠比自己尊貴很多。那年秋天清業滿十五歲。

剛開始在市區做生意時，清業常在巷弄中迷路。某次，有客人要清業幫載一籠雞到幾條街外的地方，回程的時候清業迷了路，怎麼騎都騎不回去。他膽子小不敢問人，也不知道怎麼陳述自己的租屋所在，大哥那天不知去哪裡。空繞了一下午，突然想起，天黑後，應該也不會有人想起他沒有回去。自己是沒有人家的孩子，到那一刻清業才意識到。再忍不住，清業在陌生的街頭放聲哭起來了。

「你做毋得緊噉睇，愛想較開兜仔。人愛人打落，火愛人燒著。」村裡大哥夜裡回來，聽完清業白日發生的慘事，只說了這幾句家鄉話要他想開一點。大哥自己也淋了一身雨，洗完澡，沒吃晚飯也就睡了。

命運磨人，說不上苦，大家都一樣。清業此後盡量不哭泣也很少訴苦。

那時新竹街上多是自行車和人力拉車，清業住的地方靠近光復路一帶都是紅土的蔗田與茶園，黃昏後只剩黑壓壓的蚊群，雲霧一樣在野地草叢中盪漾，夜晚一旦全面降臨，四周隨即進入更深的黑暗，甚麼也不能做，所以白天清業特別努力。

清業個子小，還不能完全踩到踏板，騎腳踏車常讓他滿頭大汗。那時新竹市樹並不多，崧嶺路附近有幾棵大樹，清業常常經過，偶爾在樹蔭下遇到風來一陣，會有那麼一個片刻，天空站在清業這邊，送來的風是那樣輕，清業感覺到難得的溫柔，那風輕聲細語得彷彿神諭。

光復路小巷裡有一座三合院，跟清業東勢老家幾乎一模一樣，院埕邊有一棵氣派的黃檀樹，

開純白小花，柔和不起眼，但清業有次經過，正值花落，遠看彷彿一陣細雨，靜開自落，巷裡無人，唯清業和車後一籠小雞仔，靜謐神秘的時刻讓清業難忘。

冬天裡有時晴，清業會幫隔壁阿婆在路邊曬蘿蔔片，日日翻曬，路邊有固定幾塊石頭是他的地盤，其他大石上曬著別人家的豆角、瓠瓜片或同樣的蘿蔔片。

有次大哥帶清業搭車去北埔，清業在路邊看到有人在做鹹菜。院埕裡，大人小孩正捲起褲管，用腳丫子用力踩。清業瞬時紅了眼眶，第一次他想起自己那個遙遠窮困的家，寄居在親戚家賣麵的阿母。清業又想起更小的時候，大姊和二姊輪流背他去村頭看戲，二姊說話總是特別溫柔。

有天家鄉有人來找大哥，順便帶給清業一封信，說是他叔叔拜託轉交的，那是一封清業阿爸寄的信，阿爸信上說有回東勢，臨走前把老家的房子賣了，也去石崗把清業阿母接走，阿爸現在在台東幫人挑煤，二姐也在那裏賣鞋子，阿兄則在南投更深的山。阿爸交代清業說以後要找他就到台東，住址也寫在信上。

那信當然是不識字的阿爸請人代寫的，清業認真看完，有不懂的字就問人，他慎重把信收好，也把阿爸的住址背下來。

有時做生意經過東門小學的時候，清業會看到學生的父母和氣的在校門口喚孩子的名，那當下任何孩子都能自覺尊貴。清業那時常想：家是甚麼？別人的家庭，是粗壯的大樹。沿著樹枝往下找，一定會有樹幹，爬下樹幹就會有土地，土地之下長了樹根，盤條交錯，護住家的本。現在

自己的家已經懸空浮著，沒有樹幹，也沒有樹根。

剛來新竹時，清業常覺自己是一個失了根本的人，現在他有了阿爸的住址，好像也重新有了依歸，清業簡單寫了一封信，請大哥幫自己去郵局寄一些錢去台東給阿爸。

清業租屋隔壁的阿婆有個當國小老師的兒子，看見清業的年紀那麼小，瘦小的肩膀扛著雞籠進進出出，許是不忍，主動開口問他要不要學學算帳，會一點帳簿的事可以找好一點的事，說好一週一次，不收學費。

清業去上課時總用走的，因為腳踏車是珍貴的營生工具，不做生意時清業捨不得騎。老師住在宿舍，得走好久一段路。離了狹窄的住處，身邊沒了小雞仔的禽腥味，清業感覺鼻尖觸碰到空氣都有一絲微甜。正是殘夏初秋時節，路邊的樟樹，片片細葉翻拍陽光，風吹起來，窸窣的聲音在空氣中迴盪，推送著來往的行人。

路遠，清業走得滿頭大汗，他在半途休息。靠坐在路邊的苦楝樹下，風吹細葉翻拍，光影零碎落下，彷彿細針在清業身上發黃的單衫上織錦，那小到看不清的紫白花瓣朵朵明艷，在清業的心中舒展開來，帶著紛亂的熱度與淡淡的香氣，清業覺得那樹蔭是老天對他這辛苦人的恩典。

轉進宿舍巷子裡，各家的庭院散發出馥鬱的草木氣息，整潔的日常感。這種地方，讓清業心悅也自卑。住在這裡的人，臉上的神情跟做小生意的人不同，眉目清閒，步伐舒緩。老師家小小的宿舍光潔整齊，透著榻榻米的香氣，一扇扇可以推開拉上的拉門令清業非常著迷。清業覺得老

師有一種威儀，但教書時非常有耐心，一遍又一遍教到他懂為止，還教他如何用鉛筆把自己的名字寫得更漂亮。作為不速之客的他，從未面對那麼溫柔的陌生人，被生活磨得粗糙的心情，一時被溫勻。

那時宿舍附近沒有路燈，有時下課晚了，老師幫清業點了用稻草束綁成的火把，熱氣泛泛，隨風明滅的火，一路微微顫顫伴著清業走回家。學了一陣子後，老師說可以了，不用再來。清業拿出存了很久的幾十塊錢，恭敬的用雙手拿給老師，老師爽朗的說不用，還叫師母拿出幾件修改好的舊衣送給他，那些衣服用肥皂洗得香香的，清業都捨不得穿，每天枕著睡特別心安。

有次大哥帶清業去一家打鐵店，燃燒開工中的店裡，鼓風爐轟轟作響，悶熱的空氣讓清業的呼吸瞬間變得急促。風扇對著爐口認真吹灌，淹沒所有的人聲，大哥不由得提高音量跟老闆娘吼說著話。清業在一旁看得呆了：燒紅的鐵塊一次次被夾出放在砧板上，師傅赤著上身，臉朝著高溫爐火閃閃發光，在烈焰中揮汗如雨的敲打，鏗鏗聲響時緩時急，滴水再錘鍊反覆數次，火光交織著師傅的揮汗，淬火鍛造，鐵器漸漸成型，像變魔術一樣。

回程搭車，清業覺得肩上微微痛，好似剛剛那鐵鎚是打在自己身上。過了些日子，清業個長高了點，可以騎去更遠的地方，進帳也好些。

大部分的人想買的都是會下蛋的母雞，但判別小雞的公母需要很大的工夫，一般人其實不懂。雞場的人教清業他們將廉價的蛋雞生的小公雞染色，當小母雞賣，價錢較好。

第一次買到染色雞的客人是西門街上一個黑黑胖胖的女人，她在挑選小雞時，清業一直暗中

祈禱別選中小公雞，但她終於還是挑中。那天清業感到非常不安，之後有好幾天都特意繞過西門街，不敢再騎進去，彷彿那街的空气藏著甚麼嚇人的東西。他從小雖窮，但沒做過虧心事。有一陣子，總是惴惴難以入睡。大哥安慰清業說沒關係，窮人有不得已的地方，不算是壞。

大哥講得那樣斬釘截鐵，口氣那麼認真，清業當下就相信。這樣賣了一年，總算攢了一些錢。然後那一年的冬天就發生了大事。

一列由高雄北上開往基隆的普通車，由於有孩子在鶯歌附近的鐵道上堆放石頭，導致火車出軌翻覆造成18人死亡、百餘人輕重傷，大哥去台北參加親戚的喜事，正好就在那列火車上。

清業起先不知道，只知道大哥那天沒回來，是房東告訴他消息的，他看報紙上的確有大哥的名字，旁邊有事發現場的照片。他飛快向車站騎去，天很熱，他機械性地踩著腳踏車，覺得這一切非常不真實。

那晚，大哥當日上火車時興高采烈的表情一直縈繞在清業腦海，清業發著抖也哭不出來，也許是他們賣假東西騙人的報應。清業抱住雙臂，閉上眼睛，忍住心頭那股亂竄的燙熱，直到天亮的時候，一陣疲勞湧進他的意識才漸漸睡去。

人海茫茫，大哥就像清業的浮木，相遇時交疊，道別時流成深邃的命運。他永遠不會忘記大哥。

大哥被家人接回故鄉那天，清業在新竹火車站目送他們離開，腦海中想起以前在打鐵店裡看

師傅打鐵，那紅色的風爐火凝固的瞬間，店裡好像開了一個洞，熱風從中間咻咻穿過。大哥當時陪清業一起站著，兩人對未來懷著那簡單的，小小的光，就像那風爐火。現在那一部分熱烈的冀望就像電燈咻一聲關掉一般，滅了。

二

「咕！咕！咕！」清業噉著嘴發出叫聲。

清業喜歡幫師傅餵雞。餵食的時候，母雞們一擁而上，公雞則慢吞吞跟在最後面，當母雞緊緊圍著食盆埋頭時，那公雞只在周邊打轉，東張西望，儼然哨探，清業會特意招呼牠，隨手丟了一小片菜葉過去。那隻公雞又瘦又矮，羽毛枯乾稀鬆，尾巴上的長翎毛禿得只剩最後一根，冠子萎縮著，但仍然顯得非常神氣，因為牠是雞群中唯一的公雞。

清業喜歡癡癡看著這些雞啄食，總覺得這一群就是自己以前賣的小雞長大成的。被這些羽翅美麗的生物追隨，清業心中感覺到生活上的辛勞與悲哀暫時後退。在這些雞群簇擁中，清業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幽閉而安詳的蛹。

大哥走後，清業頓失依靠，沒本錢再買小雞，也沒辦法付房租，正是茫然無以為繼的關頭。清業本打算先把腳踏車給賣了，得些錢再去台東找阿爸。

清業就是在腳踏車行遇到來修車的師傅。師傅說貢丸店剛好要學徒，包吃包住，一個月

三百，清業馬上答應。

師傅的店在市場附近，是自家的房子，旁邊種了兩棵榕樹，約六呎高，門前是店面，後面是做貢丸的地方。

清業那時多半在半夜兩點左右起床，開始跟著師傅到旁邊的市場尋找現宰的溫體豬肉。貢丸講究的就是原料的鮮，他現在漸漸知道所有的生意都得講究本源，誠實以待，並非只是勤於販賣。

師傅買肉回來後，趁著肉質尚鮮活的狀態，就得盡快完成所有加工手續。清業看著師傅熟練將精選回來的後腿肉迅速去皮，剔油去筋，再用木棒槌搗成漿，拌料，手捏塑形，入水煮熟定型，過程一氣呵成，完全沒有一瞬停留。

清業起先手笨，只有蠻力，使勁把肉打成漿，對肉的溫濕度變化仍無法拿捏。

「熬牛出力，用點頭腦。」師傅有時會忍不住斥責。多半時間，師傅都是冷淡不帶感情的簡短講解手勢，畢竟身處清晨震耳欲聾的敲打聲響之中，話語多半被淹沒，他們師徒一上一下，漸漸有了工作的默契。清業開始接手一半的活，好讓師傅有更多的時間出去談生意。

不久，一個尋常的午後，在中山路城隍廟的戲台邊，清業遇到害阿爸傾家蕩產的堂伯。

那日收帳完，師娘說要帶清業去吃特别的肉圓，包筍絲與紅糟肉的餡。

「跟你們中部的口味不同啦！上面還有蓋紅印喔。」清業知道，師娘常去吃小攤，其實也是因為想向肉圓店推銷自家的貢丸。

清業才站到攤前，堂伯剛付完帳，兩人錯肩，清業一時反應不過來，堂伯已經騎著偉士牌的機車走了，清業跟著追了一段，從仁德街轉到世界街，有一瞬幾幾乎要追上了，清業伸手想去拉機車的後座椅把，堂伯許是察覺到，加催馬力，一下子拉開距離，清業腳力有限，最終只能放棄，慢慢的走回來，一路上他止不住哭泣，快走回肉圓攤時，清業用袖子擦了擦淚水。

師傅察覺到異樣，才剛開口，清業又開始掉淚，不知如何用語言梳爬這其中的委屈和憤怒，抽噎地說得斷斷續續。這時肉圓端上來了，師娘叫兩人趁熱吃。清業聽話的收了哽咽，捧起碗，嚐了一口，就在此刻，一種無法形容的一樣感覺，從唇齒間慢慢傳到全身，清業不由自主的抖顫，憤怒的淚水再度模糊了雙眼，淚水不聽使喚，撲簌簌流下來，滴進碗裡；剛剛若有追上，自己要對堂伯質問甚麼？清業心中被陰暗的恨意漲滿，那肉圓吃起來也失了滋味。當下斷裂的過去一下湧現上來，隱隱，但不絕。

「因為相欠，才會相抵。」晚上師傅聽完清業家與堂伯的事，嘆著氣說。

「下次相抵，大聲恰伊囔，毋通放伊煞。」師傅也替清業抱不平。

那年過年為了省錢，清業沒去台東，只寫了一封信告訴阿爸說自己在新竹遇到堂伯。

師傅帶清業回老家過年。師傅老家在金山面，整個鄰才幾十戶人家全都姓鄭，跟清業的家鄉一樣，師傅家也是土角厝，也種稻，也有相思蓮霧龍眼。

清業跟著師傅回去圍爐的時候，正是一年中寒風最凜冽之時，強勁的北風由東北向西南從柯壠坑口沿著山谷吹入，風嘯呼號之聲時起，宛如風洞。清業跟著師傅去伯公廟拜拜，廟後有棵老樟樹，師傅叫清業抬頭：「你看，風把整棵樹都吹得往南偏了。」原來那樟樹長年在凜冽北風的吹拂下，樹幹清楚地朝向南方生長，剛好掩護著樹下的伯公廟。樹也有命運啊，清業摸著樟樹暗褐色的樹幹表層明顯裂紋，粗粗的，像清業的手，但師傅說樟樹心底其實是光滑緊實的。

清業幫著師娘在井邊拔雞毛，準備年夜飯，井旁邊的老蓮霧樹枝頭上尚存幾個青白蓮霧，樹葉被風翻轉，不時露出藏在茂葉間的果實，那些蓮霧在枝頭搖晃，彷彿正和空氣碰撞出叮噠的聲音，秘密進行著某種明淨的儀式。清業心癢癢的，老想去摘一個嚐。不知阿爸他們也有圍爐嗎？清業突然想。

因為體型太過瘦小，清業免去服兵役，跟著師傅繼續工作。五十年代的新竹，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在加速往前。師傅的貢丸因為品質實在，生意越來好，師傅搬到北門那邊更大的店面，東門這邊的小店讓清業獨立做。師傅有兩個女兒都很會讀書，應該是不會回來做這行了。師傅鼓勵清業認真存錢，允諾以後把東門的店賣給他。

師傅的女兒要去台南念大學時，師傅幫女兒買了新的手表和鬧鐘，把舊的鬧鐘轉送給清業。換了電池，舊的鐘也很準時，滴答滴答聲特別響亮。清業常忍不住想拆開鬧鐘，想看看時間是怎麼過去的。

清業的店隔壁是米店，一早總有大群麻雀，轟轟然落下啄米，然後再亂蓬蓬地驚起，呼呼啦啦，從一頭湧向另一頭。清業把貢丸做完，準備開店面的時候，總先清洗一番，有時不小心讓水

噴到麻雀，那小而黑的眼睛和圓滾滾的身子同時驚起拍翅抗議，清業覺得很有趣，覺得滿眼的富足。做貢丸的日子，單純實在，跟師傅在一起的時光中，清業漸漸比較容易看到成形的事物，肉打碎成丸形，送到麵店變成一碗湯，有重量有存在，不像以前賣雞仔，總看不到雞長大。

那個時代的新竹恰似一個新世界的開端，街道簡陋但帶著隱隱的光鮮，每一片地都可能是錦繡的線頭，尤其市場這邊特別能帶給人切確的生活感，大家彼此認識，做任何事都有伴。遇到師傅，來到市場，清業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如此到了三十三歲，清業竟真的擁有了一個店。

三

清業扭開藥瓶，抓幾顆胃藥丟進口中，用杯裡僅剩的少許水送藥，一股腐蝕味瀰漫口腔。店門前收破爛的老人似乎已把清業店的榕樹下當成休息處，常常在市場關門的午後來這邊抽菸。

雖然已經過去幾十年，清業仍然認出來眼前猥瑣的老人就是害阿爸破產的那個堂伯。

清業三十六歲那一年，阿爸在台東去世。還在醫院時，清業和阿兄輪流照顧，阿爸清醒時只跟兄弟倆說了：「歹謝，害恁這辛苦！」

阿爸在台東二十幾年，竟也買了間小房子，讓一家人有個團圓的地方，二姐說阿爸沒有一天休息過，打零工，做山，做網工，太拼命了，阿爸走的時候，體重只剩下四十幾公斤，清業和阿

兄抬著阿爸移床時，阿爸的身體出乎意外的小而輕，阿爸臨終前像整個放棄生存意志一樣，安靜而聽話任他們兄弟兩人擺弄。

清業哭得非常傷心，覺得自己都還沒讓阿爸吃上一口好飯。

帶阿爸回東勢合爐拜公媽時，清業和阿兄順道回去看老家，隔著一段距離慢慢經過，清業心中難免忐忑，裡邊有住人，也是親戚，清業兩兄弟站得遠遠的，不敢走太近。公廳裡的神主牌上，只有清業一家在村裡沒房子。

清業的心思重新回到眼前的堂伯。

堂伯就在清業的店前榕樹下抽菸，表情悶悶的，瘦削的臉頰失了滋潤，顴骨幾乎都快硬破臉皮，顯得有點眼斜嘴歪，背駝得緊，倚著一輛破舊的載貨腳踏車，這個骯髒礙眼的老人曾經破壞了清業的整個世界，清業認出他時，心頭好像被重重打進一拳。

比阿爸還大三歲的堂伯應該也快八十歲了。清業想起堂伯對自己家的傷害，心中的未爆彈仍燒熱得隱隱作痛，但與此同時，清業因著堂伯更加想念起自己的阿爸，想起阿爸對於沒能守住家產是多麼感到愧疚，阿爸就帶著這個愧疚直到死去，而這個罪人竟然活得比阿爸還老，清業覺得自己的心都快被怒火炸開。

堂伯抽完半根菸，把菸熄了，剩半根菸他則小心翼翼收起來放回口袋，他手微微顫顫把回收的紙箱綁緊，然後慢慢吞吞扶著車把離開。清業早已知道他住哪裡，不怕他跑。看著他一步一步蹣跚走遠，清業的胃又抽痛起來。

清業打電話給阿兄說起這件事，阿兄在電話那邊吸了一口氣：「聽說那個人的家產完全敗光，無妻無兒，找到他也沒用了。」

清業仍覺忿忿：「那甚麼都不做嗎？」

阿兄沉默了一下：「三十年了，阿爸和阿母都走了，沒意義了，難道你要打一個快八十歲的老人嗎？」

放下電話，清業覺得清醒了些。妻子此時帶著兒子進來，清業連忙迎了上去，幫忙卸下妻子手中的重物。

「哪一天要回東勢找代書啊？我要買些餅給阿兄阿嫂他們吃。」妻子笑嘻嘻的說，清業一邊回話一邊抱起兒子親，遂也不再提起剛剛的電話。

「來，阿爸帶你去公園玩。」

清業帶六歲的兒子到三民公園，公園裡有老人跳舞，清業看得津津有味。那年紀大的人跳舞時，舞姿中特別看得自己的內在：羞澀、遲鈍、焦慮跟不上節拍、害怕脫隊。年輕人則只要練到熟練，身體會準確呈現應有的姿態，每個舞步都會到位，很容易就能把繁複的舞步跳得整齊一致。年紀越大，越難與他人活得那麼一致，因為自己的姿態在歲月中已漸成型。再簡單的舞步，再熟練的隊形，同樣的笑臉，但那裡面都有老人自己。清業不禁想，不知以後自己年紀大了，在這裡會跳出甚麼姿態，又想到妻子將來可能的老態，清業不禁微笑起來。

買回老家後兩個月，清業和阿兄回東勢和整修的工頭見面。清業和阿兄迫不及待的帶著工頭

一起進屋，阿兄對著屋內指指點點，交代修葺的細節。差不多告一個段落，清業自己走到後院，看著請人新栽的幾棵蓮霧楊桃，很平常的樹，栽植的位置都像阿爸在的時候。順利的話，依循四季，這些樹就能開枝展葉，結大小不一的果，清業不禁想將來或許有那麼一個瞬間，自己的兒子站在老家的樹蔭下，那麼清業剛到新竹時在樹下感受到的溫柔片刻，就能讓兒子也領略到。清業在樹的根部澆了些水，風微微，樹苗稀疏的片片葉葉搖擺，是時間在說話。

清業想著以後要把封掉的後門重新打開，那樣一切都剛剛好了。

■ 孫德宜

不特別光鮮，卻充滿希望，是這個城市這群人的共同回憶。評審們起初覺得，「聽時間在說話」原稿件中的劃線私名號，和娓娓如清風道來的歲月軌跡，呈現一股如鄭清文般的老派詩意。細讀之下，許多情節溫勻人心，餘韻無窮。揣著家裡僅剩的三條蘿蔔乾，在叔叔村口的攤位領了一球送行的剉冰，從家破人散的東勢，和鄰居大哥來新竹賣小雞。從剛開始的天黑雨淋時，覺得沒有家可回的缺乏歸屬。直到教他算帳送他舊衣的國小老師，和領他入行做貢丸的師傅一家人，像點了束稻草綁成的火把，照亮清業灰矇矇的前程。送大哥回鄉時提及的風爐火，和師傅送給他的舊鬧鐘，在在都提醒著他，時間穩紮穩打有分量地在成形。他三十三歲時，在新竹有了自己的店。在這城市有了自己的家人，也就有了家，還能買回東勢的老家。之後的日子，誠如清業所言：「順利的話，依循四季，這些樹就能開枝展葉，結大小不一的果。」是時間在說話。

短篇小說 第二名

■ 林國峰

台中人、劇場人，就讀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就讀觸及文學圈，面對文字，仍有許多山要跨越。戲劇經歷超過百餘齣、戲劇教學十餘年，文學獎一二，感恩一切，保持前進。

■ 作者的話

寫作劇本多年，感恩一路扶持的創作夥伴曾敬認先生，這個作品概念是跟他一起發想的。感謝學校主修老師劉秀美的指導，也感恩小說課吳明益老師的指點。面對文學仍有許多不足，僅將生活累積以及生命所感用文字呈現出來，能被評審肯定，十分感謝。最後感謝父母、朋友以及陳顯仁先生一路陪伴，感恩。

顆粒 49 號

49 號最近一直覺得奇怪，自從接了 BV2938 後，那幅掛在靜塵室牆上的畫，無論調整幾遍，都覺得是傾斜的，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

他總以為不一樣。從園區二路轉進大崎路，去 CLEAN 的路上，雜草野樹每天都感覺在向外蔓生，要不是藉著遠方各個看起來類同，卻也能找出差異的廠房作為錨點，他肯定會持續迷路下去。聯金、遠思、利達、承憶……最後在某個角度能看到一小條台積電十二廠的紅色邊框，左轉兩個巷口就能抵達 CLEAN。剛來的新手白客，都是這樣記這個口號的，時間久了才漸漸像白鴿識途一樣，具備某種奇妙的生理鐘與地磁感應能力。即便 49 號已經在 CLEAN 五年了，最近在返回的路上，仍需要靠著口訣才能找到方向，這讓他心裡難受，49 號無法容忍在生活裡總卡著什麼，找不到消除辦法，卻一直存在。

CLEAN，是一間隱身在科技園區內的企業，「克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藏在眾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裡，多數的人根本不會注意到這間公司。企業背後的支持者跟公司一樣難以捉摸，可知的是根本無法納入社會階層的分類，比金字塔頂端更頂端——公司內幾乎所有民生物資俱全，全都是自有品牌 CLEAN。口用部門在地下三樓、醫院四樓、宿舍五至七樓、八樓禁區、九樓十樓公務空間，地面上僅有兩層樓。能夠克服建築技術，打造地下通風、排水良好的空間，並且供應生活所需，資金來源究竟是什麼背景？擁有什麼權力？還是外星力量操控？大多數的白客專員，剛進公司時都會想過一輪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會被投影在連接腦內電波，建立訊息的螢幕上。49 號是裡面的異數，當初進公司時，聽說他沒有任何想法，螢幕上是一片空白。

49 號近年執行業務的成效，就像他的腦袋一樣乾淨。議員企圖併吞公司洗腦股東、警員抹去心理創傷重振旗鼓、同性伴侶瞬間失憶導致另一人上街自焚……在社會各個階層裡發生的「失憶」現象，全都是 CLEAN 的記憶清除工程。而這些報紙上顯為人知的新聞，全都出自 49 號。過去五年裡，他出盡鋒頭，公司裡各大案件他幾乎都有參與，甚至白客們暗自將他跟歸零畫上了等號，說也奇怪，每個人進公司的程序以及被殖入的訓練都一樣，為何唯獨他總是比別人流暢、迅速，這是大家至今仍未解的謎。

然而 BV2938 快要超過他最久的結案紀錄了。49 號坐在靜塵室裡看著畫發呆。49 號的靜塵室在公司裡算大的，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靜塵室，大小不一。依他過去執行過的案件來說，他值得這樣的空間。

49 號喜歡待在靜塵室裡面，一張方桌、一張扶手椅、還有一張搖椅（他喜歡躺在上面緩緩地

前搖後擺）、還有一幅畫，當然全部都是白的。他常躺在搖椅上看著畫，畫裡是各種白疊合在一起，矩形裡素白作底，往內縮0.5公分就是粉白，再往內縮0.5公分，是蘭花白，再往內縮，青蘋白，百合白、象牙白、大麥白、Winter Paper、Cloud……不同白色疊合起來就是一個回字的無限循環，在回裡寫一個回，再寫一回，再一回，最終是一個亮白的點，但裡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白誰知道呢？49號覺得只要這樣搖啊搖地，就會進到畫裡，經過幾回以後，最後也會變成一個發光的點。

BV2938出現之後，他總覺得畫被動過。畫掛在牆上，跟牆壁的邊緣合起來也是一個「回」，只要畫有點歪斜，就不成字了。他從來沒有這種感覺，這也是他第一次這麼久還沒歸零。他想著納悶，起身去調整，手摸到畫框的瞬間，白色的畫竟浮現一個全家福的畫面，人臉並不清楚。他把腦晃了晃才回過神，突然發現畫框邊緣有缺角，對於所有東西都規格化的公司來說，確實有點不尋常，但這一次他打算向上反映。

記得當初收到BV2938的資料時，心室裡像有個顆粒卡著動脈口，心臟用力壓縮，才把顆粒衝進血管裡，接下來身體裡就有個物體，微小無法移除的物體存在著，有時會沒有感覺，有時卻又很清晰。這種感覺是在公司多年以來都沒有過的，49號向高層匯報（這是標準流程，在接案的一分鐘內，如果有任何異狀，都必須提出）通常會收到服下M-18型膠囊的指示，再繼續執行案件。

吞下膠囊的瞬間，49號感受到身體在縮小，靜塵室也一起縮小，整個世界都在持續縮小成一個點後，那個點就變成自己身體上的一個顆粒，然後又開始縮小，無限循環……就像做了一個夢，夢裡有一個夢……直到突然張開眼睛發現身旁有人在走動，身體不會再縮小為止，而服藥前的一切，就跟著往來白客們的脚步被踩碎，再踩碎，破壞到無法分解為止。

即便吞了藥，在執行BV2938的過程中，還是有異狀，像是看見一些幻影閃現，執行器總是跳出中止警報。49號分不清是什麼，而且常被警報嚇到，但他對於到底是什麼原因也無心追查，只覺得很煩。

離開治療室。49號站在檢入口前，看見一個鮮紅洋裝，綁馬尾的女孩奔跑穿過感應門，穿過7號，7號朝他走來。而49號盯著7號看。

「有什麼問題嗎？」7號問。

「沒有。」49號以為是問他剛剛看見的事，他不喜歡別人多問，所有衍生不必要解釋的行為，他都覺得是浪費生命。

「BV2938 如果不想執行，可以送回上層重整，會有其他人接手。」

「沒有想，不想，不做等於失敗。」49號還沒講完話就轉身離開。

「好，歸零。」

歸零，在公司單獨存在時，是指任務順利完成，最常聽到的場域是檢入口。來來去去的白客，總會在交錯時說上一句。白客是對職員們的統稱，不分男女，貼身白襯衫、白西裝外套、白褲、白襪白皮鞋，大多數人都是一樣，只有少部分會加上白帽、白手錶、白耳環，但全都出自公司服裝部。49號手指上有一個白指環，用來遮住一圈不同膚色的指節。

白客進到 CLEAN，簽屬歸零契約後，會得到一顆 CN-00 藥丸，白白胖胖的，渾身散發危險的亮光，吸引人把它吃下，但吃下後世界會不一樣，所有要成為白客的人都知道。藥效很快就發揮作用，接著會經歷約莫兩小時的睡眠，以及一場手術——強化身體機能、確認健康狀況並且治療、以電極刺激大腦皮層，調整腦內含氧量，神經元傳導方式以及海馬迴轉錄途徑……所有「歸零」的程序看起來都需要長時間進行，但公司卻有辦法在兩小時裡完成，兩個小時後，不會有人說他做了什麼夢，一如不會有人記得簽過契約，還有簽約以前的任何事情，全都隨著那顆藥丸被吃掉，被消化，然後排泄到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每個人只會得到一個編號，以及其他所有需要的一切，例如：公司部門及其職掌、城市地圖、生活基本技能等等，都在兩個小時內輸入並且確認完畢。唯一比較人性化的地方，是每個專員都還保有一些個性喜好，但編號 50 以後的專員，似乎越來越像。CLEAN 有部分白客在臆測，那是 CLEAN 記憶工程技術躍進的分水嶺，從 50 號過後，

公司處理的案件開始有記憶完全喪失的現象，這樣的個案，連如何行走都會忘記，就像一灘死肉，連動都不動。有些早期進到公司的白客，會在餐廳跟其他人討論，沒多久，號碼就被移到 50 號之後，當然，也變得更沒有性格了。

「喀啦！」門突然開了，站在畫旁的 49 號盯著門口看了數秒發現沒人，卻在關門時，從門縫看見那個鮮紅洋裝，綁馬尾的女孩躺在地上，他疾速拉開門，也把外頭經過的白客的目光拉了過來，他的身體被這些目光牢牢釘住——49 號不喜歡被注意，他很討厭與人有關連——他抬起僵化的腳，緩緩往後退並關上了門。

回到靜塵室，49 號把畫從牆上撥下，抓起畫框砸爛，折斷邊框、撕開畫布，他喘氣坐在一堆白色殘骸裡，看見腳邊的畫框，他注意到的是缺角的地方，但注意到的原因不是缺角，而是上面沾了他的血，在一片白裡映上了紅，接著他才注意到畫布上漾著一點一點的紅，而且持續蔓延開來，像疾病擴散，甚至分不出來哪些是他的血，哪些是幻覺。彷彿有一支無形的筆，漸漸勾勒出一個人形在這堆畫布上，他很清楚知道這個人就是一直出現的女孩。49 號受夠這樣的狀態，他抓起桌上的鑰匙，以及所需資料，出發。大家看他的狀態知道他要執行任務了，公司滿滿都是歸零歸零歸零的聲音，他幾乎是被聲音給推出去的感覺，歸零歸零歸零……49 號頭也不回，朝著停車場前進。

曾經有人說過，來到 CLEAN 的人都有一段故事，49 號在來之前，像是自己清除過一遍記憶一樣。在大腦顯像螢幕上，常會看到白客們的過去，有人在夜裡被酒醉的爸爸從小打到大，有人一生偷搶拐騙，從監獄出來後，只能來 CLEAN 換一個新的人生。7 號是 49 號當初的觀導員，負責帶領他入行。7 號的顯像螢幕上就是一段又一段心碎的感情悲劇，當然所有白客在服下 CZ-00 藥丸後，這些都不會記得，只能透過看見別人的故事，才知道自己當初應該也有段故事。然而 49 號沒有，7 號看到一片空白時，就知道這個人在執行業務上，會比別人更冷血、無情，相對也更精準、不拖泥帶水，然而大家不時也討論著傳奇白客 49 號，是經歷了什麼事情，讓他什麼都不要，就像人生歸零一樣。

進了車子，莫札特 D 大調雙鋼琴奏鳴曲已經在播放，他將音量調小，整理目前的進度訊息，這些年來，無論案件大小他都是這麼操作的。

「陳眾盛，男 65 歲，使用方案 E3，款項餘額 35 萬，提供資料有報紙、舊衣褲、作業本……」語音系統其實可以調整成各種不同的聲頻，但當初 49 號不知為什麼，挑選了小女孩的音頻，很多時候這些資訊被童音讀起來都不像真的。

「停！報紙標題及資訊閱讀。」

「新竹南寮火燒船！3 分鐘大火吞噬整艘船」、「暴雨攻陷新竹地下道轎車險「滅頂」」、「小女童遭輾斃，巷口治安死角，兇手逍遙……。」

「標註，繼續。」

「東大路一處鐵皮民宅，今凌晨傳出火警，九旬獨居老翁難逃。」

「停，區塊評估。」

「顯葉內側，C-57，顯葉內側，氧量調整；小腦，MM-03，關鍵詞女童。」49 號同時時間也跟車上的系統講出一樣的話。

49 號在確認自己的判斷無誤以後，調整了一下後照鏡，但其實他根本不是為了觀照後方來車，他只是想要確認一切都在正中間的位置。所有公務車都有自動駕駛的功能，效能好到很多白客是在車上睡覺，抵達目的地才起來。車子持續向前，樂曲也緩緩地進行著，49 號一邊看資料。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副駕駛座坐了那個鮮紅衣服的女孩，她的手放在置物櫃上揮動著，好像彈鋼琴一般，停紅燈時 49 號才發現她。

「你到底是怎樣？」49 號出奇地冷靜，似乎接受了她的存在，他不認為是鬼，他也不怕鬼，但找不到根治的方法，他能做的也只是把話講出來而已。

女孩沒有回答，轉過身張手向49號撲過來，他沒有閃開，反而下意識地抬起手要抱女孩，他對自己這個舉動感到詫異，但更讓他詫異的是心窩有股酸酸的，癢癢的感覺，他不知道這樣是什麼狀態。吃下CN-00歸零藥丸後，許多感覺記憶都會消失，這是第一次有這樣的觸動。

「資料疊合！警告！」語音系統突然出現，驚醒出神的49號。正當他要查看狀況時，「訊息錯誤，故障排除。」女孩的身影也跟著消失。

車子持續往山裡開，城市離得遠遠的，那些廠房、民房越縮越小。CLEAN也越來越小。公司之於城市，只是一個點，白客之於公司，又只是一個點。49號像進入了他的畫裡，成為無限循環的一部分。離城市越來越遠，城市會不會到最後也變成一個點，像是大地上的一粒塵埃。

車子停了下來，「移動模式切換」語音系統說。49號把「H」形的方向盤拔起來，走出車外。眼前是一整片的樹叢與草叢圍起的牆，把世界擋在這裡，他左右走一走，蹲下來，再繼續平行綠牆橫移，在一朵小紅花旁邊看到一個缺口，就像他靜塵室裡的畫框一樣。（已經被摔爛了）他起身按下方盤上的三角鍵，四個角噴出的氣流，把49號給托了起來，環繞在身邊的氣流圈，像一顆大泡泡包住49號，說也奇怪，49號從缺口往內移動，路如河流般向前開展，氣流把草叢往兩邊彈開，路變得更寬廣。

路的終點指引到一間小屋，與其說小屋，頂多只能說是一個空間而已。幾塊鐵皮靠在一起，只要不倒就行了，藤蔓爬在上面幾乎要覆蓋所有面積，唯一露出的門，像是打開就會進到幽冥空間。各種執行歸零流程的地點49號不是沒見過，建築本身光線不足帶來的詭異感，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但這裡的整體環境，都一再讓人不適——樹木之高，樹葉之繁，陽光只能用鑽的才進得來；而溫度則是逃不出去，整個場域悶到幾乎要把旁邊的綠都蒸熟了。49號將方向盤的氣流關掉，走入小屋。

裡面空間不大，上方有幾個洞，光線被篩過後，像碎在地上、桌上以及BV2938雇主的臉上。他知道49號來了，但他並沒有起身接密，只坐在椅子上看著滿桌的資料發愣。他身上的夾克像在這個地方變黃的，有種黏黏的感覺。65歲看起來卻像85歲，但49號不管他長怎樣，穿什麼，他只想趕快歸零這帶給他困擾的案件。他今天決定不管執行器發出的警報，他絕對要按下歸零的按鈕。

「你叫什麼名字？」

「陳眾盛。」聲音弱小，卻很清晰。

「確認意識清楚。」49號拿起一根管子靠近陳眾盛的腦袋，管子發出白色亮光。接著他平放公事箱，將手放置上去，指紋確認完執行者身分後，箱子自動延展成執行器，有螢幕升起、控制

面板啟動、腦波偵測器還有一堆旋鈕、按鍵、推桿各項設備。

「請服下這些藥，這些會確保清洗記憶的過程當中，保護不需要清洗的區塊，也會更快偵測到選擇的區塊。」陳眾盛沒有回答。

「請最後確認所有需要刪減的記憶，所有跟這些記憶有關的線索，會引起記憶的行為、間接或直接的訊息都必須提供。當然也有大多數會員覺得乾脆直接回到小嬰兒時期，但那會失去大多數維生能力，其實只要不跟回憶有相關聯的東西就可以了。」

「那你等一下！」陳眾盛把拿在手上的盒子快速放到桌上，好像想起什麼一樣，起身走出室外。

49號沒有多想，或許只是尿急而已。49號把盒子打開，拿出裡面的資料——報紙、照片、信。

小玲：

從報紙上知道你們家人這樣叫你，我不是你的家人，可是如果可以，我願意當你的家人，照顧你。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2004.10.25

49號讀起來困難，他並不是不識字的人，他很確定閱讀這項技能在歸零程序裡一定會充填所有專員該有的詞彙量。他把信件放在旁邊，看看其他資料。

「故佈疑陣！女孩放學途中車禍身亡，肇事者脫去亡者衣服後逃亡。」

「品學兼優、笑容溫暖，慘死輪下，尊嚴盡失。」

「再也不能一起彈鋼琴了，母親哀慟吶喊。」

「承辦員警至靈堂道歉，受害家屬淚崩。」

……49號看到一張報導，他停了下來。

在殯儀館裡，那是一個正常不過的靈堂了，但49號的呼吸就像在照片裡的靈堂死掉一樣。他看著照片上家屬席有一個張著大口，深鎖眉頭的胖男子，不知為什麼他的眼淚像是流到49號的臉上，49號哭了，他進公司以來沒有這樣的經驗，他甚至不知道那可能叫悲傷。49號把隱藏情感的墨鏡拿下來，他忽然覺得照片裡的男子就是他，可是他是瘦的，照片的男子是胖的，49號無法判斷。

陳眾盛開門進來，鐵皮刮過地板的聲音，直接刺進49號的耳膜，他回神過來看向門口，看到49號拿掉墨鏡，陳眾盛手上握著的錘子應聲掉到地上，整個人癱在門邊如一塊死腐的肉，奇怪的

是他另一手竟是一套女學生的制服，而隨著他坐到地面上，手上的東西全跟著地心引力往下墜落，一枚戒指從制服胸前的口袋掉出來，滾到49號腳邊，49號蹲下把戒指檢起來，他伸出帶著白指環的手，拿下白指環，然後，將戒指套上。

所有散落在腦海裡的記憶拼圖，一瞬間湊齊了，最後一塊就是那個戒指，靜塵室裡的畫框像被帶著戒指的手指給推正。他想起來了，他想起來所有模糊的事情，所有在顯像螢幕上消失的，都被填滿了。當初在畫裡看到的全家福，他看見自己在裡面的樣子。全部都被建立起來，客廳裡落地窗旁邊的扶手椅，窗外的陽光，斜射進來落在鋼琴上。鋼琴前面坐了一對母女，49號甚至聽到莫札特D大調雙鋼琴奏鳴曲，從小女孩飛舞的雙手流洩出來。畫面重疊在一起，他看見一個又一個穿著洋裝的小女孩，躺在客廳各個角落，像在玩躲貓貓，又像假裝自己是屍體，他能聽見小女孩用童音喊說：「我死了，快來救我。」49號站在小女孩旁邊，假裝找不到聲音，再猛然抱起。在那個瞬間，他看見小女孩挺起身子抱住他，一切是這麼清晰，綁著馬尾的小女孩，將頭靠在他的肩上，微笑著。「資料疊合！警告！」、「資料疊合！警告！」、「資料疊合！警告！」、「資料疊合！警告！」小女孩聲頻從執行器傳出……49號腦海裡最後一個印象是，白布蓋著客廳所有的家具，陽光照進來，所有的白交相反射，整個空間漸漸模糊、白話，直到消失。

「對不起……對不起……」陳眾盛不斷地磕頭。看著陳眾盛的樣子，他想起了所有雇主在洗掉記憶前的懺悔。許多白客們都會在這一時刻停下流程，或是保留雇主部份美好的記憶，但美好的存在是因為痛苦而相對成立，最後雇主總是循著光明的途徑找回黑暗的道路，49號不會因這些懺悔動搖，他只知道歸零是回歸到那個亮點最好的結果，而他覺得這樣的結果很好。

「歸零程序確認」執行器再度傳來小女孩的聲音。49號聽著卻笑了。控制面板持續運轉，49號看著上面一個發著亮光的紅按鍵，他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真正的歸零」，雇主的記憶盡失，連生存技能都會喪失。

陳眾盛爬到49號腳邊，手裡還抓著繡著名字的小女孩的制服，49號看著他的樣子，伸手把制服從陳眾盛手中救出來。整個小屋裡一邊迴盪著陳眾盛的哭嚎，一邊是女孩聲的系統提示音「歸零程序確認」、「歸零程序確認」、「歸零程序確認」……49號就拿著制服，慢慢地攤平、撫順，整理衣領，把百褶裙拉齊。

屋裡的兩人，一個哭累了，精神像乾枯一樣靠在桌腳；另一個，看著制服入神，像靜止一樣，坐在桌前。外面的風停了，蓋住房子的樹不會再因為風的擺弄而拍打房板。小屋回到死寂，49號起身走出門，往山裡走，一直走，走得好遠好遠，整個人小得像一粒沙子，在路的盡頭，在地平線上就像一個跳動的顆粒，而入口處的那朵紅色小花仍然搖動著。

■ 宇文正

〈顆粒 49 號〉是一篇科技小說。科學園區裡神秘的 CLEAN 公司，所有員工均已被清除記憶，以代號生活。主角「49 號」——執行記憶清除工作的佼佼者，小說透過他的遭遇，探討關於「記憶」的種種思索：記憶能夠徹底刪除嗎？多大的痛苦，會讓人願意失去自我做為交換？刪除了痛苦的記憶，是否還是自己的人生？作者擅於描寫空間，文字乾淨簡潔，恰能營造一切淨空的氛圍；小說結構完整，引人深思。

短篇小說 第三名

■ 張俊堯

曾獲竹塹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鍾肇政文學獎等……
無業，也不想找工作。
目前靠買賣相機維生，空閒時在家裡寫小說、看書、騎機車到山裡去。

■ 作者的話

覺得自己很幸運，隔了幾年投稿又能再度入選。實在感謝評審委員的不嫌棄，未來將花更多時間在寫作上，希望能有所突破。

善良的肥宅

阿凱下班後走到機車停車場，他要從園區三路騎回他金山街的租屋處。

他剛上完十二小時的班，腦袋一片空白。每次下崗後靈魂像是遺留給機械與電腦，帶著一個虛無的空殼回家。

科技廠內只能帶按鍵型手機，手機上還有公司名稱的縮寫，開機畫面的動畫是自己公司的LOGO。不允許有照相功能，甚至連貪食蛇這種基本遊戲都沒有。

和機械為伍，早晚也會變機械的。他心想。

他發動機車，戴好安全帽，才剛催一下油門就發現自己連直線都騎不好。他不想疲勞駕駛，又折返回公司，在門口販賣機投了一罐伯朗咖啡。

自撞是小事，把別人撞壞了賠不起。他邊喝咖啡邊這麼想著。

他昨晚失眠，翻來覆去，最後只睡幾個小時，今天上班花了非常大的力氣才離開床。

看著走出公司的同事魚貫地擠出公司大門，沒一個認識，因此也沒打招呼。各個都帶著倦容離開，其中一個邊走邊打哈欠，打哈欠是會傳染的，阿凱咖啡喝到一半，也不禁等自己打完哈欠

再繼續喝。

「很累嗎？」

阿凱看到邱經理和他打招呼，尷尬地回了一句：「還好。」

「多休息。」

阿凱點點頭，邱經理似乎喜歡和人打交道，連他這種邊緣人都願意和他客套幾句，阿凱覺得他人不錯。他只知道經理姓邱，對他不甚了解。然而看他總是面帶微笑和人打招呼，相較之下，其他人都像凋謝的花，只有他是日日春。印象中從未看過他發脾氣。當然，也可能只是阿凱沒看到那一面而已。

我也想成為像邱經理那樣的人。他在等紅綠燈時暗自期許。

快騎回租屋處時，他先停在便利商店，領了一個從日本空運來的包裹。

阿凱吃力地爬上五樓的住所，在四樓時忍不住停下來喘幾口氣。

四樓只租給女性，一到四樓便會看見「男賓止步」的標示。

一個穿著真理褲的女大學生從飲水機裝完水，看見他狠狠地喘著氣，低著頭走回房間。

阿凱覺得再不減肥，早晚會暴斃，他的心臟此刻像抹布一樣被螺旋狀地擰著。肝是沉默的器官，但心會痛。他體重破百已經六七年了，每年公司健檢都是紅字，而他今年才二十八而已，外表看起來已經像米其林一樣一圈一圈。

他進了房間，想著剛才的女大學生，身上穿著經濟系的系服，似乎剛洗完澡，隔了那麼遠的距離仍聞得到她身上沐浴乳的香氣。腳上穿著廉價的拖鞋，臉上帶著巨大的圓框眼鏡，頭髮還未吹乾，披頭散髮。但阿凱覺得她像模特兒，充滿仙氣，感覺不食人間煙火，更不知民間疾苦。

阿凱覺得她真理褲下的腿很美，特別是小腿肚的部份。

他拿出美工刀拆開剛剛的包裹，是三片從日本 DMM 網站訂購，從日本寄來的藍光高畫質成人光碟，主演的女優是神宮寺奈緒。每一片都花了他三千日圓。他仔細地看著 DVD 的封面和封底，但並不將外層透明封膜拆開，像收藏品似的原封不動放回書架上。和漫畫、輕小說、鋼彈模型、任天堂遊戲卡帶、公仔擺在一塊。

他從陽台收了乾淨的衣服去浴室。

在洗澡時想起，他曾和同事說他買了正版的 A 片，為的只是支持那些喜歡的女優而已，並不是為了用 DVD 再看一次。如果人人都在網路上看盜版的，那些女優就不會有收入，不就等於白嫖了嗎？

（當然他是沒有嫖過的，更況且他還是處男。）

同事聽完只覺得他瘋了，不就只是 A 片嗎？在網路上看一看不就好了？為什麼寧願當個肥宅也不願試著去交個女朋友呢？他只跟男同事說過，但他們的反應都讓他難堪，甚至把他的話加油添醋和其他女同事說，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在那之後阿凱沒再和同事說過 A 片的事。上班下班也沒多餘的交流，他一個人獨來獨往，似是被邊緣化了，或者換個角度說，是他邊緣化自我。

他沒有傷害任何人，只是一個人在房間解決自己的生理需求，為何謠言傳來傳去最後被當成變態？AV 女優和他一樣也是混一口飯吃，大家不偷不搶都努力地活著，為何會被歧視呢？他想不到這問題。

他又想到今年的 TRE 成人展因為肺炎而取消。

他最喜歡的神宮寺奈緒原先是要來台灣的，他還為此學了點日文，寫上幾句加油的話在會發光的板子上想親手送給她，但今年是無緣了。

或許他可以把加油板寄到日本，寄去她上班的經紀公司。他這樣想著，覺得情況沒那麼糟，

但心中多少感到遺憾。

阿凱洗完澡後，關了燈躺在床上。

他明天放假，可以睡到天荒地老，明明累得像灘爛泥，翻來覆去卻無法入睡。最後他起身開了電腦，打開英雄聯盟。那是他玩了八年的遊戲，但他並不擅長，牌位始終只在銀牌的位置，僅次於最低等的銅牌。

他在遊戲裡的 ID 名稱叫做：「善良的肥宅」。

「204 你娘！你媽死了！」

遊戲才開始十分鐘他就因為玩得不好而被隊友罵。

「是，我上禮拜才幫她舉行喪禮。」

阿凱知道隊友是在咒罵他，但他確實上禮拜死了親生母親。因此這麼回覆也不算耍嘴皮子，只是陳述事實罷了。

「你他媽沒了老媽是你活該！」

他看到隊友回了這句，被戳到了痛處，遊戲也玩不下去，直接把電腦關了。任憑其他四個隊友四打五。

因為剛剛被隊友罵的事陷入憂鬱，他下樓發動機車，往靜心湖的方向騎去。騎到一半才發現自己忘了帶點貓飼料，又騎回去拿。痛苦地爬回五樓，考慮是不是應該搬到低一點的樓層，或是減肥。

還是減肥實際一點。他心裡這麼想著。索性連機車也不騎了。

仲夏的深夜有夜鷹的叫聲，阿凱覺得像外星人在呼叫同伴。

他步行到金山街的集福宮，借了 Ubike，才沒騎沒幾分鐘就已滿頭大汗，剛剛洗的澡已經白費了。他停在竹村七路的全家，順便把腳踏車還了。

他之所以帶了點貓飼料，是因為幾天前在靜心湖朱銘太極雕像附近啃著雞排。有兩隻貓來磨蹭他的腳，一隻橘的和一隻虎斑的。那時候他把雞排放在口中咬一咬，就吐在手上讓牠們吃。然而雞排終究是不健康的東西，隔天他去寵物店買了貓糧，他沒養過貓，只是看哪個貴就買哪個。

此時他走到朱銘雕像旁的石板凳坐下，那是整個湖邊最明亮的路燈。把貓糧倒在一個紙碗裡，另一個空紙碗裝水。沒多久就聽見貓叫聲，只是左顧右盼，看不見貓到底在哪裡，正是所謂「空山不見貓，但聞貓語響。」

貓叫聲由遠而近，不是前幾天那兩隻虎斑貓與橘貓還有誰？牠們緩緩走近，用身體磨蹭了阿凱的小腿，接著開始吃起飼料。

「小皮？虎仔？」

阿凱聽到湖邊入口有人在呼喚，像在尋找什麼。

轉過頭去，那人竟是剛才在租屋處四樓被阿凱遇見的女大生，那女大生發現兩隻貓，說了句：「原來你們在這裡啊！」似是沒有看見阿凱就在旁邊，阿凱盯著她看，覺得她這人活脫就是個仙女，不由自主看得入神了。

阿凱像被梅杜莎石化似的，一動也不動。

等她發現原來阿凱就在旁邊時忍不住尖叫了一聲，那一聲尖叫也讓阿凱被嚇得「啊！」的喊出聲。

她想到她和阿凱自己嚇自己，忍不住大笑：「對不起我……哈哈……剛剛沒注意到你，嚇到我了，也嚇到你了。太蠢了，哈哈……」

阿凱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抱歉，我不是變態。我不是故意要嚇你的，我不該一直盯著你看。應該先發出點聲音的。」

「你是樓上的房客嗎？」女大生歪著頭問，突然眼前這人有點面熟。

「是的，我是工程師，住在五樓，我叫……阿……阿凱。剛剛走上樓梯時，有點喘，停下來時，有……有看到……有看到妳在四樓。不好意思。」他覺得眼前的人很美，忍不住結巴起來，嘴巴

要很用力才能把話說出口。頭低低的，不敢直視她。

「叫我芄芄就好，上面一個草下面一個凡，很多人都念凡凡，但其實是朋友的朋。」

「妳是說，我們當朋友嗎？」阿凱沒仔細聽她說什麼，腦袋有點亂。

芄芄愣了一下，笑著說：「可以啊。」

「小皮。」她摸了摸橘貓，又摸了摸虎斑貓。「虎仔好久不見。」

「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你每天都會來餵嗎？之前沒看過你。」芄芄端起裝著飼料的紙碗，鼻子湊近裡頭聞一聞。「你買的飼料很貴。」

「沒有，之前在這邊吃雞排的時候，牠們過來磨蹭我。我不懂飼料，所以挑貴的買。飼料貴你也聞得出來？」

「可以啊！有時候我窮得吃土的時候，也會吃貓飼料。」

阿凱大吃一驚，一時間嚇得說不出話來。

「不是啊，你……你……你沒錢可以跟我說啊。我請你吃飯就好。走走走，你想吃什麼？我們現在就去吃吧。」

芄芄突然變了臉：「你這個人很奇怪喔，難道看不出我是開玩笑的嗎？我這樣不幽默嗎？」

「不……不是，我的確看不出你在開玩笑，對不起。」

芃芃看他一副憨厚樣，覺得這樣作弄他很壞：「別對不起了，我是開玩笑的。你把人每一句話都當真啊。這樣人生不是很累嗎？」

「也是。我也是因為玩遊戲被隊友罵，把他的話往心裡去，所以心情不好出來餵貓。」

「他說你是豬隊友嗎？」

「他說我媽死了，而我媽上禮拜確實是死了。所以我也沒什麼好反駁，但他說我活該。」

芃芃皺了眉頭，心想這人真奇怪，就算想作弄回來也不應該開這種玩笑。一時也不知道該回什麼，就讓他繼續說下去，看他要胡謔到什麼時候。

「我說的是我的親生母親，不是寄養家庭的媽媽。我很小的時候被社工安置，對親生父母親完全沒有印象。」阿凱指著大腿和手臂上幾個燒燙傷的疤，「他們說這是我媽當時同居人造成的。」

芃芃瞪大眼睛，在半信半疑間看見阿凱身上的疤，這才全信了。

阿凱繼續說道：「上禮拜接到一通電話，是社工打來的。說我媽過世了，心肌梗塞。問我要不要幫她處理後事。那問法就好像一個電話行銷專員，問人要不要貸款似的。我說好。那社工的口氣聽起來很訝異我會答應。後來約了時間一起去殯儀館。我說不用認屍了，反正我也認不出來，你們說她是我媽，我就信了。那社工看我的眼光有些奇怪，好像我在討論市場的豬肉怎麼賣一樣隨便。我不太喜歡她的眼光。她和我說辦一場喪禮大概所需要的費用，免得我被當肥羊宰。成德路上，有很多間葬儀社，應該是靠近殯儀館的關係。總之我找了一家看起來還行的，簡單地辦一辦。」

阿凱深呼吸一口氣後，看著貓將飼料都吃完了：「禮儀修復師說遺體都很完整，沒什麼特別需要修復，簡單化個妝就好了。問我要不要看一下。我起初有些排斥，並不是因為是死人的關係。只是因為她是，該怎麼說呢，棄養我的人嗎？如果看了的話一輩子就會記起她的長相了吧？她的樣子就會烙印在腦海中，從今以後都會帶著她的臉一起活下去，以後一切都會變了。就像在還沒有記憶時就被送往機構或寄養家庭，其實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但如果中間被自己親生父母給要回來的話，事情就傷腦筋了對吧？這就是我所說的一切都會變。」

阿凱覺得第一次見面就說太多自己的私事，有點不好意思。不過赫然發覺自己不再結巴了，反而說得很順。說起自己的事倒像在說別人的事。

「不會，我在聽。」芃芃看兩隻貓吃完貓糧後走入黑暗之中。

阿凱眼角瞥見她很專心地看著自己，臉不禁紅了起來。

「但我想了一陣子還是和禮儀修復師說不如看看好了。口氣好像路過菜市场被問要不要看剛捕上岸的魚，很新鮮呢，而我就回答看看也無妨，大概是那種程度的輕鬆，但那都是裝出來的。」

和禮儀師一同走去的路，我心跳得非常快，快到心都絞痛起來。禮儀師掀開布時，就像大型的洋娃娃一樣，舊舊的、老老的，不會有孩子喜歡這種洋娃娃。她好像只是睡著一樣，並沒有真的死掉，但其實仔細一看就會發現裡頭已經沒有東西了。」

「沒有東西？」

「靈魂。靈魂已經不在裡面了，感覺只剩殼而已。沒有生命。」

芄芄點了點頭。

「其實她長得和我滿像的，特別是眼睛的部分。眼睛是人體少數從出生到老都不太會變化的器官，所以臉部辨識也大多是以眼睛來做辨識。有點扯遠了。」

阿凱深呼吸一口氣：

「除了我之外，自然還有一些她的朋友在場。她最後一份工作是忠孝大潤發的肉品課，因此幾個大潤發的同事也來了，身上還穿著制服，可能稍後還要趕回去上班。說到忠孝大潤發，我小時候在寄養家庭時，那裡還不是大潤發，是一個叫做亞大量販店的地方。在光復路和忠孝路的十字路口有一片空地，很久以前是保齡球館，後來好像火災燒掉了。儘管是現在，我有時也會去大潤發，也會去買點肉來煮火鍋。搞不好其實我和她有說過話也不一定。」

「總而言之禮儀師和我確認完修復完的妝容沒問題之後，他們就幫她沐浴、更衣，他們說這叫小殮，我就先行迴避。禮儀師幫她戴上一些首飾，戴上之後有點珠光寶氣，更像洋娃娃一樣。」

隨後又在棺木裡擺上紙紮的金童玉女、過山褲、護心鏡、九朵蓮花、草蓆……我也記不得到底放了多少東西以及那些東西的用意。過程當中我的情緒都沒有波動，彷彿一切都不關我的事一樣。但事實就是如此，我和她沒有情感上的連結。彼此都是陌生人。」

「我以為我和她最多就這樣了，直到她同事拉一拉我的衣服，給我一張非常小的照片。那照片年代久遠，都黃掉了。照片裡是一個嬰兒，在保溫箱裡頭。照片的右下角寫著我的名字。拿給我的歐巴桑，一直掉眼淚，話也說不清楚。她遞給我一個長夾，我打開來看，裡頭只剩幾張百鈔和幾個硬幣，還有一堆雜亂的發票收據。她一直哭，比手畫腳地指了指錢包有個放照片的空位，又指了指棺木，再指了指我手上的照片。」

「你媽同事的意思是，你小時候的照片一直放在她的錢包裡嗎？」

「是，我想也是這個意思。那是簡單的喪禮，沒有另外的司儀請大家瞻仰遺容，所以大家自動自發圍在棺木旁，把要留給她的東西放進棺木等稍後一同火化。禮儀師交代千萬不可將眼淚滴到棺木裡。我把那張照片也放進去了。緊接著是大殮，把棺木釘起來了，最後是火化。」

*

那天棺木緩緩地往火爐運送，一位禮儀師在一旁喊著：「來！兒子大聲說『媽！火來了趕快

跑！」。

阿凱聽見後想照辦：「媽……」

才喊出一聲，出乎意料之外，他竟哽咽得說不出話來。眼見棺材緩緩運送進火爐，耳邊盡是念佛機發出的聲音。

「媽！」阿凱的眼淚撲簌簌地落下，他不知自己為何會突然潰堤，眼前明明只是個「陌生人」罷了。他除了喊著「媽」之外沒辦法再多說一個字了。

殯儀館工作人員見他遲遲喊不出聲來，按了暫停的按鈕。

「來！兒子這句一定要說出口喔！不然媽媽會走不開喔！」

只見阿凱用手臂抹一抹眼淚，深呼吸一口氣，斷斷續續地喊著：「媽媽！火……來了啊，媽媽！快點……快點跑！」一句話勉強是說完了。工作人員聽見，和禮儀師點了點頭，這才按下按鈕。棺木繼續送往火爐，身旁有些人越哭越大聲，此起彼落。

不到一炷香燒完的時間，禮儀師就帶著阿凱到後台去檢骨。

*

阿凱把話說完，芄芄突然覺得有點沉重，一切聽起來都不可思議。

今年都 2020 年了，怎麼還有這種事呢？芄芄心裡納悶，但一想到每天新聞都是光怪陸離，再怎麼荒謬也該習慣了。

她不知該說什麼話來安慰，怕說錯話。兩人各自沉浸在尷尬的氣氛中，阿凱覺得把人當成心理師似的，一不小心就說了這麼多，讓人家不知如何是好，很是愧疚。

「差不多了，回去吧。」他把地上的紙碗收一收，站起身來。

芄芄正巧也把機車停在竹村七路的全家，他們往同一個方向步行過去。

阿凱有那麼一瞬間後悔自己提議回去，他希望時間永遠停在這裡，他希望她能一直聽他說話。就算不說話也沒關係，兩個人安靜地看著一片漆黑的湖，單純聽夜鶯的叫聲就夠了。但那終究只是妄想，他覺得能有今天的談話已是萬幸。

突然間芄芄大叫了一聲，躲在阿凱的身後，抓著他的衣角。阿凱感覺得出她正在發抖，正疑惑時自己也察覺到原因：路上有一隻死貓，明顯死透了，看起來就像一攤肉似的。阿凱蹲下去查看，還能辨認得出毛色，是隻賓士貓（黑白貓）。

「看起來是隻賓士貓，應該不是小皮或虎仔。我去全家買個垃圾袋裝起來，順便打電話叫寵物天堂的人來。」

芃芃搖搖頭：「我去買吧，你在這裡擋著車。如果有車來了，別讓貓再被輾到。」

阿凱趁這時間打了個電話給寵物天堂，這不是他第一次遇見這狀況，幾次後他的手機也存了專門處理寵物後事的電話。

電話另一頭和阿凱確認好地點後，說一會兒就到。

凌晨三點的新竹，他站在路中央，一輛車也沒有看見。他想著寵物天堂要從香山開過來，應該需要一段時間。

看著芃芃拿著垃圾袋和手套神情凝重從全家走出來。

「你能幫我嗎？」

「當然。」

或許是芃芃不忍看地上那隻死貓，她的目光一直看著阿凱，阿凱和她四目相接，微光下仍能看清她的眼睛。他覺得她的眼睛很深邃，深得像黑洞，將他整個人都吸進去。他趕緊撇過頭去，剎那間好像又回到現實，想起自己還有事沒做。

阿凱戴上手套將貓屍抱起，放進垃圾袋。他看著地上貓屍留下的大片血漬，不知該如何是好，

突然感受到口袋裡的手機在震動。

「是。好的。」阿凱脫下手套，接起手機。

剛掛完電話便看見一輛廂型車駛到他倆面前停下，駕駛下車看了幾眼，發現車頭燈忘了關，照得他倆完全睜不開眼睛，又回車上把頭燈關了。

他從車上捧著一個小型黑色紙箱下來，不是四方型的，看起來像一個小棺材，上頭有一個小小的十字架。

阿凱正納悶怎麼那麼快就到，那人已開始解釋。

「抱歉，今天事故有點多，剛剛才在光復路上處理完一件狗狗的。目前沒有中式的，只剩下西式的小棺材，您會介意嗎？」

阿凱看了看芃芃，見她沒什麼意見，回答：「都行。」

只見那人將有十字架符號的紙棺材打開，裡頭有迷你版的紙錢、和香菸一樣短的線香、還有紙紮的袋裝貓飼料。他拿出一個袖珍金紙爐，小到能一手掌握。用打火機點起短短的線香，遞給其他兩人。三人將香拿在手上向黑色垃圾袋拜了三拜。線香放被插在棺材內，不到一分鐘就燒完。

接著他將迷你紙錢和「天堂牌營養飼料」放在手上的金紙爐裡用打火機點著，不一會手上就燃起一個小火球。他把袖珍金紙爐放在黑色垃圾袋前，火光照亮垃圾袋，他順手打開了垃圾袋查看。只見他搖搖頭，對阿凱說：「辛苦你了，不簡單。」

阿凱趁這時候拿出錢包給他處理的費用。

焚燒的煙裊裊上升，芃芃心裡在想，貓會吃飼料，但會用紙錢嗎？

寵物天堂的人看火光已經熄滅了，紙錢和飼料已經送到貓的身邊。戴起手套將垃圾袋裡的貓屍挪到黑色紙棺材內。隨後用清潔劑和水清洗地上的血漬。

他問阿凱要不要回香山看火化的過程，阿凱搖搖頭。他實在是太疲憊了。

阿凱看著廂型車遠去，看這一切結束，疲憊感瞬間像洪水將他滅頂，他累得坐在地上。此時已接近凌晨四點。

「走吧，好險我機車多一頂帽子，不然你累成這樣沒辦法騎腳踏車回去的。」

阿凱聞了聞自己的衣服：「可是我身上都是汗的味道。」

芃芃：「那很巧，我的身上也是汗的味道。」

阿凱調了很久安全帽下巴帶才成功，他的頭太大了，扣不起來。

「我來騎吧，我太重了，妳載不動我的。」

芃芃點了點頭，交給他鑰匙：「我想把小皮和虎仔帶回去養，再讓牠們繼續流浪，搞不好下次就是牠們。」

「我也覺得，下次來的話要帶外出籠把牠們抓回去。」

阿凱騎著車，深夜的紅綠燈閃爍著，他感受不到後座芃芃的重量，她太輕了。時不時轉頭回去看她是否遺落在路面上。

「怎麼了嗎？」

「沒事，只是想確認妳是不是還在後座。」

從靜心湖回到金山街只要很短的時間，途中經過介壽路的星巴克便是金山街，便是那竹科人所戲稱的「新手村」。

阿凱立好機車中柱，看見芃芃打了個哈欠，沒多久便傳染給他，他也不禁嘴巴張到最大，打了個完整的哈欠。然而芃芃看他打哈欠，竟又忍不住打了第二個哈欠。兩人覺得這樣輪流打哈欠很蠢，相視而笑。

阿凱一階一階地爬回五樓，比幾小時前爬得更吃力，他在四樓時大口深呼吸，邊喘邊和芃芃道別。

回到房間時，又拿了乾淨的衣服去浴室裡洗澡。蓮蓬頭的水灑在他的身上，他差點在浴室裡睡著。勉強走出浴室，之後的事他就沒有印象了。

再次醒來時陽光已經曬進房間內，他聽到有敲門聲。想著是房東來了，但他昨晚全身光溜溜就倒在床上睡著。「等我一下！」他邊喊邊找衣服穿。

然而最後打開門卻發現站在門邊的竟是芃芃。

「這是我自己做的養生三明治，包花生粉苜蓿芽，素的，不知道你吃不吃得習慣。」

好，謝謝你。阿凱紅著臉說。

「妳……」阿凱想問她今天要不要一起去新竹動物園。正待開口，卻聽到敲門聲。阿凱還搞不懂是怎麼一回事，發現原先在門邊的自己竟躺在床上。

只是夢。他心想。

此時他回到現實但敲門聲還在持續，他突然從床上跳起來，想著剛剛那說不定是預知夢。事實上在門外的正是芃芃拿著三明治來了？

光溜溜的他趕緊找衣服穿，匆匆忙忙地甩開門，臉上掛著一個誇張的微笑。

「Surprise！收房租時間！」房東太太笑得很開心，合不攏嘴。

阿凱發現是房東太太，臉頓時垮了下來。像充太飽的球被刺破，瞬間癱軟。

*

送走房東後，已經四點，他想去動物園，現在騎過去差不多要關門。但他還是想去，就算路過也好。

他在一樓看到芃芃的機車，車牌是5011，和他的5009只差了兩號而已。他覺得有點巧，巧得天造地設、同德同心、五世其昌。只是才幻想沒幾秒，就先嘆了一口氣：人家怎麼看得起我呢？

在動物園之前，他先穿越介壽路往光復路525巷的家扶中心騎去，他每個月都固定捐款，且數目不小。

我雖然是肥宅，至少我是善良的肥宅。他心想。

他沿著光復路騎，盛夏的烈日曬得他雙手有灼熱感，空氣中濕度很重，悶熱得讓人透不過氣。或許是因為昨晚沒吹乾頭髮就睡的關係，頭痛得厲害，太陽穴像被人重擊過。

儘管騎車有風，還是被熱得不斷冒汗。他用了香味很重的愛迪達沐浴乳，仍隱約聞得出自己的汗味。他像發酵的藍起士。

當他騎到新竹動物園門口時，人群正在散去，遊客從出口離開的樣子讓他聯想到竹科人下班。他還是找了停車格停好機車，去不成動物園沒關係，在麗池公園坐著發呆也好。說是發呆，他不單純只是放空，他想著芃芃的車牌，想著那會不會是一個質數。於是在心中開始將5011除以2、3、5、7、11、13、17……都除不盡，阿凱沒學過心算，但對數字卻特別敏感，任何運算和推理都能在腦中運行，連計算機也不用拿出來。

他花了一段時間，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去試，不論怎麼除都是除不盡的。除了一以外，他在5011當中找不到任何一個數字能夠整除於5011本身，他確定了芃芃的車牌是質數。

接著他想起自己的車牌5009不知是否也是質數，又陷入了沉思。麗池公園的人來來往往，經過阿凱面前。今天碰巧是禮拜六，有花市，比起平常時人又更多了些。除了愛花的，也有一些愛鳥的老人，手上提著一個鳥籠聚在一起，互相欣賞對方的鳥禽或大談各自的養鳥經。

「啊！」他突然大吼一聲並站起身來，周遭的人都被他嚇了一跳，往他那邊看去。

他自己的車牌5009竟然也是質數，他心想。這樣兩人的車牌5011和5009豈不成了孿生質數嗎？

註：孿生質數是指一對質數，它們之間相差2。例如3和5、5和7、11和13、10016957和10016959等等都是孿生質數。

「阿凱！」不遠處有熟悉的聲音在呼喚他，轉過頭去，那人不是他朝思暮想的芃芃還有誰？她此刻雖穿著普通的素色T恤、牛仔短褲與小白鞋，看起來卻更美，阿凱也說不出是哪裡不一樣。應是化了妝的緣故。

他立刻就注意到她不是單獨一人，她身旁還有一位高瘦男子，和她氣質相仿。看起來很有書卷氣，卻不是書呆子，穿著健身用的緊身衣，看得出身材很精壯。如果芃芃充滿仙氣，那麼隔壁這位就是得道仙人。論登對程度，阿凱差他不知幾萬里。

「你剛剛在大叫什麼啊？好好笑喔。怎麼這麼巧，你也在這邊做什麼？你一個人嗎？」芃芃對著他微笑，他覺得她的笑很甜，甜得讓他融化成一攤液體，愣在原地沒有反應。

他抬起頭看了看她身旁的男子，那男子歪著頭一臉好奇地看著他，像在看動物園裡的猴子。阿凱覺得自己比不上他萬分之一，慚愧得無地自容。眼淚突然模糊了眼睛，差點就要掉下來，他趕緊用手揉一揉，有幾滴眼淚剛好被擠出來。

「祝你幸福。」阿凱低著頭對著她說，向兩人微微點頭後便站起身，快步往自己機車方向走去。

「喂！阿凱！你幹嘛啊？」他聽見芃芃的聲音，費盡了好大力氣才不讓自己回頭。他多想再回頭看她一眼，但看了又如何？人家早有了男友，縱使是單身，他也是配不上人家的。

他騎著機車，經過南大路，下了地下道，上來之後左轉沿著中華路二段一直走。他自己也沒

有目的地，就只是一直騎著機車，紅燈停，綠燈行。

昨天才戀愛，今天就失戀。才剛墜入情網，網就破裂，墜入深淵摔得粉身碎骨、體無完膚。他沿著省道，看左右兩旁有沒有賣苜蓿芽三明治的店家，但究竟誰會賣那種東西呢？

不知不覺他已經騎到香山，右側的夕陽照得他右手右腳灼熱得像被曬傷了。

此時他索性右轉，往太陽的方向騎，在古老的小巷子中穿梭，最終竟接到西濱公路，穿越這路口後就是香山濕地。

他找到停車格停了車，爬上堤岸。發現許多情侶都在幫自己的另一半拍網美照，只有他形單影隻。

「你還好嗎？」一個少年擔心地看著他。

阿凱不懂他為何這麼問。

「你為什麼在哭呢？」

阿凱被這麼一問才發現自己的眼淚正在掉下來。

「人生有很多不順利的時候。有時候以為一帆風順，突然一個大浪打來就翻船了。過完夏

天我應該升高三，但最近剛辦完休學。我原本讀實驗高中，但是壓力太大了，大家不是很會讀書就是有別的才藝，我覺得自己好廢。我以前在國中是前幾名，上了高中卻是倒數的。」

阿凱聽他這麼說，不知少年是在安慰他，還是少年也需要別人來安慰。他選擇當個安靜的傾聽者，於是他只點了點頭。

「其實也不用太羨慕別人，像我爸在台積電當主管，我媽開瑜珈教室，每天都在外面喝下午茶、逛百貨公司。在外人看來我們家開保時捷、住關新路，好像很幸福。可是他們經常吵架，如果哪天離婚我也不意外。他們對於現況總覺得不夠，想要更多。就算收入已經很高，我爸還想再買一棟全是套房的大樓當包租公。我媽很反對，所以他們最近在冷戰。每個人都不快樂。可是人只要知足就會快樂了對吧？我最近在學習知足。」

阿凱想著因為凡凡有男友而難過，是否是自己不知足的緣故？

「沒有過不去的事。老實跟你說好了，我喜歡的是男生，我家人都不知道，但我相信我還有勇氣說出口，他們會接受我的。一切都只是過程。你看，就像這個夕陽，就快要日落了，可是明天還是會有太陽。沒事的，一切都會好起來。謝謝你聽我說這麼多。天要黑了，我先要趕緊騎腳踏車回去。下次再見囉！」

阿凱對著他微笑，看他走下堤防，騎著一台捷安特的公路車走了，臨走前少年還對他揮了揮手道別。阿凱看著他漸行漸遠，那少年的影子在夕陽下被拉得很長。

*

阿凱一邊想著剛剛那個少年，一邊沿著省道騎回去。他覺得那少年也活得很辛苦。

一列大魯閣號從他右側的鐵軌上呼嘯而過，起初他瞥見車頭，再下一秒就只見車尾。列車上載的全都是過客，沒有歸人。

對他來說芃芃也只是過客，而他對芃芃來說可能什麼也不是。

他在回家前去了忠孝路的大潤發，買了苜蓿芽、牛番茄、花生粉、吐司、起士，在房間裡自己做了三明治。他一口氣吃了五個。洗完澡後又喝了一手進口啤酒，想著變生質數，想著有本書叫做《質數的孤獨》，他並沒看過那本書。只是突然想起自己是孤獨的。

從出生開始到這一秒，都是孤獨的。

*

等到有意識時已是隔天早晨，他昨晚醉得不省人事，又是光溜溜地睡著。醒來時發現喉嚨很痛、鼻塞得不能呼吸、頭昏腦脹，他想他是重感冒了。

此外他還宿醉，痛苦得讓人生無可戀。在床上待到中午才終於下了床，今天是禮拜天，應該沒有耳鼻喉科看診，明天還得上班，想到這裡阿凱頭又更痛了。

他想下樓先找點東西吃，之後再去藥局拿藥。他緊抓著扶手一階一階地往下走，全身無力，深怕一不小心踩空，一路從五樓滾到一樓也不是不可能。

就在三樓和二樓的樓梯間，他聽到樓下有人對話的聲音，他認得出那是房東太太。

「一層隔五間，五樓就是二十五間，您看每個月有多可觀？而且這裡是金山街您也知道，從這到園區有多近。您底下的工程師搞不好有幾個就在這呢。這投資報酬率真的是穩到不能再穩的。張代書，是吧？」

「是啊，我經手這區的物件，難得看到整棟出售，是很稀有的。」

阿凱死撐活撐地爬下樓梯，不想遇見房東太太，想走進二樓走廊躲起來。

「當然，我都理解，看得出是很好的投資。只要滿租，光是收租都可以提前幾年退休了。不過我們才談幾次，今天連代書都先找來了，現在主要還是價格嘛，我理想的價格妳應該也覺得不離譜……」

阿凱才剛走到二樓就撞見房東太太一行人，注定是不能躲的。然而其中一人讓他作夢也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裡遇到。

「邱經理……」他用充滿鼻音的話和經理打招呼，臉上一臉茫然。

但邱經理想了幾秒仍想不起阿凱的名字，只好尷尬地回了一句：「這麼巧。」

「什麼這麼巧，就跟您說這裡很多竹科人沒錯吧？這位帥哥也在我們這裡租了三年。帥哥，以後房租要換你經理收了喔。」房東太太笑得很開心，合不攏嘴。

阿凱對三人苦笑點頭致意，不知該如何客套，狼狽地抓著扶手往一樓走去，遲緩得像重病的樹懶。他發現芃芃停在門口的機車不見了，雖然不想再注意她，但潛意識還是會想她。想她騎了機車是去哪裡呢？

他一點胃口都沒有，只在樓下的滷味店隨便夾了一點，讓自己等會兒不至於空腹吃藥。原先只想夾一點，不知不覺竟夾了兩百塊的份，而且吃完還覺得有點餓。他覺得好像開胃了。

「三餐飯後吃。其中紅色這顆吃了會想睡，要多喝水多休息。」

「好的。」阿凱向藥師點了點頭，說了聲謝謝。

他從康田大藥局走回到租屋處，發現芃芃的機車已經回來了。就停在自己機車的旁邊，他的5009和她的5011，學生質數。

吃完藥後沒多久睡意就像海嘯一樣襲來，將他淹沒。他沉沉地睡去，一個夢也沒做，就這樣一路睡到下午五點，直到被敲門聲吵醒。

（房東太太又想怎麼樣！兩天內要來幾次！）

他想裝作不在房間內，但敲門聲越發急促，吵得他無法再入睡。他從床上跳起來，一臉不悅地衝上前把門甩開，頓時發出劇烈聲響。他惡狠狠地瞪著眼前的人。

芃芃看到他這麼兇狠的樣子，被嚇得說不出話來，發著抖。

阿凱發現眼前的竟是芃芃，臉頓時垮了下來。像充太飽的球被刺破，瞬間癱軟。

「對不起，我以為是房東太太。我以為她又來煩我了。」他態度突然一百八十度轉變，笑得很燦爛，語氣溫柔得像對小孩說話。

但芄芄卻不發一語地怒視著他，尷尬的氣氛凝結，他傻笑著看著她，不知為何道了歉她還這麼氣他。

「什麼祝福我了？我爸媽跟我弟從台北來新竹找我，你不打聲招呼就走是怎樣？我做了苜蓿芽三明治要給你吃，也不確定你是不是住這間，認出你拖鞋才敢敲門。結果你一開門就那麼兇是怎樣！」芄芄瞪著他像下一秒就要撲上前咬下他一塊肉。

「你心情不好可以跟我講啊！你知道我很擔心你嗎？你轉頭就走是怎樣？講話啊！」

「等等，妳說，那是妳弟？而且妳現在帶了苜蓿芽三明治來？」他看著她生氣的樣子，莫名覺得此時是她最美的時候。

「你聽不懂人話是不是？我剛剛已經說過那是我弟了！」她把手上的三明治拿給他看，「我辛苦做的三明治，我自己吃算了！你去吃貓飼料吧！」

「哈哈！哈哈……又做了一個好夢！希望晚一點醒！夢中情人，只能夢裡見！哈哈……」他傻笑著自言自語，放肆地盯著她看，一面對她微笑。

反正一切只是夢，他心想。

「什麼夢中情人？」芄芄被看得臉都紅了，「你以為你還在作夢是嗎？吃錯藥了是不是！」

阿凱輕輕打了自己一巴掌，想確認是不是夢，發現沒醒，便不再打。

他怕再打大力一點就醒了。

■ 孫德宜

不特別光鮮，卻充滿希望，是這個城市這群人的共同回憶。評審們起初覺得，「善良的肥宅」情節可愛得像偶像劇，當真值得嚴肅的獎勵？但在本地人來看，敢夢就美的善良肥宅，就是真切呈現這個形象。阿凱有多善良：不要說他常捐錢給光復路的家扶中心，他騎 U-Bike 會惦著帶飼料餵流浪貓，還支持正版成人光碟，甚至認真想把加油版寄去給因疫情不能來台參展的女優經紀公司。阿凱有多肥宅：除了註冊商標的一圈圈米其林，他喜歡女生沐浴乳的香味，認真欣賞她們的小腿肚。阿凱手上那連貪食蛇都沒有的按鍵型手機，澆醒自己的罐裝伯朗咖啡，租屋處擺滿漫畫輕小說和鋼琴模型還有任天堂遊戲卡帶，不用看工作證也知道他是住金山街新手的工程師。他和四樓芃芃如孤獨的學生質數般，走過你我熟悉卻也不是特別顯赫的街道和地標：竹村七路的全家，金山街的集福宮，靜心湖的朱銘太極雕像甚至介壽路的星巴克。文中三次提到的火焰，都是邊緣人取暖的陌生慈悲：包括忠孝大潤發附近燒掉的保齡球館，親生母親的火化與墳堤，和寵物天堂為黑白賓士貓燒化的儀式。失戀的阿凱孤獨地行經南大路地下道，來到香山濕地，卻奇異地得一住關新路的實驗高中休學生開釋，亦是陌生人相濡以沫的知足。跑龍套的角色包括出現兩次的房東和要買投資套房的邱經理，為阿凱帶來親手做花生粉苜蓿芽三明治給他的芃芃，看到這兒你不會替他開心嗎？而且，在麗池公園看到的是芃芃弟弟，再打大力一點兒鼓掌叫好！

短篇小說 佳作

■ 林銘亮

清華大學中文博士生，現任新竹高中教師。曾獲全國大專生古典詩獎、台北文學獎、夢花文學獎……等獎項，散文收錄於《2019 飲食散文選》，並於《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人間福報》等報章雜誌發表作品。著有傳記文學《張昭鼎的一生》、論文《諷刺與諧擬——論張大春小說中的諷喻主體》。

■ 作者的話

現代小說的欄高老早提到了世界運動會的標準。現在寫小說，變得超級刺激——如果不拿出點本事教訓讀者，小說家終將自我娛樂化吧？但喜劇演員的工作最為困難，想討好觀眾，卻常打在馬腿上。無法自娛卻也娛不了人的鬧劇，太可怕了。我只知道我不是來玩笑的。

感謝寫作路上的良師益友，評審的抬愛，以及與寫小說一點關係都沒有卻又不可能沒有的人，事，物。

光合作用

停止下墜，緊接著是漂浮的感覺，像一隻螞蟻落在全世界的黑色的棉絮山尖，掙扎著腳鬚想逃出來。我睜開眼，最先看見的是細雨，和灰暗的玻璃試管，接著是水蘊草的剪影，這些景象伴隨著逐漸清晰的廚房吵雜聲逐一淡去。窗簾後微光窺人。可惡，又是陰天。

為什麼老天爺偏偏在這時候惡作劇呢？

小鎮的清晨已經鬧得像著火，掛著昨夜露珠的機車朝著豆漿蘿蔔糕熱蛋餅催動油門；中學生斜背軍綠色書包，屁股浮起，奮力踩腳踏車，背影高高低低地像波間起伏的小野鴨——人人都在強迫自己進入早晨的節奏。

爸爸每天都開五分鐘的車送我上學，我們才轉過學校圍牆，還未看清校門口的紅綠燈顏色，就被導護阿姨攔了下來，說只能開到這裡，爸爸說知道，他回頭告訴我，他不像有些低級家長，會和阿姨們吵架，說什麼誰規定上學時間不能停校門口，一群番仔，這不就跟女生為什麼不能穿黑短褲上學一樣，是個白癡的問題嗎？

爸爸說話自有道理，不管我懂或不懂。我提著早餐和便當盒往前走，認出了站在路口的交通服務隊長是鄰居阿珍，他讀六班——六班！那表示再兩週輪到我們班。我最討厭當隊長，但是班導永遠派我當隊長，四個路隊旗手都比我高，過了七點半也不趕快去警衛室還旗子和臂章，講他們幾句就要勒我脖子，教訓我說，「站完校門站操場，你也真可愛。」我知道他們用「可愛」

代替「蠢」這個髒字。他們一邊抓屁股，一邊看著廣場上密密麻麻的學生，和高瘦獨立在台上訓話的紫臉校長。紅藍白國旗擊向青空，在眾人頭上用擺，發出用棍子打棉被的清脆聲音。

為什麼我就不能清閒一點？

為什麼人管別人又被別人管？我真的很想不認命。

繼續陰天。鍾美真叫大家快把便當盒拿出來，值日生要抬去蒸飯間了；手帕衛生紙放桌上，她要下去檢查。她聲音沙啞，沒有昨天之前洪亮，但這次全班可是乖乖聽話，六十條手帕變魔術似的伏在桌面，唉，她雖然是男人婆，但畢竟還是女生啊！垂仔太過分了。

如果昨天沒有打球，如果這個世界沒有自然課，如果我沒有來上學，如果我永遠待在媽媽身邊，那麼就永遠不會有那些倒楣事，我一定會快樂很多。我瞄一眼垂仔，他輕鬆自在，好像昨天就只是眾多上課日之一，他顛倒鉛筆盒，把彈珠全部倒出來，認真數著，手帕上的彈珠像小小的狗頭，垂仔自稱它們的乾爺爺。他右邊是林奕軒，後面是朱慶元，這兩個人發音有障礙，老師教成語「旁觀者清」，他們念成「膀胱者清」，大家笑他們是「旁觀雙人組」。其實鎮上每個人都念不清楚，只是他們特別嚴重而已。

我感覺大家都在等第二節，到那時就整整一週了，可證明垂仔對不對。垂仔的媽媽幫他換了中分的髮型，骨碌骨碌的目光也像出手的彈珠，砸到人會痛。他的鉛筆盒一按會變成火箭發射器，裡面都是彈珠、塑膠翹牌、橡皮筋這些玩具，到處找人鬥，等東西越來越多，再去換成糖果——他無所謂，反正遲早再贏回來。彈珠和橋牌我們有輸有贏，但是跳橡皮筋繩我永遠輸。奇怪，我不比他矮，但是繩子舉到了腰，滾式也好，剪式也罷，就是跳不過。比輸了就要我來證實他很多

無厘頭卻真實的說法，比方說鼻屎是甜的，但吃起來是鹹的。

上課鐘響，有些人掏著一包五元的棉花糖吃，有人笑著從垂仔的座位彈開，也有些女生，眼角互瞟，對上眼就搗嘴笑。終於，老師來了，李存漢的口令喊得特別高：「起立！敬禮！老師好——」老師回禮。學生坐下。老師眼睛往後掃。

全班轟然大笑。

有跺腳的，有尖叫的，有起立擊掌的，有彎腰踩地板的，有笑到趴下去拍桌子的，垂仔呢？他雙手扯扯自己前胸的襯衫，朝我揚揚下巴，我推了一下鼻頭，臭豬！他怎麼知道每個老師上課前都會看她？哭爸，她又害到我，要被彈三次雞雞。我從來不知道，女生惹人厭的程度可以這麼超乎想像，走路的样子，笑的聲音，和男同學做值日生，忍一忍也就過去了；可是醜女一直來搞破壞，我看我自然課一定會很慘，我現在對她的感覺比討厭更討厭，但那是什麼樣的心情，我卻找不到形容詞。

一下課，垂仔、林奕軒、朱慶元把我架到外面的小花圃，垂仔帶著划船動作說挺出來啦，我看見他微微突出的褲襠，忍不住笑出來，雙人組站我兩邊，一手扳彎我胳膊，一手搔我癢，我邊扭邊罵，眼中笑出淚，叫說彈完三下你手爛掉，垂仔手指扣圓的樣子像是要施展彈指神功，卻遲遲不放，欣賞我掙扎的表情，他說：「我要摸清楚了再來。」他真的像盲人那樣把我雞雞的每一個地方都摸出形狀，再狠狠修理。等他們手一鬆我就偷桃，死命去抓，瘀血吧流膿吧每次尿出來的時候都想起我吧。忽然，她像隻白色半透明的氣球飄現在走廊上，悠悠地晃，我跑向前指著她

說妳走開不要來這裡，醜女，走開！

「人家又沒怎樣……」她的聲音要死不活地沉下去，像一塊石頭沉到湖裡。這週她永遠穿垮掉的墨綠色對襟格子毛線衣來上課，露出粉橘色衛生衣，大紅棉褲，小黑鞋，顏色很疲倦，似乎很骯髒，簡直是公共市場旁邊被塞滿大嘴的垃圾桶。我火了，把這一週忍住沒罵的份量一次罵完，她帶著我的叫罵聲，消失在前方川堂的陰影裡。垂仔他們站著，領口發皺，我轉過頭叫：「投飲料啦！你們也是，離我的水蘊草遠一點！」說完氣沖沖地往福利社走。

昨天下午，水蘊草就被我挪到花圃正中央，避免再被碰倒，除非有誰故意——但我人緣還不錯，爸媽會給我一大包巧克力送同學，我也會陪女生玩橡皮筋纏成的跳繩，和男生打彈珠鬥翹牌，幫老師拿考卷發習作，喔，這最重要，那些不長眼的學生才知道怕。自然老師為了做實驗，要求每班照顧水蘊草，每班前面都有一座和教室一樣長、只有三張桌子寬，水泥磚頭圍起來像只大盒子的花圃，到了掃地時間就要澆水、拿鏟子鬆土、鋤草，「水蘊草放花圃最能吸收陽光，比放窗台或走廊好。」自然老師把燒杯、試管、漏斗、水蘊草交給我，「好好照顧，下次上課老師要做實驗。」天啊，是我！為什麼又是我？「為人服務，會有大歡喜。」又來了，每次要人幫忙都說這一句，我真的不知道大歡喜是什麼。他把燒杯注水，放進水蘊草，倒扣上漏斗；試管灌滿水，套上漏斗管，「耐心等待，水蘊草製造的小氣泡會收集在試管上方，氣體會把水往下壓。剩下的我上課講。」

「我頂！」林奕軒雙膝輕彎，兩手平伸，從羅心宜雙腋下穿過，環扣她前胸，往自己猛力一夾，她尖叫一聲，嬌嗔著：「人家手上有便當啦！」他帶著低年級學生玩躲避球的表情，膝蓋忽地打直，像兩枝鉛筆，她的腳跟就微微離了地。坐在講桌正前方模範區的鍾美真敲敲桌子，「吃飯時間不要玩！」她被放下來時候快速地回手拍了一下他的小雞雞，罵說：「還在孵蛋！」

垂仔和朱慶元從外面進來，衣服上幾枚鞋印。

「又打球？」

「放心啦，離花園很遠。」

我低下頭吃便當，等垂仔走過我身邊，我順手拉下他的褲子。從此每節下課我都抓緊褲頭防著他。

在校六小時，每個人都歪了：領口斜過鎖骨，襯衫掉出褲頭，襪子縮進鞋筒，辮子自我掙脫，裙子高低似浪。自然老師沒讓我們坐下，要我們先站好整肅儀容，看起來才有正氣。

「學藝股長，水蘊草呢？」

「報告老師，還在外面花園。」

「去拿。」

我從教室後方繞出去，焦慮地經過醜女座位時狠狠瞪她一眼，她眼皮朝下，裝不知道。

裝睡，裝傻，裝無辜。

真倒楣，就是這裡。我跳進花園，閃過矮杜鵑，從椰子樹底下輕輕捧起燒杯，試管上的空間少的可憐。唉，別人都理她，我做什麼好人，去跟轉學來的臭三八講話，讓她以為是我朋友，可以在花園邊上跳上跳下。

自然老師一定會說怎麼這麼少？我要說老師對不起我很認真照顧它但是被醜女踢翻喔對不起喔對不起她叫邱淑女我不該叫她醜女但是她昨天踢翻燒杯惹到我之後就決定叫她醜女叫一輩子。

「怎麼這麼少？」

我沒回答，嘴唇發抖，我想說，我……

他居然說沒關係，還可以。甩一下頭撥一撥瞞天過海式的灰白長髮，向全班說明植物能吸收陽光，透過葉綠素製造氧氣，這就叫光合作用——李存漢舉手，問，老師，所有植物都會嗎？老師說，有葉綠素的才會。垂仔說哪些植物不能行光合作用啊？老師的眼神有點感傷，說，不多，不多，比方說爬在別的植物身上的菟絲。葉綠素和光，缺一不可，以後交男朋友女朋友不要傻傻地晚上出門去森林散步，以為浪漫，看星星看到缺氧昏倒，為什麼？因為晚上它們還是呼出二氧化碳嘛！人沒有氧氣就會——死，對吧，不用教同學就知道，這個實驗就是要證明植物行光合作用能造氧，用水蘊草是因為它造氧速度快，葉子旁邊這一顆一顆發亮的泡泡就是氧氣，不然平常你看不到，氣體是透明的嘛。可是同學，很多看不見的東西才能改變世界。

自己有葉綠素，還要有光才能造氧？我真的不懂。

他拿出打火機，點燃備好的線香，天在窗外，陰暗，密布烏雲，天際線努力不被重重的雨意

壓彎，「把燈關掉。大家要仔細看，氧能助燃，讓光更亮。」他傾斜燒杯，慢慢抽出試管，拇指緊壓試管口，一個倒轉，那只有指甲片高的透明氣泡緩緩浮升，橘色的線香頭發燙，期待一次改變自我的機會。那顆氣泡像片慢慢掀起的唇……於是它們親吻，碰撞，綻放血性烈焰，瞬間燒紅老師的雜眉，他的眼球彷彿是紫羅蘭色的。班上同學驚呼不斷，打球那天，垂仔失手扯掉鍾美真上衣，她渾身白肉，胸脯微微隆起，抱腿痛哭，看到那一幕的同學好像也是這樣驚呼的。

自然課結束的鐘聲悠然，我感覺它敲地好慢，像一道道雪白的風，吹得我眯起眼睛，渾身放鬆。除了我和邱淑女，噢不，是醜女，其他人都在教室外活動，我趴在桌上，好累。

等我從李存漢的口令中醒來，我發現桌邊有一片大波露巧克力。我側著身，透過紛紛坐下的混亂身影，看見她臉朝向我，目光似乎望著我，又似乎穿透我。午後斜陽從她蓬亂、枯黃的髮尾瀰漫開來。這時我才發現悲哀的天空放晴了，只不過一天也快結束了。

「你敢吃？」鍾美真隔了千里遠，嚴厲地審問我。

「敢啊……她在跟我對不起，要我同情她，不是嗎？」

「誰跟你說那是她給的？你不是睡著了嗎？你能夠百分之百確定嗎？」

「我……」

「笨蛋！要是大家以為你是她朋友那你就死定了！反正明天到校記得裝沒事，懂嗎？要是給別人知道我也不管，聽到了嗎？小傻瓜。」

我太驚慌了，還點點頭。放下話筒，我摳著按鍵旁的污垢，自從丟掉轉盤式電話，裝了按鍵式的，我們家就愈來愈像十點半的連續劇家庭，回家都要摸一摸上頭突起的按鍵，如果拿起話筒隨意按一下，就可能會撥給正在演戲的陳莎莉張晨光，光聽他們哭我就好想嗑瓜子。

媽媽叫說下樓吃飯，才一層樓，用走的不要偷懶坐電梯。爸爸還沒換下西裝褲，腳套上塑膠拖鞋，端熱湯上桌，說：「林瑞珍啊？」我搖搖頭。媽媽說：「說到他同學，星期天我要和邱垂金她媽媽吃飯，慶祝一下前段班那件事。」爸爸說：「慶祝？妳去和那個帶頭的亂講什麼？怎麼不找我參詳？」她咬著炸鴨骨，香而脆，從嘴邊一吋一吋短進去，「我看那破麻還能怎樣？我一通電話，說，是妳啊，妳小孩沒本領，不要把要讀書要上進的小孩一起拖下水，嫌命短是不是？以為我不知道妳住哪裡？這女人還有幾句話說呢！教育權什麼的。不要臉兼沒衛生，拿這些話來壓我，以為我怕什麼部長督學？議員最大！」爸爸的筷子隨興地在辣炒雞丁裡撥，說：「那就順便問找哪個老師當班導好，還有兩年，早點安排。」我插嘴說：「那鍾美真、林奕軒、朱慶元還會跟我同班嗎？」媽媽夾了塊腿肉給我，說：「這塊最好，剩下的算了。」

星期天起床刷牙的時候爸爸已經出門。他一周上六天班，周日又不休息，媽媽覺得這樣才叫真男人，愛錢愛賺錢，愛拚才會贏。她淋浴後夾上珍珠耳環，噴一種葡萄口味的香水，黑色夾金絲的蓬長裙，顯瘦，其實看電視時她肚子的肥肉都快頂到我手臂了。

我們和邱媽媽約在「心上KTV」唱歌，離鎮上稍遠一點，旁邊還有金喇叭、黑美人這些怪店。騎著腳踏車繞鎮上一圈的我已經很餓了，想要大吃大喝，才不管什麼唱歌咧。進了包廂，看見邱媽媽旁邊坐著雜貨店陳老闆和老闆娘，一個張紅國字臉的叔叔站著，張口大唱「快樂的出帆」。

桌上只擺了一盤花生，一碟肉乾，一罐果汁。媽媽見狀馬上說：「每次都叫妳不要等，拖累妳的朋友。」

「這是做裝潢的許桑，我朋友。我們來插花，好久沒來唱歌，喉嚨癢。」陳老闆搶著說。

媽媽朝他點點頭，轉過頭去把昨天的那一番話加油添醋的再講一遍，又說要找哪幾個名師來教我，點餐叫酒的事讓其他三個人包了，只說她會買單盡量點。吃飽喝足眼茫茫，喉嚨扯開，音量加碼，陳老闆和許桑唱軍歌還答數呢。

媽媽和邱媽媽吵著要唱「一代女皇」，要他們兩個老男人趕快退伍去喝保力達B。音樂響起，幾位媽媽連前奏裡的齣齣啊啊都沒放過，老闆娘摸摸我的頭，問說你學過武則天嗎？我說有啊。她問小學還有教秦始皇嗎？我說也有啊。她眼睛通電一亮，說記不記得那個誰跑去秦國談判，威脅說要撞牆那個？我點頭（其實我根本沒聽過），她又說，以前她老師很混，只會念課文，念完叫小孩演戲。我以前像男孩子，舉手要演秦始皇，他說女孩子只能演宮女，叫我搖扇子。搖你阿嬤，我扇子搖來搖去專敲秦始皇的頭，秦始皇哭，我就笑了。然後老師打我兩巴掌，打完叫我滾到走廊罰站，我被打得腦子嗡嗡響，真的嗡嗡嗡嗡，隨便他，我就假裝那個磕頭的是在向人磕頭，假裝一下我是武則天可以吧！

她猛然變成一頭公獅子，鬃毛搖曳的那種，我第一次發現一頭棕黃色的卷髮除了耍狠之外居然還可以耍賴，她跳上去搶另外兩個女人的麥克風，氣宇非凡在人間，一代女皇武！則！天！

我趁包廂瘋亂出去上廁所，星期日下午，連男廁都要排隊，我改推大號間，門沒鎖的就進去。

沒想到有人，正是陳老闆和許桑。他們掏出兩根雞雞，對著同一座馬桶嘩啦啦地撒尿，肚臍下面一團黑毛，雞雞和臉一樣因為喝多了酒，很紅。剎那間，在這狹小的空間裡，有種祥和感：沉默的兩個男人專心地做同一件事，濺水聲好像夏夜的驟雨，這種氛圍可能就是自然老師說的「大歡喜」吧。我微笑地看了一會兒這場友誼的表演，等水聲漸小才轉身，不確定他們醉酒的眯眯眼有沒有看見我。奇怪的是我想尿尿的緊張感消失了，自己跑回去包廂。三個女人擠成一隻多頭獸，用同一支麥克風唱我沒聽過的歌，三面破鑼嗓子像是低低的哭聲，又像尖銳的慘叫：

假惺惺假惺惺做人何必假惺惺

你想看你要看你就仔細地看看清

不要那麼樣地裝著不要那麼樣地裝著

一本正經一本正經

何必呢

「何必呢！」這三個字之大聲的，我的耳膜好像有受損。週日騎了半天腳踏車，吸了半天二手菸，看了一晚漫畫的後遺症就是週一不想講話也不想走路。但我一直背誦鍾美真的話：「給別人知道我也不管！」今天一定要繼續不理醜女。走進教室，卻很難不去注意，醜女，不，邱淑女換上了制服。

邱淑女換上了制服！

有了制服就能走到辦公室、行政區，就要——也才能——當值日生，羅心宜在旁邊教她黑板該怎麼擦才符合班導的要求。但是她的制服太小，太窄，也太緊，而她的胸又太大，我坐在台下看她，她胸前圓敦敦，矮短嬌翹，像菜市場上新挖的兩隻胖綠竹筍，那層白色制服唯一的作用是把形狀鼓得更明顯。鍾美真和羅心宜一下課就從前排走到最後一排去和她說話。她的聲音很細，很柔，說多了說久了，出乎意料之外，居然很好聽。我實在忍不住，傳紙條給鍾美真：不是叫我不理她嗎？妳們自己跑去找她是什麼意思？紙條很快傳回來，上面寫：「你真的是傻瓜，我們女人心事你不懂。」

說不通啊，就兩三天，邱淑女彷彿就不是轉學生，而是跟我們同班四年的老同學。

週三，只有半天課，雖然下午還有兩節班級活動，其實都放牛吃草，班導讓我們打躲避球。阿珍來找我，我順便對他說這兩週以來關於邱淑女的怪事。垂仔打完球進來，衣服裂開，上頭好幾個鞋印，阿珍看我一眼，我說：「人肉地毯！」雙人組勾肩搭背地走在後頭，垂仔又想回頭去鬧，我趁著阿珍不注意，抓住他的體育服往上一拉，蓋住他的臉讓他看不見，本來要脫光他搔癢，可是他太靈活了，彎身溜開，操著髒話跳上椅子要打我，我正對著他的肚臍，發現他居然長了閃亮的黑色肚毛，一路竄進褲子裡。我忽然有和他共用一個馬桶撒尿的衝動。

邱淑女匆匆跑進來，雪白制服，藏青百褶裙，手上一捧雜花雜草，那是她面對其他女同學的籌碼，如果她也可以把壓花做的和羅心宜同樣漂亮，想必會有更多人喜歡她。她從我們身邊走過，

朱慶元說嗨，拍了一下她的胸；林奕軒說嗨，也去拍了一下她的胸。她用腳背作勢去踢他的雞雞，走向講桌，摘下酢漿草上的粉紫色小花。

我跟阿珍說，就是她，阿珍扔下我們四個，慢慢的走向講桌，我沒看他這麼拖拖拉拉過。

嗨。他伸手，拍了她的胸，又用兩隻手掌掂了掂她的乳房，像在市場買蘋果。

她說，嗨。低頭繼續拆她的小花，分它們的屍。

嗨。他用十隻手指揉轉她的乳房，好像她是一條豢養的狗，害她本來過短的制服從裙頭跑出來，阿珍臉上的線條同時成為直線，簡直是一隻舉起鐮刀的螳螂。她悶哼一聲，往黑板靠，四分五裂的花草散落講桌，我們全部圍了上去。

嗨。阿珍又伸出手，這次她尖叫一聲，蹲下去，抱頭埋在膝間，蓬鬆的頭髮微微抖動。好奇怪，她蹲在講台上幹什麼？從來沒有人會蹲在講台上。我忍不住大笑，其他人也跟著笑，垂仔說妳不打彈珠不玩翹牌蹲在那裏幹什麼？阿珍隔了幾秒，像夢醒，也笑了，抱住垂仔，一邊叫一邊磨蹭，笑翻的我們像水裡的孑孓，扭啊，跳啊，甩啊，還學邱淑女抱頭尖叫，開心的很！

這難忘的一天，我簡直要唱起歌來。

隔天邱淑女沒來上課，訓導處傳條子要班長和副班長去找主任。他們去了整整兩節課，鍾美真一回來劈頭就問我昨天發生什麼事，我說，什麼什麼事？邱淑女啊！她說。我說到底怎麼了？李存漢說她媽說女兒說你們幾個男生欺負她，要來找你們問清楚，班導一直被她媽罵，罵他如果

不會教小孩我就帶回家自己教。問什麼問啊我們班的人耶鍾美真氣得冒火，說，她有什麼好教，教她女兒學當妓女嗎？李存漢罵她亂講，鍾美真大吼是邱淑女自己講她媽是妓女是妓女她話很多都跟我講不信你去問她兇我幹什麼！

我抖著嘴說，我真的聽不懂，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倆叫我去死。

我跟另外三個人說，放學後在學校旁邊的籃球場集合，我們一起去阿珍家問問。悶了一整天，放學鐘聲還沒敲完，我和垂仔就到了，坐在球架旁邊等。這裡只有一個全場，早上，有一群歐吉桑立定投籃；中午太熱，空空如也；夜裡留給下班的工人，發洩過剩的精力。傍晚這段，則被永遠搞不清楚是準備上課還是剛剛下課的高職生佔據。傍晚的陽光依舊炫目，黃澄澄的刀鋒四面割著。突然身後傳來陣陣爆笑，原來是一群比我們大的男學生，制服不整，在我們要費力轉頭才能看見的地方鼓掌叫囂。

「他們是在笑我們嗎？」垂仔的臉告訴我他很怕。呼吸急促，額頭冒汗。

「應該不是吧。」我努力說服自己我沒有說謊。

該死的雙人組還不來。我們決定走去路邊等，不要坐在這裡，才走了幾步，背後又是一陣爆笑。我回頭看他們一眼，他們手裡握著脫掉的上衣相互追打，汗濕的肌膚發光，像皮油汁甜的黑李。

忽然感覺非常羞恥。

我背脊發癢，打哆嗦，跟垂仔說我不舒服，不等了。太陽的餘光紛紛墜落層雲之間，朦朧的灰白色冷冷地圍上來，地上的石頭都變成沒有瞳孔的眼珠，我緊張，我喘氣，我小跑步，跑向了學校，我看見學校的圍牆，路上喇叭聲響起，叭叭，我步伐加大，叭叭叭，叭叭叭，一輛紅色的轎車開在我旁邊，車窗搖了下來，是媽媽。

「看你抖的！上車。」

我以為是要回家，沒想到車一拐，開進了學校。警衛指著亮燈的一排辦公室要我們過去，轎車開過了我放水蘊草的花圃，夜裡，花草都睡了，大口吐著老師所說的二氧化碳。媽媽把車停在植草磚上，我說：「不行停這裡，這是……」話還沒說完，車就熄火了。她說：「我下午接到老師電話，你爸晚上加班，回去也沒飯吃，怎麼倒楣事都遇在一起，」她扭開唇膏，顏色比她車子烤漆還紅，「我問清楚了，才決定你晚上吃什麼。」我跟她下車，看見班導在門口揮手，媽媽用手指梳了頭髮，那是她下了車面對外在世界必做的動作，我左手緊抓書包背帶的時候才發現自己背了書包下來，還在想自己怎麼搞的，就撞上了她，她瞪我一眼，我低頭吸了一下鼻子，我可沒把鼻涕黏到她裙子上。

辦公室裡有主任、班導，阿珍和垂仔兩個人的媽媽，不知道為什麼，為事出頭的都是女人。媽媽一屁股坐下，和她們寒暄起來，主任連連出聲才打斷三人的閒聊。我坐牆邊，假裝寫字，認真偷聽。隔著壓了淺綠色透明玻璃墊的長桌，看見林媽媽和邱媽媽燙了個米粉頭，媽媽的則是法拉頭，看上去就像三張喋喋不休的嘴，放在黑色發燙的鐵板上，滋滋作響。三個人的對面是主任和班導，汗浸濕了他們的襯衫，內衣的形狀好明顯。

「早跟他說少跟那些不入流的人鬼混。」林媽媽忽然高聲，手上的衛生紙被她掐的爛爛的。

「瑞珍媽媽，我們今天不談交朋友，要談的是騷擾的行為該怎麼處理，我們會請他來，好好講一講，對異性不能這樣子。」

主任開始講一些男女相處之道，以及教育現場，只是媽媽們愛聽不聽的，常常提一些菜市場閒話打斷他。

「對異性不能這樣子，真的不能。」媽媽看著主任冒汗的高額頭，輕輕地說，「我向雜貨店陳老闆打聽過了，那個女人自己養小孩啊，很辛苦的，忙起來很多事情照顧不到，我們這幾個人要是拋夫棄子出來和她聊聊，她會很沒有面子的。你剛剛說的我們都聽到了，她氣嘛，是應該的，氣消了也就要看看眼前擺著好多難處，在鎮上要怎麼過日子？」

「其實在教育上我們還有一些非功利的價值……」

不用「其實」開頭，班導就不會說話了吧，何況他講話總是結結巴巴，難怪鍾美真說他被罵慘了。

「我們都知道，老師辛苦了。」長時間沉默的邱媽媽終於開口，這句話不知道為什麼特別強而有力，藤椅噼喳一聲，我偷瞄見主任氣得往後一躺，班導也紅了臉，主任說：「我們會按照規定進行輔導，幾位請回去吧！」

我真的很餓，跳起來就往外走，她們走在我後面，媽媽低聲說了一句：「我去找議員，沒問題的。」

林媽媽點點頭，又搖搖頭：「麻煩。小孩也有錯，各退一步海闊天空，聽聽她的要求，都可以談。」

媽媽鑽上駕駛座，大嘆一口氣，說：「我們去叫隻叫花雞吧，沾油潑辣子，流點汗透透氣。裡面真是悶，我都快不能呼吸了。」

我看著她，心想，我沒有葉綠素，不能行光合作用造氧。

邱淑女轉去別班，偶爾見到我，臉一皺，裝作不認識地轉身溜走，像受過殘忍訓練的野生海獅。說也奇怪，好比呼吸般自然，大家都能說出她媽媽是餐廳員工，職業正當，值得尊敬，流暢地有如背誦九九乘法表。一場風波，消失得無影無蹤，林瑞珍和我也順利進入國一資優班當同學。噢，差點忘了講，那年夏天，我也莫名其妙地，能跳越及腰高度的橡皮繩了。

■ 宇文正

這是一篇非常另類的成長小說。從「加害者」的角度寫校園霸凌，不是懺情錄，不是勵志的改過向善、迎向光明，反而大膽寫出對異性懵懂的歲月裡，少年的無知，殘酷，並且也就這樣順利成長了，彷彿一篇溫和版的《蒼蠅王》。而圍繞著這群加害者、受害者的父母、師長，大人之間的權力遊戲，描述也甚為可觀。作者對人性的理解深刻犀利，文字簡鍊，點到為止，冰山底下的幽微情緒，留給讀者感受、回味。

短篇小說 佳作

■ 潘欣怡

人類所研究生。心願是做研究、寫一本好看的民族誌，結果發現在研究所是養老而不是畢業。

■ 作者的話

這篇小說為了所呼告的對象，故以一種直白到近乎赤裸、甚至唐突的方式來描繪，很感謝評審仍願意給予這篇小說肯定，雖然我也好奇入選的原因，但對作者而言，如說文辭檢骨有什麼可看，那無疑是各角色極欲掏出「僅有的」的那部份。

最後感謝讓我在宜蘭枯坐了三個禮拜冷板凳的教授，研究沒能產出，但謝天謝地——作品可以抱怨。

文辟撿骨

文辟接到表弟電話的那天，剛好是他從研究生櫃抽出碩二資格考評單，「未通過」三個大字紅像在諷刺他力有未逮又要張燈結綵，人生唯一的輝煌就是押寶考上這間研究所，結果卻等著被遙遙無期的文憑洗臉。他把那張紙塞進背包裡，就這樣騎著機車沿著學校圍廓至少漫無目的地瞎繞了四小時，才剛回到外租不到四坪的房間躺平，小他一歲的表弟就像算準他到家一樣，奚落他麻煩不夠：「啊你真正連恁老爸撿骨攏無愛轉來？」

「我最近很忙。」家離那麼遠，現在說到撿骨他只能想起上次跟著考古學教授，跑到他們南科工作室看整櫃整櫃的骨頭。

當初考古團隊為了跟科學園區興建工程搶時間，加上為保留最詳盡的第一手研究資料，這批史前人骨被灌了膠質包起來接力帶出遺址地，他那時第一眼看到還以為人骨是嵌在土裡，像剝肉一樣整塊剝出來。當初他就該問問那些清人骨的大哥大姊有沒有人在幫忙撿，他就不用花時間想這件事。

「阿舅對年時陣你嘛按呢說，進前出山捧斗閣想請人扶¹，恁老爸是對你多歹，是食你幾嘴飯，伊人攏走了你是咧拾恨拾哈稍²！」

文辟躺在床上邊撥著垂下的手機電源線，邊聽表弟像倒垃圾把那些陳年積累的碎渣渣全倒在他身上，不過文辟聽起來，或許表弟認為他像垃圾的比例更大。

「毋是才³落葬沒多久，恁是遮爾想共伊挖出來曝日⁴？」文辟應道。某次文辟所上舉辦的週三講座，講者飛來一筆提到檜木因不易腐壞，沒人想拿這種木料作棺材。他爸是用不起檜木，但當初究竟是買什麼木料當棺身都是禮儀社包辦的業務，他只記得禮儀師說火葬跟土葬的棺木不同，他當時只負責點頭。他懷疑自己應該去跟考古組的探聽一下，棺身趟在土裡多久會化完：「我爸也沒死多久。」

「哭爸啊啥物『沒死多久』？恁老爸走九冬矣！當初時勸你燒燒⁵較清氣，你硬欲土葬，這馬該撿了你閣咧假死，你若遮爾袂爽恁老爸，早撿撿放伊去投胎。」

「你想太多，我爸不會想去投胎。」文辟笑了笑，他表弟可以講對他父親每一點，但這次不對。他父親和他碰面不是惡言惡語，就是相顧無言，唯一休戰的時間就是兩人一語一起坐在家中看電視，偶爾聊起電視劇的對話每次都讓他印象深刻：「他聽到我還想投胎當人，表情就像在笑我『大人放囡仔屎』⁵彼款。」

1 閩南語。「進前出山捧斗閣想請人扶」，意為「之前出殯捧斗還想雇人捧」。扶·音 phō。

2 「伊人攏走了你是咧拾恨拾哈稍」，意為「他人走了你是在記恨記什麼的」。哈稍·音 siān-siāu·什麼·是帶粗口罵人的逼問詞。

3 閩南語。才·音 chiah。

4 閩南語。「恁是那麼想共伊挖出來曝日」，意為「你是有那麼想把他挖出來曬」。曝日·音 phak-jit。

5 閩南語諺語，意為大人像孩童一樣幼稚、不成熟。另有作「食大人飯，放囡仔屎」。

文辟聽到手機傳來插撥的提示音，看了下是學校的官方號碼，估計是研究所秘書要來交代他今天中午拿到那標三個大字的紙該怎麼辦。

「我有電話，晚點打給你。」

「哭爸喔，話猶未講完！你是欲轉來無？」

「我閩看一下仔日，你先勁⁶一下。」那嘟嘟響分明是一個頻率，文辟卻覺得愈聽愈急。他父親插管的儀表軋進的聲音也是這個規律。

「佢師仔咧搶看日你是著啊無⁷？是你講阿舅欲土葬耶！」

提示音到第三聲斷了，文辟捕到土葬的尾音也瞬間切了通話。

※※※

收到表弟子榮的電話後，文辟隔沒幾天就作了個夢。夢中他父親正對著一台畫著「彩金大聯盟」金字、盜版投球馬莉歐的小瑪莉，十元、十元地投。很快五百元的幣就變成了500分填水的籌碼。小瑪莉的紅燈配合著內建音響，有規律地繞在水果方塊注上乍閃，他爸連把把注押在了最

大的Bar上，輸了就重來，贏了就再落注，跟主機乞大小，不是翻倍就是暴死。文辟高中的第一年學費是這樣賺來的，第二年的學費卻全進了小瑪莉鎖起來的零錢盒裡。

文辟見他爸又要抬起插滿點滴管的手按那些螢光按鈕，就被他拍開，他問他爸：你是輸光了才會甘願？但他父親只是瞥了一眼他制服上繡的校名：「無輸無贏，是有活了。較⁸成功？」

文辟覺得這話說得像譴責，又像是他父親一生的自誤。等到他驚醒過來，腦中似乎還可以聽到小瑪莉機台用高分貝的音頻叮叮咚咚地響，他又沒能攔住父親天折在往成功的路上。

他掃了一眼床邊嗡嗡作響的手機，這個時間點來訊息不是當不受歡迎的鬧鈴，就是來湊熱鬧的。

——連假要不要回來

——沒有要回來我寄東西上去

——最近還好嗎

⁶ 閩南語。動·音 kēng·撐、支撐·硬撐拖延的意味。

⁷ 閩南語。「佢師仔咧搶看日你是著啊無」，意為「跟師父搶看日，你是還正常嗎」。

⁸ 閩南語。了·音 liáu·按前又有「活得」的意思。

⁹ 閩南語。較·音 khah。

看了沒半個標點的 Line 訊息，文辟翻身仰面倒在床上，每次他父親前腳出事，他二叔後腳就到，他爸玩小瑪莉送學費讓機器一遍遍教他做人，還拖著文辟一起學，只是他爸學會的是獎落誰家、鏗而不捨，文辟學會的是如何用一個眼神就讓他二叔知道，自己正在求援。一個埋在土裡那麼久了，另一個還要跳出來收拾殘局，他爸跟他叔叔這種一個挖洞、一個填坑的規律還是靈驗到讓他發毛。

文辟回給他二叔：「最近頭痛到很煩，嘴巴還破了好幾個洞」。

——那有沒有咳嗽或呼吸困難 地理師說阿哥現在的座向對到心頭嘴巴還有肺

「靠……」文辟幾乎在這行字從螢幕浮出來時，直接丟了手機。他不是沒有在思考撿骨這件事，但全世界都在提醒他只要忙這件事。

那天他下午所上辦公室的電話沒接到，倒是接了一個在北部工作的朋友極為臨時的請託，考量到未來寫論文曠日廢時，朋友的這筆外快幾乎就算是讀書的儲備金。他騎著摩托車一路從新竹飄到了新北五股和朋友會合，五股那整條批發街幾乎只走大車、沒有行人，道路兩排都是鐵皮屯塑材的批發倉庫，文辟先跟店家談妥了單子後，才被朋友扯過來看批發街上唯一一家賣骨灰罈的批發店，那間店就夾處在兩間塑料批發的中間，果然同樣都是難腐化的東西，會被歸為一類。

他朋友用下頷點了點骨灰罈店方向：「不是說連假要回去弄你爸的事？這裡東西便宜，你不要乾脆買一買？叫他宅配到你叔叔家就好。」

「我還沒跟我二叔說連假要下去。而且我有沒有空是其次，地理師看的吉日比我還重要。」

骨灰罈店的櫥窗一格格放著小的甕罐，他想起昨晚用 google 搜尋撿骨的介紹。治喪期間就決定火化的話，燒小、燒脆的骨頭通常都是放進小的骨灰罈裡；但如果是土葬，之後撿骨就要決定是想儘量保持遺骨的情況買大甕放，還是要將挖出來的骸骨敲碎，再放進小罈裡進塔。文辟當時才掃了一幕敲碎顛骨的畫面，就失眠了一晚。

「沒空也儘量到吧。你賺外快幾乎北中南東都跑過一輪，但每次經過南部就不回家，你以為你是大禹治水？你繞了這麼大圈會記得提醒自己本職還是個學生，怎麼沒提醒你還是別人的兒子？」朋友理解他的處境，但同時也尤其苛刻。

他跟他父親吵得最兇的那一年剛好他要升大學。他特意跑到他爸喜歡去的在大馬路夾角、招牌用褪色藍墨寫的「便利商店」裡，狠狠玩過一輪他爸所有玩過的柏青哥機台。「便利超商」自動門邊放的一排夾娃娃機他沒投過，但不得不說那些拐人花錢的機子獎勵一個比一個豐厚，有夾黃長壽、一包鋒、藍七星的，有 10 份 AV 盜版光碟做一捆，也有造型藍芽音響，最貴的應該就是一隻仿冒的 Hello Kitty 上綁的「腳踏車」字樣紅包袋，袋裡看形狀是裝著數個釣魚用的木瓜鉛加沉；另有兩架特別的娃娃機是專門夾活物的，一架注水放龍蝦、螃蟹，另一架放了一窩兔子。用文辟他表弟的話來說，「便利超商」光是門口就「領先全國」。

這間「便利超商」至少文辟有印象以來，門口就一直固定擺著某些車輛。他爸工作用的家用小客車也常停在附近，經常到借停的時間都比在家常。

文辟當初趁著他爸還沒到超商「報到」，就刻意穿著校服、報他爸的名字跑去泡機台，櫃台看上去二十多歲的小姐為難了一秒後，就讓路讓他進去後房玩機子。文辟很清楚自己才一閃身進

去，那位小姐就快速撥給號稱該店VIP室長的電話，要乾爸快來，他年輕的兒子不學好，「下課無去補習走來耍¹⁰珠仔台」，快來甕中捉鱉。

他爸的確就是甕裡的那隻鱉。

文辟很快就趕來的父親在店裡面開啟了世紀大戰，兩個人實際上對罵了什麼內容文辟多數已經忘記，就是前朝舊恨、兩隻嘴幹幹叫，聲音刺得比成排等著吃錢的柏青哥還尖銳。那時他一心要毀了他父親懦弱的借殼，他父親則是沒料到兒子來賭博，還嗆得比他大聲。最後他爸為了要示威，失控地撈起機台上亂放的米酒瓶往文辟身側的牆壁上砸，但準頭沒對好，瓶身高速轉著，就直接敲在文辟閃避不及的腕骨上，他痛到掐著手跪下，他二叔一下粗工一聽說父子倆人起衝突就趕來救他，表弟子榮則跑去另一頭攔著他爸。

文辟是用帶恨地語氣對他二叔喊：「有人賺錢賺佢連伊囡註冊費攏納袂起！二叔你為啥物毋是阮老爸？」控訴跟乞求夾在前後句、還可以對上不同人，他辦到了。

他刻意低著頭不去看他爸跟二叔的臉，但他看到阿榮的表情就知道他妥妥地就是父親兄弟之間最大的裂隙；他也是甕裡的那隻鱉，故意跑進甕裡只想等著張口咬人，但一頭栽進去，才發現自己短手短腳根本爬不出來。

文辟被他朋友拉過馬路，正準備要進那家骨灰罈批發店。

「幹！你幹嘛？」他這幾天煩學校、煩家裡腦漿跟糰糊沒差多少，他身邊的人還每個都想來瞎攪。

「買這個好。」他朋友指著右窗的大甕，說道：「喔，竟然還有名字——財子壽大金甕？也好，財富、子孫、長壽感覺你每樣都少一點，這樣乾脆一次補齊。」

「幹，這要裝的是我爸，不要說得像要裝我一樣。」文辟心頭亂糟糟，眼神有些飄忽：「我還沒決定是小型骨灰罈，還是大金斗。」

「別傻了，當初如果你捨得讓伯仔變成碎骨，早就選火葬，不會拖到用土葬。」

「你又懂了？」文辟回得有氣無力。

「當然懂。你爸病危，你跟課堂教授請了一個禮拜的假看顧病人，結果不到三天就因為你受不了、你怕，人就跑回來，把你爸丟給阿榮跟你二叔照顧。」朋友平時吊兒郎當慣了，難得語重心長說他：「放阿榮跟你二叔一條生路吧，你爸骨頭一定要撿。快點做完對你們都有好處。他可以走了，你如果自己要用，聽說入甕姿勢要蹲坐，剛好讓你縮起來耍自閉。」

文辟是連罵他朋友講幹話的力氣都沒了，所以才同意掏錢買了一口金斗甕，包運費送去南部。多年前他和他爸為了誰才是甕中的那隻鱉，嗆堵仙拚仙¹¹，結果他爸真的登了仙班，他現在還要買一個甕證明他們兩個都留在甕裡，就覺得一切異常荒謬。

¹⁰ 閩南語。耍·音 siŋ·玩的意思。

¹¹ 閩南語。仙拚仙·針鋒相對、高手較勁之意。拚·音 piŋ。

朋友叫著他小名「辟辟」，送了他最後一句：「你不怕跟你爸有輸有贏，他就能走。」
文辟不知道怎麼回話。

※※※

連假前，文辟又跟指導教授提前請了一天假南下。隔天卯時是地理師算準的吉時，準備破土起掘。他磨蹭到晚上才搭上高鐵南下，一坐上車便焦躁地傳了條 Line 訊息給朋友，他亟需要一些塑料友情的鼓勵來證明他回去直面是對的。結果他朋友只傳給他「金斗恆久遠，一甕永流傳」預祝他代代子孫出狀元、還要不忘本，文辟就知道他找錯人討安慰。

文辟很少感覺回家的時間可以過得這麼快，以往他待在乍看滿地空包彈、但一踩真地雷的家裡，分秒針就格外慢到令人窒息。但這是頭一遭他被接回潮濕的老房子後，覺得才剛一眨眼，時間就到了。為了怕文辟這半都市人凌晨醒不來，阿榮把自己房裡明明還有電的鬧鐘換了新電池擺在文辟的床頭，生怕文辟又錯過。

他們表兄弟二人和他二叔抵達老家被叔公租去代耕的果園時，天還沒亮，連在果園紮營的野狗都還趁未明的天色嗥叫呼伴，但撿骨的師傅早已在園前的小路等他們。

撿骨師走在他們老宅園裡比文辟一行人看起來還熟門熟路，師傅領著他們來到他父親墓前。文辟分辨不出給后土跟他爸的牲禮和金銀紙差別，阿榮就自行接過，按著撿骨師的指示，和二叔把提來的兩副三牲各擺在后土和墓碑之前，並各別放上壽金、四方金和給他爸的金銀紙。阿榮看他在瞄袋裡一雙一比一擬真的紙紮皮鞋，就說他夢到阿舅想趁搬新家要雙新鞋子出去玩，就請紙糊店糊了一雙。

撿骨師唸了一長串大致告知他父親他們此行的目的，到長子需要擲筊請示父親同意起掘遷骨，文辟直覺上認為他爸不會願意，在過去一些偶然平靜相處的時刻，他爸就常刻意叮嚀他老了要回到家鄉蓋草寮住，誰都不要找他。但筊第一擲就應杯，文辟還沒回神，撿骨師評估了墓塚下棺木方位就接過助手鏟子，在骰子六紅點的位置挖了六把土後，就交給助手掘土掘至靠近棺身。

「柴枋差不多攏甦¹²去了。」

文辟向前跑了一輩子，頭都沒有回過一次，是他覺得自己的人生無力也無法再多拉上個無法收拾的人，他們會一起失敗。直到拚輸贏這一刻，他僅存的記憶是模糊到，甚至都無法對上那具嵌在乾土裡、說是他父親的遺骸上。他拿著一隻黑傘罩著父親的頭顱時，二叔喚了幾聲阿辟，就接過文辟的傘罩放在顱骨上方，想把人拉離開。

撿骨師全仰賴以往的經驗，一眼從一片亂土、石塊和腐壞到變成像劈撕開的片片條條的木屑

¹² 甦，音 su，腐朽或粉末化、脆化。

中，辨識他父親的遺骸。由於骸骨幾乎是鑲嵌在土裡，撿骨師要牽起他父親的手卻發現手被乾掉的硬土卡住，師傅只得略使勁拉開那些未腐化的衣物纖維，讓前臂遺骸能約略上抬，師傅才探進半腐的袖口進去掏骨頭。

文辟看到自己父親的下手臂一節被這樣支離出，放在篩網上。上面還掛著他用 PChrome 24 小時保證到貨買的銀錶禮物。他父親彌留之際，文辟跟教授請的一禮拜假，誤打誤撞總算讓他幫自己父親過了最後一次生日，只是現在錶上的時間早停了。那隻錶會什麼在這裡，喪禮做了什麼，文辟也記得不多。

「當初有跟阿舅跋枒¹³，伊無愛掛金仔、手指¹⁴，干礁欲¹⁵掛這支表仔。」阿榮說。文辟想告訴表弟，他考研究所拼命背那麼多資料，每一樁一條都沒有記他父親每一件細節這麼累。

撿骨師傅沒抬頭、也沒停下手邊的工作，但似是可以察覺到氣氛不對，只說，這是吉事，如果不能看就趕快退下。再過約莫一個小時大致需要換地作業，師傅拿槌子打掉了佳城，要他爸記得跟來新家住。

阿榮跟他二叔要他不要跟，文辟還是跟著師傅的小發財車到曬骨的地方。師傅在不知道從哪拆下的鐵皮板上開始鋪骨，鐵板還為了怕收破銅爛鐵的拿錯，上面還寫「撿骨專用」。

文辟就杵在一旁，睜大眼睛看。師傅先是在鐵皮版上放了桃枝串成的一條脊椎骨，再和幫工拿出紙箱一袋袋不同部位的遺骸，以脊椎為中心延伸擺上頭顱，頭的兩側是肩胛骨，肩胛骨下方兩側放肋骨，和肩胛骨成直角 90 度放手臂，再延伸放腿骨。骨頭擺好之後開始用不同大小的棕刷

清土，文辟第一次清楚領會到原來人過世要戴白手套這最初的功用是因為指節過碎，撿骨時是整個手套拿出，再用剪刀剪開布料，指節一個個掏出，無缺地擺上下手臂的位置，一隻完整手才逐漸成形。文辟記憶中的父親生得粗壯，但殘骨也就只能鋪滿一塊鐵板。

文辟仔細盯著師傅坐著塑膠小板凳上，用白蠶絲布包著父親的臉並在後腦勺用紅繩捆好開口。師傅轉開朱墨罐，毛筆按著顱骨的位置畫上五官描線，眼瞳之中再點睛瞬間就像他父親突然睜眼看著，最後師傅緣脣口將脣線畫上，完成後並綁上黑頭綁布。師傅將分出的手腳部位分別用紅布袋半裹，骨頭點紅墨說是通血路，再用紅線當作經脈將脊椎和其他餘骨一袋、一束地固定。入甕時，師傅先將父親的腿腳先放，幾乎是依序是從下身往上收拾，再以木炭填補縫隙防潮固定，最後拉上墨斗校準正中的位置，將頭顱骨放上，內蓋上寫下他父親「陳錦鳴」名字，最後才蓋上大金斗的外蓋。師傅每一步為死亡做得延續，文辟看得無比仔細。

最後，文辟跟阿榮接力將他父親的財子壽金斗甕扶上選好的塔位，才發現他父親雖然離開他的夢想草寮，但塔位面對的座向是他們內山果園老家的來路，地理師據說跟他爸「參詳」¹⁶了很久。

¹³ 閩南語。跋枒，音 pua-h-pue，擲筊。

¹⁴ 閩南語。手指，音 shiú-tsi，此處為戒指。

¹⁵ 閩南語。干礁欲，音 kan-ta-bueh，只想要。

¹⁶ 閩南語。參詳，音 chham-siòng，商量、磋商。

文辟最後還是沒待滿連假三天，就藉口收到研究所上祕書的來電，買了車票逃回學校，但這次他起碼待到最後，也記到了最後。二叔在月台上看他的表情就像一下子老了十多歲：「你大漢捌代誌¹⁷啊，伊的新厝你揀¹⁸恰真嬌¹⁹。伊是食老袂曉想，愛佇外口推跋反閩預顛嘴²⁰，但伊疼你……辟仔，叔仔無騙你，阿哥真正疼你。」

文辟第一次摟了他二叔，他二叔一手掩著眼、一手推他快上車去。阿榮把行李提給他，對他罵髒話，要他記得多打電話，他爸爸不在了，但有一舅和他。

文辟坐上車位，就覺得這些日子他益發疲倦、人就益發頻夢。昨晚他又夢到他升大學那年季夏的大熱天，製冷的機械常壞，這是他父親工作最多的旺季。

當天他計畫北上大學入宿，他只說了鄉友會學長姐僱遊覽車的集合時間，卻沒跟他爸提自己要幾點出門。他爸工作到半夜回來睡了會覺，又急著出門趕工，等到他提著給文辟帶的雙份早餐再趕回來時，文辟早已經先坐了火車去集合地點，他在遊覽車發動那刻收到阿榮的電話，他無力地罵他：「陳文辟，阿舅趕一暝工著是想欲恰你食頓早頓²¹，你真正有遐²²趕？」他全速前進的人生裡，他父親沒一次能趕得上。

「伊是好佗一點予你遐維伊²³？」那時實在不甘願意一直挨罵，文辟忍不住問。

他記得阿榮在電話那線愣了很久，只嗚咽地說：「阿舅無放棄我。」這話讓阿榮變回符合他的年紀，那種就因為別人說他做「歹囡」，同齡人和他同樣誤丟了路邊芒果一顆石頭，別人道歉，他卻需要被親生父母壓著頭、承諾會賠盡整片林子的那種哀切：「阿舅無放棄我！阮爸媽恰

我趕去走路，阿舅一個人逐恰對臺中去，著為著窒一疊錢要我記 Ich 轉來。阿辟，恁爸會認輸的 kan-ta²⁴你爾！」²⁴

那天，文辟終於在北上的高鐵上痛哭出聲。

17 閩南語。「大漢捌代誌」，意為「長大懂事」。

18 閩南語。揀·音 King·挑。

19 閩南語。嬌·音 sui·漂亮。

20 閩南語。「愛佇外口推跋反閩預顛嘴」，意為「喜歡在外面惹事還笨拙不會說話」。外口·音 gu ā-khau·外面；推跋反·音 chia-poah-pêng·惹事、折騰；預顛嘴·音 han-b ān-chhui·口拙。

21 閩南語。早頓·音 tsá-tng·早餐。

22 閩南語。遐·音 hiá·這麼。

23 閩南語。「伊是好佗一點予你遐維伊」，意為「他是哪一點好你這麼維護他」。

24 閩南語。「阮爸媽恰我趕去走路，阿舅一個人逐恰對臺中去，著為著窒一疊錢要我記 Ich 轉來。阿辟，恁爸會認輸的 kan-ta²⁴你爾！」，意為「我父母趕我走去跑路，舅舅一個人追到臺中去，就為了塞一疊錢給我我記得回來。阿辟，你爸會認輸的只有你而口！」。走路·音 tsau-lōo·跑路、出逃；逐·音 jiook·追；窒·音 that·塞；kan-ta²⁴·僅僅、只有·爾·音 niá·而口。

■ 宇文正

〈文辟撿骨〉是一篇奇特之作，寫出年輕世代關注古老人類家族譜系悼亡儀式，寫出來十分細緻，專業過程猶如紀錄片，作者文字也很安靜，雖然啟動鄉土與地方語言，讀來卻自然而不落鑿痕。尤其人物設定在人類考古學系，因此能亦步亦趨地扣緊整個回鄉撿骨過程，為此有了不同的觀照，又年輕又古老的氛圍瀟灑，很有當代性，卻又染上了懷舊的奇異色調。這篇小說讓我想起很難超越的小說家舞鶴的短篇小說〈拾骨〉，由此看出不同世代的拾骨〈撿骨〉書寫，但相同的是人的情感永遠不會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消失，也因此小說結尾：「那天，文辟終於在北上的高鐵上痛哭出聲。」讀到這一句，我突然感到眼前一片碎裂，小說一路寫下所羅織的淡然情感，逐漸拉緊拉高，終於宣洩而出，讀來為此難忘。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 2020 / 張英珉等作 . --

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民 109.12

面；公分

ISBN 978-986-5421-59-5(平裝)

863.3

109019228

2020 竹塹文學獎 得獎作品輯

發行人 | 林智堅
總編輯 | 黃婷蕙
副總編輯 | 李欣耀、邱淑芳
作者 | 張英珉等作
編輯 | 林曉華、吳佳純
出版者 | 新竹市文化局
地址 | 300 新竹市中央路 109 號
網址 | <https://culture.hccg.gov.tw>
出版 |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出版
定價 | 新台幣 260 元
G P N | 1010902007
I S B N | 978-986-5421-59-5

統籌展售門市

五南文化廣場 (04)2437-8010

國家網路書店 <https://www.govbooks.com.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02)2518-0207

竹塹文學獎

現代詩

青春散文

短篇小說

 新竹市文化局

新竹市中央路109號 TEL 03-5319756

GPN 1010802266



9 789865 421120